

民國十一年再版增補

李孟符
筆記小說

春冰室野乘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mt
k252.045

民國十一年再版增補

春冰室豎乘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3 2173 5710 6

春冰室野乘目錄

揀魔辨異錄	一
雍乾遺事 二則	四
乾隆宮禁遺事 三則	五
乾隆朝 萬壽慶典之盛 二則	七
宣宗沖齡神武	八
德宗皇帝聖德恭紀 二則	九
德宗外交之大度	一一
歷書異聞	一二
乾隆朝僞皇孫之獄	一二
明太祖御書墨蹟	一三
正音書院	一四
福八	一六
明懿太子之異聞	一六
交泰殿大鐘 三則	一七
明太傅遺事	一八
徐健庵遺事	一九
郭華野遺事	二〇
高文良公夫人之能詩	二一
鴉片遺聞	二二
田文鏡之幕客	二三
于文襄出缺之異聞	二四
來文端之知人	二五

大臣微行二則……………二一六

和坤供詞……………二一八

紀和坤遺事二則……………二二二

管韞山侍御之直節……………二二五

畢太夫人訓子詩……………二二六

楊重英遺事……………二二八

尹嘉銓罪案異聞……………二二九

吳穀人遺事……………四一

劉文清姬人善書……………四一

龐雪厓之遺愛……………四二

金簡……………四二

朱文正之迷信……………四二

成得大逆案……………四二

林清逆案異聞……………四四

湯文端遺事……………四五

楊忠武公遺事……………四六

梁山舟遺事……………四七

李申耆遺事……………四九

湯海秋之死……………五一

栗恭勳公遺事……………五二

前輩愛才之篤二則……………五三

內務府糜費……………五五

道光時南河官吏之侈汰……………五六

曹杜兩相得諡文正之由……………五八

穆相權勢之重……………六二

張船山侍御之直節……………六四

道光朝兩儒將	六五
文宗輓林文忠聯	六六
林文忠公遺事	六六
林鄧唱和詩詞 三則	六七
陶文毅識左文襄	六九
桂林寇警軼聞	七〇
曾文正公遺事	七三
左文襄軼事	七四
左文襄聯語	七五
左文襄遺議	七六
李文忠公遺事	七七
閻文介遺事	七八
倭文端沮開同文館	八三

恭王用人之公	八四
朱提督洪章遺事	八四
張汝祥案異聞	八五
林夫人書稿	八八
高心夔遺事	八九
延樹南宗伯之大節	九一
薛雲階司寇之法學	九二
寶文靖遺事 二則	九三
多忠勇公軼事	九三
國朝列女傳三人	九五
李蓮英女弟之指昏	一〇一
厨役高識	一〇二
沈副憲之知遇	一〇三

某太史遺事兩則……………一〇四

浙案異聞……………一〇六

鎮平王樹汝之獄……………一〇七

王可莊太守失歡於寶文靖……………一一一

輓聯……………一一一

紀馬江死事諸將……………一一三

甲申越南戰事雜紀……………一一四

章高元失青島之遺聞……………一二〇

服妖……………一二一

庚子拳亂軼聞……………一二三

張樵野侍郎遺翰三則……………一二〇

中堂之識字……………一二三

尙書忠愛……………一二三

劉博泉侍郎之直言……………一二四

張文襄遺事二則……………一二五

都門詞事彙錄七則……………一二五

半塘老人游仙詞……………一三六

九九消寒圖……………一三七

鷓鴣天詠史……………一三八

紀翁協揆去國……………一三九

詠 珍妃殉國事……………一三九

詠維伶五九事……………一四〇

紀王煥事……………一四一

陶農部宮詞……………一四二

紀欽鮑烈士增祥事……………一四三

紀大刀王五事……………一四五

南下窪水怪……………一四七

百年前海王村之書肆	一四九
燕郊廢寺之金鑪臺	一五〇
雲南銅廠	一五一
嘉禾圖	一五二
知不足齋日記鈔本	一五三
三進士出身之奇	一五三
秦疏紕繆	一五四
文牘謬誤	一五五
明季兩烈婦	一五六
李奉貞	一五七
女子絕技	一五九
尹杏農侍御	一五九
陳子莊明府之外交	一六〇

王文靖遺文	一六一
宰白鴨	一六四
史撫部詩	一六五
黃公度京卿遺詞	一六六
周太史蘭雋語	一六七
題壁詩	一六七
孫北海雅謔	一六八
巧對	一六九
國初富室	一七〇
官書錯誤	一七〇
四庫全書之濫觴	一七一
私家藏書樓	一七一
閩中經世遠識	一七二

吳梅村身後之文字獄	一七三
吳漢槎髻年能詩	一七四
大盲頭陀遺詩	一七五
孫豹人遺事	一七六
吳徵君農祥遺事	一七七
屈翁山遺詩	一七七
錢牧齋詩案 七則	一七八
香冢英武冢	一八九
夢異	一九〇
洪大全遺事	一九一
石達開之日記	一九二
吳三桂之逆蹟	一九二
戈登遺言	一九六

六

丁韞良被驅	一九八
赫承先求應鄉試	一九九
黃靖南遺事	二〇〇
詩鐘彙錄 三則	二〇〇
隱語彙錄	二〇一
鐵路輸入中國之始	二〇四
乞食制府	二〇四
時藝餘譚	二〇五
術士能代人飲食	二〇六
馬士英玉佩	二〇七

春冰室野乘

咸陽李岳瑞

揀魔辨異錄

揀魔辨異錄一書。世宗憲皇帝御製。以闢天童僧法藏宏忍師徒之邪說者也。簡端列諭旨一道。計四千一百餘言。畧謂佛道以指悟自心爲本。利人接物。直達心原。外道魔道。亦具有知見。因誤認佛性。謗毀戒行。故謂之魔。朕覽密雲悟天隱修語錄。其言句機用。單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來的意。得曹溪正脉。及見密雲之徒法藏所言。全迷本性。無知妄語。不但不知佛法本旨。即其本師悟處。全未窺見。其嗣宏忍。復有五宗救一書。造業無窮。今其魔子魔孫。至於不坐香。不結制。甚至飲酒食肉。毀戒破律。唯以吟詩作文。媚悅士大夫。若不翦除。則諸佛法眼。衆生慧命。所關非細。朕既深悉禪宗之旨。豫識將來魔業之深。不加屏斥。魔法何時消滅。著將藏內所有藏忍語錄。并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毀板。僧徒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發覺以不敬律論。另將五

宗教等書。逐條駁正。此書即刻入藏內。使後世知其魔異。不起他疑。天童密雲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衆。著直省督撫。詳細查明。盡削去支派。永不許復入祖庭。果能於他方參學。得正知見。別嗣它宗。方許秉拂。諭到之日。天下祖庭。係法藏子孫開堂者。即撤鐘板。不許說法。地方官即擇天童下別支。承接方丈。朕但斥除魔外。與常住原自無涉。與十方參學人更無涉。地方官勿誤會朕意。凡常住內一草一木。不得動搖。參學之徒。不得驚擾。奉行不善。即以違旨論。如伊門下僧徒。固守魔說。不肯心悅誠服者。著來見朕。朕自以佛法。與之較量。如果見過於朕。所論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三峯宗派。如伎倆已窮。貧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則朕以世法從重治罪。云云。此旨既出。當時督撫。非皆諳習佛法之人。不知如何違旨辦理。書凡八卷。每條先以小字。低一格錄宏忍原書於前。而以大字頂格書。聖製於後。與駁呂留良四書講義體例相同。特彼書為儒臣奉。敕編纂。此書則一字一句。悉出聖裁耳。按藏忍之書。既入釋藏。其人必非國朝人。但未知其生當何代。當屬諸精通內學者。

書中第六卷有一條。涉及儒書。因辨史記記孔子事之不可信。恭錄於此。以見大聖人讀書論世之精識。畧云。論語言孔子在陳絕糧。不言陳發卒徒圍孔子也。孟子曰。孔

子之居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何爲有此言哉。蓋當時卽有陳蔡發兵之說。而孟子辨之。謂陳蔡君臣。皆與孔子無交。是以適有絕糧之厄。而非有兵戎之患云爾。歷來轉以史記釋孟子。而孟子之意遂不顯。按史記所載。吳伐陳。楚救之。軍於城父。知孔子在陳蔡間。使人召之。陳蔡之大夫相謂曰。孔子賢者。其刺譏皆中侯王之疾。恐至楚而發我陰私。遂相與發卒徒圍孔子。絕糧三日。孔子使子貢告於楚。昭王發兵迎孔子。圍乃解。此其爲子虛烏有無疑。是時陳蔡安敢構怨于楚。且吳伐陳而楚救之。楚迎孔子而陳轉圍之。陳君臣雖至愚劣。安敢當一大國伐我之時。更得罪救我之大國耶。楚使者與孔子俱。陳其并圍之耶。抑解圍一角而出之耶。楚王聞之。有不卽發兵迎孔子。而必待子貢之來告耶。從者皆病莫能興。子貢獨能潰圍而出耶。此事之必無者也。且所記孔子告子貢顏淵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以至此。子貢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焉。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夫顏淵子貢之賢。豈得謬戾至此。君子當患難。省躬克己。則有之矣。安得有忽思改絃易操之理。且道大則於人無所不容。而亦無惡於天下。豈有以道大而轉致天下莫能容之事。如果至不

容於天下。則必於己實有不韙。天下國家。豈有皆非之理。安得漫然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豈聖賢戒慎恐懼之心哉。且孔子於子貢之勸以少貶。則怒而噉之。於顏淵之言不容何病。則悅而受之。天下有如是好諛之聖人乎。且曰。回也使爾多財。我爲爾宰。於絕糧三日之時。因一語投機。忽欲爲弟子主掌家財。尤可謂無謂之極矣。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然則史記之言。好事者爲之也。

雍乾遺事二則

昔客京師。聞諸故老。世宗高宗皆好微行。故閭井疾苦。無不周知。雍正時。內閣供事。有藍某者。富陽人。在閣當差。頗勤慎。雍正六年。元夕。同事者皆歸家。藍獨留閣中。對月獨酌。忽來一偉丈夫。冠服甚麗。藍疑爲內廷直宿官。急起迎。奉觴致敬。其人欣然就坐。問君何官。曰。非官。供事耳。問何姓名。具以對。問何職掌。曰。收發文牘。問同事若干人。曰。四十餘人。曰。皆安往。曰。今日令節。皆假歸矣。問君何獨留。曰。朝廷公事繁重。若人人自便。萬一事起意外。咎將誰歸。問當此差有好處否。曰。將來差滿。冀注選一小官。問小官樂乎。曰。若運好。選廣東一河泊所官。則大樂矣。問河泊所官何以獨樂。曰。以其近海。

舟楫往來。多有餽送耳。其人笑領之。又飲數杯。別去。明日。上視朝。召諸大臣。問曰。廣東有河泊所官乎。曰有。曰。可以內閣供事。某補授是缺。諸大臣領旨出。方共駭詫間。一內監密白昨夜。上微行事。乃共往內閣宣旨。藍聞命。咋舌久之。後官至郡守。

常州人楊瑞蓮者。梁文莊詩正之戚也。依文莊京師。楊工篆隸書。會乾隆中開西清古鑑館。文莊因送楊館中。充寫官。直八月十三日。午後。一偉人科頭白袷。徐步而至。楊不知誰何。漫揖之就坐。其人問館中人皆何往。曰。悉入闈鄉試矣。問君胡獨不往。曰。恐內廷不時有傳寫事件。故留此耳。遂問姓名籍貫。楊具以對。索觀所爲書。極稱賞。忽數內侍聞聲尋至。方知是上。亟蒲伏叩頭。上笑領之而去。次日語文莊曰。汝戚楊瑞蓮。人甚誠實。篆隸亦佳。不得預試。殊可惜。可賞給舉人。文莊頓首謝。楊後以修書勞績。議叙選湘潭令。頗自貴。其書嘗忤撫軍意。被劾。上曰。楊瑞蓮老實人。朕所深知。所參不准。擲還原奏。後落升知州。乃謝病歸。

乾隆宮禁遺事三則

乾隆一朝。每歲暮。祀竈於坤甯宮。室中正炕上。設鼓板。皇后先至。上駕繼到。坐炕

上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執事官鵠立環聽。唱畢。送神。上起還宮。六十年中。無歲不然。至嘉慶時始罷。

六

圓明園福海之東。有同樂園。每歲賜內廷諸臣聽劇于此。高廟時每至新歲。特於園中設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鏞無所不備。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亦備焉。開店者俱以內監爲之。古玩等器。皆先期由崇文門監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擇交入。言明價直。具于冊。賣去者給直。存留者歸其原物。各大臣入園遊覽。皆競相購買。或集酒館飯肆哺啜。與在外等。肆中走堂傭保。皆挑取外城各肆之聲音宏亮口齒伶俐者充之。每駕過肆門。則走堂者呼菜。店小二報帳。司帳者核算。衆音雜遝。紛然並作。上每顧而解頤。至燕九日始輟。嘉慶四年。高廟上賓。此例遂停。

高宗幼女和孝固倫公主。下嫁和珅子豐紳殷德。未嫁時。主常呼相爲丈人。一旦上攜主遊買賣街。和時入直。在焉。售估衣者有大紅呢夾衣一領。主悅之。上因語主曰。可向汝丈人索之。和亟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主呼相爲丈人。未知其故。主少時好衣冠作男子狀。或因戲爲此稱耶。

乾隆朝 萬壽慶典之盛二則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爲孝聖憲皇后萬壽。由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經棚劇場。相屬於道。各省供奉。皆窮極工巧。而尤以粵鄂浙三省爲最鉅麗。粵之翡翠亭。高三丈餘。廣可二丈。悉以孔雀尾爲之。鄂之黃鶴樓。形制悉仿武昌。唯稍小耳。最奇者。重樓三成。千門萬戶。不用一土一木。唯以五色玻璃。輒砌成。日光照之。輝映數里。浙之鏡湖亭。以大圓鏡。徑可二丈許。嵌諸藻井之上。而四圍以小圓鏡數萬。鱗砌成。墻垣。人入其中。一身可化百億。真奇觀也。當時街衢中。惟聽婦女乘輿。官吏士民。皆騎馬往來。不得乘車騎。慮擁擠也。熙來攘往。太和翊洽之盛。安得復觀于今日哉。

聞諸故老。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時。福文襄爲兩廣總督。其進奉之物。係小枱木匣一枚。啓之。則一小屋。屋內中置屏風。屏風前一几。几上列筆硯匣數事。有機藏几下。振之。則一西洋少女。高可尺許。自屏右出。徐徐拂几上塵。注水於硯。出墨磨之。墨既成。又從架上取硃箋一幅。鋪之几上。卽有一虬髯客。出自屏左。徑就几。搦管書萬壽無疆四字。書成。擲筆。仍返入屏後。女乃從容收去筆硯。仍置原處。始扃其戶而退。聞製此者。

爲院房一吏。製既成。文襄閱之。躊躇曰。四字如能作滿漢合璧。則更佳矣。吏聽而答曰。可。容歸而思之。既歸。卽高臥。至夕乃起。起輒以布一疋。緊纏其首。升屋瓦上。坐達旦。如是者三日夜。乃躍然曰。得之矣。畧增機括數事。於是所書者。居然成滿漢文矣。文襄大喜厚賚之。然其人腦力業已用盡。自此遂不能復記憶一事。平日巧思。皆烏有矣。此事傳者未免稍過。然詢之內府中人。知當時確有此事。特不如言者之甚耳。孰謂吾國人機巧遜哲種哉。或又云。文襄入都祝嘏。先期以此匣進呈。內監索重賄。文襄斬之。監卽正色曰。機巧之物。非有知識。且爲器愈精。則愈易破損。設書至無字。而機關忽滯。憂然中止。孰則執其咎者。文襄無以難。竟被擯不得進御。此則更傳聞之誤。蓋文襄籠眷之隆。內監決不致勒索重賄。卽有要求。以文襄之豪侈。亦決不吝此錢也。

宣宗沖齡神武

嘉慶癸酉林清之變。賊犯大內。宣宗方在智邸。讀書上書房。聞變。諸王貝勒。皆倉黃奔避。宣宗獨親御鳥槍。連發斃二酋。賊錯愕不敢前。禁軍入。遂悉就禽。仁廟下詔褒異。加封智勇親王。遂定金匱緘名之局。人皆仰聖武之布昭。而不知智勇天錫。自髫

齡時而已然也。乾隆五十四年。高宗木蘭秋獵。宣宗以諸皇孫隨扈。時聖齡纔八歲。一日至張家灣行宮。上親率諸王校射。宣宗侍側。俟諸王射畢。亦御小弓矢。連發。中其二。上大喜。拊其頂曰。兒能連中三矢。當以黃馬褂爲賚。果三中之。卽置弓矢。跪上前。上問所欲。不對。亦不起。上大笑曰。吾知之矣。因命侍臣取黃褂衣之。倉卒閒不得小者。卽以成人之衣被之。乃謝恩起。而裾長拂地。不能行。乃命侍衛抱之以歸。御製詩集中。有詩紀其事。

德宗皇帝聖德恭紀二則

德宗平生。最惡外洋機巧玩物。卽鐘表亦不肯多置左右。後來崇尚西法。純出於保國救民之念。而絕無喜新厭故之思。此實諸天地而無憾者。外間所傳。某侍郎每召見。必懷西人奇巧玩物數事以進。故聖眷最隆者。皆謠詠之蜚語耳。秀水沈淇泉太史。衛甲午殿試前。補行覆試。不記何詩題。其結聯頌聖處。曰。聖朝崇本務。奇技細重洋。閱卷大臣原定一等第十名。及進呈。上特以硃筆密圈。拔置第一人。觀此可以知先皇之儉德矣。

政界之變相。始於光緒辛卯壬辰間。此後遂如丸石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盤金鬻官者。必資望稍近。始敢爲之。至是乃弛綱解駝。乳臭之子。汎埽之夫。但有兼金。儼然方面。羣小之側目於先帝。亦至是而愈甚。四川鹽茶道玉銘者。都下木商。隸籍內務府。入賞得同知職銜者也。其謝恩召見時。上詢爾向在何署當差。對曰。奴才向在○

○。二字爲木廠字號、
記者忘之矣、

上不解。又問之。則曰。皇上不知○○乎。○○者。西城第一大木廠

也。奴才向充管事。上哂曰。然則木廠掌櫃耳。木廠生意甚好。何忽棄而作官。對曰。因

聞四川鹽茶道之出息。比木廠更多數倍耳。上是時已怒甚。然猶隱忍未發。復問爾

能國語乎。曰不能。能書漢文乎。囁嚅良久。始對曰能。上乃以紙筆擲地。令一太監引

之出。于乾清宮階上。默寫履歷。待之良久。始復命繳卷。僅有奴才玉銘某旗人數字。字

大如茶杯。而脫落顛倒。不可辨識。甚者即玉銘兩字。亦復錯訛。不能成書。上始震怒。

立命以同知歸部候選。而改授張元普爲鹽茶道。張元普者。浙中老進士。官諫院多年。

貧甚。京察已數屆。望一知府不可得。一旦獲此。眞所謂始願不及者矣。玉銘既失官。復

歸木廠承辦。醇賢親王祠廟大工。以乾沒巨款。並勾通贖邸內監。盜邸中物。售諸西

人使館事覺。詔提督衙門逮捕。乃披剃爲僧。遁入西山佛寺。先是有魯伯陽者。亦以資緣得官蘇松太道。既江抵南。劉忠誠方督兩江。知其由來。固斬之。終不令到任。數月後。竟藉事劾去之。奉旨開缺。聞魯於此缺。先後運動費。耗去七十餘萬。竟未得一日履新任。因憤而入山。著道士服。不復出矣。京師人談此兩人事者。戲謂之一僧一道也。

德宗外交之大度

光緒乙未。朝鮮既稱帝號。改元。明年遣使來聘。用敵國禮。廷議朝鮮吾舊藩。今夜郎自大如此。不如絕之。上曰。我不能有而附於日。日既左右之。立國建元。稱帝號矣。固儼然鄰國也。此與東西諸國。甯有少殊乎。我不能拒絕東西諸國之使。奈何獨拒朝使。遂令其覲見。而報以國書如常禮。上之豁達大度。黜虛文而崇實際類此。戊戌夏。聯日議起。始命黃京卿遵憲爲出使大臣。故事實缺道員出使。皆以四品京堂候補。黃時宜長寶道。獨以三品卿用。蓋重其事也。先期令總署恭撰國書。依故事擬草上。上閱之。殊不愜意。因於大日本國皇帝之上。御筆親加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九字。中間詞意。亦多所改定。書成命王文勳及張樵野侍郎奉詣日使館。與日使矢野文雄商榷。而

密詔不令李文忠與知蓋文忠仇日甚。不願聯日。而忌者又爲蜚語以中之。故上怒遂不解也。未旬日而文忠出總署之命下矣。文雄漢學最深、其觀見頌詞、自稱獨用外臣兩字、文字畧仿春秋、辭命頗淵雅、

歷書異聞

內廷進御之時憲書。與外間頒行者。其款式絕不相同。用白宣紙印朱絲闌。楷書繕寫。一頁僅十日。積三頁乃成一月。每日所有宜忌各事。皆屬國家大政。慶賞刑威。朝會遊幸之屬。姚伯昂先生竹葉亭雜記。嘗載其一條。高宗內禪後。已頒行嘉慶元年憲書。嗣仁宗面諭樞臣。命除民間通行專用嘉慶元年一種外。其內廷進御。及中外各衙門。與外藩各國頒朔。皆別刊乾隆六十一年之本。與嘉慶本並行。以彰孝敬之誠。自是兩本並行者歷四歲。至高宗升遐後始已。此見諸聖訓及東華錄諸書者也。江右某學士。於光緒中葉。在琉璃廠肆。一舊書攤上。購得順治三十年歷書一冊。亦係內廷進御之本。印寫裝潢。色色精麗。且欽天監硃印。鮮明如新。決非可以僞爲者。遍詢故老。竟莫明其故。今此本猶藏學士家中。

乾隆朝僞皇孫之獄

南宋之劉僧遇。自稱欽宗皇子者。明末之王之明。皆在亂亡之餘。即西漢成方遂之獄。亦當戾
圓巫蠱之後。大獄甫解。人心未靖。乘機而起。圖遂奸私。從未有昇平無事之時。忽起非
常之疑獄者。若國朝乾隆時偽皇孫一案。則真可異矣。乾隆五十五年春。純廟南巡
回鑿。駐蹕涿州。忽有僧人。率一幼童接駕。云係履端親王次子。王諱永城。純皇帝第
四子。其側室福晉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子。以痘殤。邸中人皆言實爲王氏所害。
事曖昧。無可究詰。上雖微聞之。然弗問也。至是乃以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鞠之。
勵堂侍郎保成。時爲軍機司員。察其僞。乃直前披童子頰曰。汝何處村童。爲人所給。乃
敢爲滅門事耶。童皇懼。自承樹村人。本劉姓。爲僧人所教。獄上。斬僧于市。戍童子伊犁。
後又於其地冒稱皇孫。爲松相國鎔所斬。保遂以是受知。不數年至卿貳。

明太祖御書墨蹟

華陰縣東華嶽廟。殿後萬壽閣。地勢絕高。登樓一望。可數百里。閣之後有一小樓。兔葵
燕麥中。遊踪罕至者。樓上供明太祖高皇帝御書夢游西嶽文真跡。其文云。猗西嶽之
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觀穿雲抵漢。岩厓燦爛而五光。正遙望間。不知其

所以俄而已升峰頂。峒少俯視。見羣巒疊嶂。拱護周迴。蒼松森森。遮巖映谷。朱厓突兀而凌空。其豺狼野鳥。黃猿狡兔。畧不見其蹤。悄然潔淨。蕩蕩乎巒峰。吾將周游嶽頂。忽白雀之來雙。麝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時一神踞言曰。慎哉上帝咫尺。既聽斯言。方知西嶽之高。柱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皇誠恐。稽首頓首。再來瞻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峰。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戲。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此蹟以墨筆書白油板壁上。作行楷書。字大如杯。書法雖不工。而有奇逸之氣。信非臣工所能代爲。今尙完好如新。而棄置僻室中。華下人無知之者。貴筑楊君壽彤。讀書嶽廟時。始尋得之。惜地僻。無工攝影術者。傳其蹟於世。

正音書院

人第知明太祖曾使人分赴閩廣。教習官音。而不知我朝亦有斯制。閩中諸州縣。從前皆有正音書院。卽爲土民學習官音之地。雍正六年。欽奉 上諭。凡官員有渣民之

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皆所以成邇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爲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爲編氓。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爲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達矣。各處正音書院。蓋當時邇奏。上諭所建。無如地方官悉視爲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頽廢。惟邵武郡城一所。至嘉道時尙存。然亦改課時文。無有知其建設之意者矣。今朝廷方謀統一全國語言。先朝祖制。自不可數典而忘。故亟著之。以餉

今之言憲政者。

福八

明弘光帝小名福八。宮中妃嬪嘗教英武呼之。以爲劇謔。沈士柱宮詞所云。英武金籠喚御名者是也。見黃梨洲思舊錄。

明故太子之異聞

弘光南渡時王之明一案。卒召亡國之禍。人皆知之。而不知前此北都已有故太子出見之事。錢軹甲申傳信錄載其事頗詳。而他書不少概見。爰亟錄之。順治元年十一月。忽有一男子。隨一內侍。投故嘉定伯周奎府中。自稱故明太子。奎姪鐸引與長平公主相見。抱頭痛哭。奎飯之。舉家行君臣禮。太子言城陷之日。獨出匿東廠門。一日夜。潛出至東華門。投豆腐店中。店小兒易予以敝衣。居五日。送至崇文門外一尼庵。留居半月。而內侍來。遂攜歸其家。藏諸密室。今聞公主在。故來。傍晚哭別而去。數日復至。公主贈一錦袍密戒云。慎勿再至。十九日又至。奎留宿。語之曰。太子自詭姓劉。爲書生。庶可免禍。否即向官府究論。太子不從。遂之門外。遂以犯夜被擒。刑部山東司主事錢鳳覽勸

其事。訊內侍舊臣。共言此真太子。舊司禮監王德化。亦言其真。百姓觀者數千。皆應聲呼真太子。是日送入殿中。廷勸之。太子言宮中事。悉無訛。召故錦衣官嘗侍衛東宮者十人。訊之。十人同聲對曰。真也。獨故晉王執以爲非是。遂下太子及常侍內監錦衣十人於獄。鳳覽上疏力爭。畧曰。前太子危地也。何所覲覩而假之。京師商民。各具疏請釋太子。又有宛平民楊時茂者。上疏請將茂身肉剝爲泥。骨礎成粉。以贖太子。順天府民人楊博等。亦疏請留故太子以奉明祀。疏上悉留中。此案遂不知其究竟。然大畧可睹矣。此案罕見紀載。即亭林南雷兩先生。亦不知之。當時秘密。概可想見。

交泰殿大鐘三則

嘗讀沈侍郎初西清筆記中一則云。交泰殿大鐘。宮中咸以爲準。殿三間。東閒設刻漏。一座幾滿。日運水斛許。貯其中。乾隆以來。久廢不用。西閒則大鐘所在。高大如之。躡梯而上。啓鑰上弦。一月後始再啓之。數十年無少差。聲遠直達乾清門外。猶萬曆時舊製也。于文襄執政時。每聞鐘聲。必呼同直者曰。表可上弦矣。今久不聞此聲。問之內廷官吏。亦無知者。

西清筆記又云。內府有一鐘。下格有一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踞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則一手執管。於盤中劃沙。作天下太平四字。鐘聲寂而書竟矣。聞亦利瑪竇初來時所製者。

記此因憶劉繼莊獻廷廣陽雜記云。江寧孝陵之側。爲靈谷寺。古刹也。其大殿中懸古景陽鐘。鐘周界爲二十有四。各懸一杵。清濁高下。各自爲律。依時遞報。久聞者辨爲何律。卽知已至何時矣。此則必非西人所作。然使不明聲化學者。又何以爲之。吾國中數百年前。已有如是絕響。而竟不獲傳。并其姓名而不可知。惜哉。又國初閩中。最多絕技。相傳有漳州孫細娘之小自鳴鐘。高僅一寸。而報時不差分毫。莆中姚朝士之測晷儀器。不拘北極高下。皆可得真晷刻。而其器悉不傳。並其名亦在。若有若無聞矣。

明太傅遺事

納蘭太傅明珠。爲康熙時權相。卒以賄罷。而生平馭下極嚴。以故當政柄十餘年。而門客家奴。無敢爲城狐社鼠之行者。其智計亦足多也。太傅既貴。乃廣置田產。分命諸奴僕主之。厚加賞資。使人人充足。而嚴禁其干預外事。立主家長一人。綜理家務。諸奴有

不法者。許主家長立斃杖下。即幸免而被逐。亦無他人敢容留者。曰。伊於明府尙不能存。况他處乎。故其下愛而畏之。莫敢不奉者。法。太傅雖罷黜。而後嗣奕世富豪。爲滿洲世家冠。至裔孫成安。忤和相坐法。籍沒。其所度珍玩。有天府所無者。或有以此事證。紅樓夢一書。爲演太傅家事者。則誤矣。蓋成安籍歿時。距太傅執政。已及百年。其時代迥不合也。

徐健庵遺事

唐人通榜之法。士大夫公然行之。不以爲疑。自糊名易書之制行。此等事遂不概見。徐健庵尙書貴盛時。其中表楊某者。官翰林。一日。徐屏人語之曰。欲主順天鄉試乎。楊唯唯。健庵又曰。若是則吾有一名單。君入場。當留心物色之。未幾順天考官。詔下。楊果得正主考。方擯擋入闈。健庵使其僕持一緘至。啓視。則名單一紙。纍纍數十人。下悉注關節字句。皆當時名士也。楊入闈。悉如其指。榜發。都下大譁。言官以其事上聞。聖祖降旨。定期親訊。楊窘甚。求救于健庵。健庵從容慰之曰。子姑歸。毋恐。獄行解矣。楊惘惘歸。恐懼猶未釋。已而竟無事。後始知有一近臣面奏。言國初以高官厚祿。羈縻縻漢兒。

猶拒而不受。今一舉人之微。乃至輸金錢通關節以求之。可見漢兒輩皆已歸心朝廷。天下從此太平矣。敢爲皇上賀。聖祖聞奏。爲之解頤。故竟寢其事不究。然此亦健庵所使也。

郭華野遺事

郭華野總憲琇。康熙中。由江南縣令。行取御史。其劾明太傅珠一疏。至今爲人傳誦。聞其上疏時。適直太傅誕日。賀客滿堂。郭公既遞封事。出朝。即命駕之太傅宅求見。蓋自行取入都。未嘗一履時宰門。太傅聞其來。則大喜。不啻王毛仲之得宋璟也。急延之入。衆愕然。胥謂此老倔強。何忽貶節若此。郭公入。長揖不拜。而數引其袖。若有所陳。太傅益喜曰。侍御亦有詩章相藻飾乎。公正色曰。非也。彈章耳。因出疏草以進。太傅受讀未畢。公徐徐長揖曰。郭琇無禮。應罰。自飲一巨觥。趨而出。有頃。太傅聽勸之。旨下矣。嗟夫。使華野生於今日。亦不過追隨二霖後。歎段出都門耳。太傅雖以好貨聞。然其優禮士大夫。又豈今人之所及耶。

高文良公夫人之能詩

高文良公其倅。爲康熙朝名臣。其夫人蔡氏。名璇。字季玉。綏遠將軍毓榮之女。而尙書珽之妹也。將軍平吳逆有大功。而尙書在雍正朝。與李穆堂侍郎。謝梅莊侍御。以名節相砥礪。爲田文鏡所搆。下獄幾死。夫人濡染家學。博極羣書。詩詞之外。兼通政術。文良歎歷中外。奏疏文檄。出自閨中者居多。文良巡撫江蘇。與總督某不合。屢爲所傾。而文良卓然孤立。終不肯稍附和。偶詠白燕得句云。有色何曾輕假借。對句未就。屬思久之。夫人詢其故。具以告。乃援筆代爲屬對曰。不羣終恐太分明。蓋風之也。夫人詩集不傳。世僅傳其九華寺一章曰。蘿壁松門一徑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廚有蠹蟻。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剩有枯禪守故林。蓋爲綏遠作也。方三藩之始叛也。朝廷猶沿開國故事。以諸王貝勒督軍。不肯委兵柄漢大臣。然是時去開國垂四十年。當時百戰健將。代謝已盡。子孫襲爵者。席承平久。皆不知軍旅爲何事。即八旗勁旅。亦稍稍脆弱。致吳逆席卷湖南江西。所至如破竹。諸大帥皆擁重兵。集荆襄。不敢遣一旅度江與賊角。幸三桂已老。頗持重。不敢輕進。使從諸將計。以偏師濟江而北。勝負之數。未可知也。諸帥旣無功。朝廷始不得不用漢人。於

是綏遠及趙王諸將。始乘時而起。克歲大功。然滿諸帥忌之愈甚。趙忠襄被劾。幾不免賴。聖祖仁明。始得保全。而綏遠竟望吏議。奪爵削職。於是棄家歸空門。謝絕賓客。長齋奉佛以終。九華寺實其杖錫處也。

鴉片遺聞

人知道光朝烟禁之嚴。吸食者罪至纒首。而不知國初時。已禁令森嚴。特罪未至死耳。世宗時曾勸部議奏。通行禁止。販者枷杖。再犯。邊遠充軍。偶讀硃批諭旨。得一事。可備禁烟掌故。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拿得行戶陳遠私販鴉片三十四斤。業經擬以軍罪。及臣提案親訊。則據陳遠供稱。鴉片原係藥材。與害人之鴉片烟。並非同物。當傳藥商認驗。僉稱此係藥材。爲治病必需之品。並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鴉片烟。李國治妄以鴉片爲鴉片烟。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題參云云。閱之不禁失笑。執今日之人。而語以鴉片非鴉片烟。雖三尺童子。猶噉其妄。而當時劉世明敢以此語欺謾於聖主之前。誠以當時吸食者絕少。尙不識鴉片爲何物耳。然此物初入中國。宮禁先受其毒。明神宗三十年。不召見廷臣。即

爲此物所累故也。以世宗之舊勞于外，而竟不知鴉片烟爲何狀。本朝家法之嚴明，於此益可見矣。

田文鏡之幕客

田文鏡在雍正朝，爲河東總督。得君之專，與李敏達鄂文端爲鼎足。一時大臣，無與倫比。世傳其幕客鄔某事，頗奇特。因撮記之。鄔某者，紹興人，習法家言，人稱之爲鄔先生。文鏡之開府河東也，羅而致之幕下。鄔先生謂文鏡曰：公欲爲名督撫耶？抑僅爲尋常督撫耶？文鏡曰：必爲名督撫。曰：然則任我爲之。公無掣我肘可耳。文鏡問將何爲？曰：吾將爲公帥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見。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鏡知其可恃也。許之。則疏彙已夙具。因署文鏡名上之。蓋參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爲元舅，頗有機幹。世宗之獲當璧，隆科多與有力焉。旣而恃功不法，驕恣日甚。上頗苦之。而中外大臣，無一敢言其罪者。鄔先生固早窺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疏上，隆科多果獲罪。而文鏡寵遇日隆。已而文鏡以事與鄔先生齟齬，漸不用其言。鄔先生憤而辭去。自此文鏡奏事，輒不當。上意，數被譴責，不得已，使人求鄔先生所在，以重幣

聘之返。鄔先生要以每日餽銀五十兩。始肯至。文鏡不得已許之。鄔先生始再至大梁。然不肯居撫署中。辰而入。酉而出。每至。見几上有紅箋封元寶一錠。則欣然命筆。一日或偶闕。即翩然去。文鏡益嚴憚之。聖眷漸如初。是時上亦知鄔先生在文鏡幕中。文鏡請安摺至。有時輒批朕安。鄔先生安否。其聲動九重如此。鄔先生一身客大梁。無妻妾子女。每日所得之五十金。持之歸。或以施振貧乏。或劇飲妓館中。必不留一毫。忽至次日也。後文鏡卒。鄔先生去大梁。他督撫聞鄔先生名。爭以厚幣聘之。而竟不得所在。久之。或言鄔先生已被召入禁中矣。

于文襄出缺之異聞

金壇于文襄。在高宗朝爲漢首揆。執政最久。恩禮優渥。輔臣不由軍功而錫世爵者。桐城張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新疆底定時文襄以帷幄贊襄之勞錫一等輕車都尉世職然世頗傳其非考終者。云文襄晚年。偶有小疾。請假數日。上遽賜以陀羅經被。文襄悟旨。即飲鴆死。往者聞萍鄉文道希學士談此。方以爲傳聞之辭。絕無依據。頃者讀武進管絃若侍御韞山堂集。有代九卿公祭文襄文中四語云。欲其速瘳。載錫之履。欲其目覩。載贈之衾。乃知

陀羅經被之賞。固當時實錄也。經被之爲物。凡一二品大員。卒于京邸者。例皆有之。并非殊恩異數。以文襄膺眷之隆。身後奚慮不能得此。而必及其未死以前。冒豫凶事之戒。使其目覩以爲快耶。此中殆必別有不可宣布之隱。故特藉兩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以曲全恩禮。如孝成之于翟方進耳。國朝雍正以前。漢大臣居政地者。雖無赫赫之功。然大抵徑徑自守。不肯以權勢自肆。洎張文和當國。風氣始一變。而文襄實承其衣鉢。士大夫之浮薄者。紛紛趨其門下。權勢赫奕。炙手可熱。國初諸老。剛正謹厚之風。至是乃如闕文乘馬矣。裕陵之聽察。豈有不燭其隱者。文襄之禍。實由自取。昔文和晚年。以致仕歸里。陛辭日。要請宣布配享。世宗朝廷之旨。致觸 聖怒。下 詔譴責。撤其配享。及其薨也。以配享爲 先朝所許。復下 詔還之。其用意殆與此舉同。英主之駕馭臣工。真有非常情所能測度者矣。

來文端之知人

文端公來保。爲乾隆朝宰相。生平最善相馬。一時有九方皋之目。乃其知人之明。亦有不易及者。文襄公兆惠。微時甚貧窶。生未逾月。父母俱亡。育於姑家。七八歲時。已長大。

如成人。力敵百夫。偶過市。見羣不逞聚毆一人。兆勃然。揮拳奮擊。皆披靡。鳥獸散。方欲追擊。一道人從後掣其肘。卽隨之去。至西山深處。一茅庵中。留教拳勇。且口授以兵法。半年乃歸。姑以爲已死也。旣而入營。就步糧爲街卒。文端兼攝步軍統領。見諸卒潑水。不啻尋丈間。兆獨遠及數十丈外。異之。呼與語。甚戇。命鞭之。如擊石焉。大呼曰。性耐刀鋸耳。不堪鞭箠也。文端見其狀貌。已奇之。聞言益大異。令明日至府面試。挽強命中。揮刀運石。力大無窮。與談行軍紀律。侃侃而言。動中窾要。文端益大喜。次日入朝。見上。叩頭賀曰。臣爲國家得一奇士。街卒兆惠。其人雖微賤。真大將才也。卽日召見。命之射。九發皆中。立授一等侍衛。後平定西域。數建大功。

大臣微行二則

劉文正之以宰相督中牟河工也。一夕出館舍。微行河干。見鄉民輿送秫糶者數十車。俱露宿河干。人牛皆饑疲。莫能興。老少相對飲泣。異而詢之。則對曰。吾等皆某縣民也。去此三日程。奉縣官檄。輸送秫糶至此。而收料某委員。每車索錢數緡。錢不出。料不入。吾輩饑人。安所得錢。淹留已將旬日。所齎已罄。卽欲逃歸亦不可得。是以泣耳。公聞言。

疑信參半。乃語之曰。吾亦來輸料者。與某官手下人素相知。頃已繳矣。今當爲汝等代繳之。乃驅其一車去。至料廠。詣某委員處。某見其目光澤。衣履鮮潔。疑爲鄉間富室也。乃倍索錢十餘緡。公畧與辨。輒大怒。令從者以鞭笞驅之出。而扣留其車牛。公急馳回館。立命材官。持令箭。縛某委員至。一面召河帥議事。某至。畧詰數語。即命牽出斬之。河師亟長跽爲緩頰。良久乃命釋回。以重杖杖之數十。荷以大校。枷號河干。諸廠委員。悉震懾失次。而鄉民輸料者。隨到隨收。無敢稍留難矣。

長牧庵相國麟。巡撫浙江。聞仁和令某。有貪墨聲。乃微行訪察之。一夕遇令于途。直衝其鹵簿而過。隸役方呵叱。令詭爲公。急降輿謝罪。公問何適。以巡夜對。公哂曰。時僅二鼓。出巡無乃太蚤。且巡夜所以詰奸。今汝盛陳儀衛。奸人方引避不暇。何巡察爲。無已。其從我行乎。乃悉屏從人。笑談徐步。過一酒肆。曰。得無勞乎。與子且沽飲。遂入據坐。問酒家邇來得利何如。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一細民。科派胡以及汝。酒家鑿蹙曰。父母官愛財若命。不論茶坊酒肆。每月悉徵常例。蠹役假虎威。且取盈焉。小民何以聊生。因歷述令之害民者十餘事。不知卽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官

獨無覺察乎。曰：新巡撫聞頗愛民。然初到。一時何能具悉。小民亦胡敢越訴。公畧飲數杯。付酒錢出。笑語令曰：小人言多已甚。我不輕聽。汝亦勿怒也。行數十武。忽曰：此時正好徼巡。蓋分道行矣。令去。公復返至酒家。叩門求宿。對以非寓客處。公曰：固知之。我此來。非以求宿。特爲護汝來耳。酒家異其言。留之。夜半。剝啄聲甚厲。啓視。則里胥縣役持朱簽來拘賣酒者。公出應曰：我店東也。有犯。我自當與某無涉。胥役固不識公。叱之曰：本官指名拘某。汝胡爲者。公強與俱。至署。令升座。首喚酒家。公以氈笠蒙首。並縮登堂。令一見大駭。免冠叩首。公升座。索其印去。曰：省得一員摘印官也。

和坤供詞

宣統庚戌秋。北游京師。從友人某樞密處。獲觀嘉慶初故相和坤供詞。用奏摺楷書。猶是進呈舊物。惜僅存四紙。不過全案中千百之一。其訊與供亦多不相應。蓋又非一日事矣。錄而存之。以見當時獄事之梗槩。

一紙係奉 旨詰問事件。凡兩條。

一問和坤。現在查抄你家產。所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並有多寶閣。及隔段樣式。

皆仿照 寧壽宮安設。如此僭妄不法。是何居心。

一問和珅。昨將抄出你所藏珠寶進 呈珍珠手串有二百餘串之多。大內所貯珠串。尙祇六十餘串。你家轉多至兩三倍。並有大珠一顆。較之 御用冠頂蒼龍教子大珠更大。又真寶石頂十餘個。並非你應戴之物。何以收貯如許之多。而整塊大寶石。尤不計其數。且有極大爲 內府所無者。豈不是你貪贖証據麼。

一紙係和珅供詞。凡三條。

奴才城內。原不該有楠木房子。多寶閣及隔段式樣。是奴才打發太監胡什圖。到 寧壽宮看的式樣。仿照蓋造的。至楠木都是奴才自己買的。玻璃柱子內陳設。都是有。總是奴才糊塗該死。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給的。珠帽頂一個。也是海蘭察給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餘串之多。其饋送之人。一時記不清楚。寶石頂子。奴才將小些的。給了豐紳殷德幾個。豐紳殷德爲和珅子。即尙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給的。至大珠頂。是奴才用四千餘兩銀子。給佛寧額爾登布代買的。亦有福康安海蘭察給的。鑲

珠帶頭。是穆騰額給的。藍寶石帶頭。係富綱給的。

又家中銀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額。於奴才女人死時。送過五百兩。此外寅著伊齡阿都送過。不記數目。其餘送銀的人甚多。自數百兩至千餘兩不等。實在一時不能記憶。再肅親王永錫襲爵時。彼時緼住原有承重孫。永錫係緼住之姪。恐不能襲王。曾給過奴才前門外鋪面房兩所。彼時外間不平之人。紛紛議論。此事奴才也知道。以上俱是有的。

又一紙亦係供詞。而問詞已失之。凡十四條。

大行太上皇帝薨。奴才安置。壽皇殿。是奴才年輕不懂事。未能想到從前聖祖升遐時。壽皇殿未曾供奉。御容。現在殿內已供。御容。自然不應在此安置。這是奴才糊塗該死。

又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太上皇帝冊封。皇太子的時節。奴才先遞如意。洩漏旨意。亦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病重時。奴才將宮中秘事。向外廷人員叙說。談笑自若。也是有的。

又 太上皇帝所批 諭旨。奴才因字跡不甚認識。將摺尾裁下。另擬進呈。也是有的。

又因出宮女子愛喜貌美。納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去年正月十四日。太上皇帝召見時。奴才因一時急迫。騎馬進左門。至壽山口。誠如 聖諭。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奴才罪該萬死。

又奴才家資金銀房產。現奉查抄。可以查得來的。至銀子約有數十萬。一時記不清數目。實無千兩一定的元寶。亦無筆一枝墨一匣的暗號。

又蒙古王公。原奉 諭旨。是未出痘的。不叫來京。奴才無論已未出痘。都不叫來。未能仰體 皇上聖意。太上皇帝六十年來。撫綏外藩。深仁厚澤。外藩蒙古原該來的。總是奴才糊塗該死。

又因酸痛。有時坐了椅轎。擡入大內。是有的。又坐了大轎。擡入 神武門。也是有的。

又軍報到時。遲延不即呈遞。也是有的。

又蘇凌阿年逾八旬。兩耳重聽。數年之間。由倉場侍郎。用至大學士。兼理刑部尙書。伊係和琳兒女姻親。這是奴才糊塗。琳琳弟也

又鐵保是阿桂保的。不與奴才相干。至伊犁將軍保寧升授協辦大學士時。奴才因係邊疆重地。是以奏明不叫來京。朱珪前在兩廣總督任內。因魁倫參奏洋盜案內。奉旨降調。奴才實不敢阻抑。

又前年管理刑部時。奉勅旨仍管戶部。原叫管理戶部緊要大事。後來奴才一人把持。實在糊塗該死。至福長安求補山東司書吏。奴才實不記得。

又胡季堂放外任。實係出自太上皇帝的旨意。至奴才管理刑部。於秋審情實緩決。每案都有批語。至九卿上班時。奴才在圍上。並未上班。

又吳省蘭李潢李光雲。都係奴才家的師傅。奴才還有何辨呢。至吳省蘭聲名狼藉。奴才實不知道。只求問他就是了。

又天津運同武鴻。原係卓異交軍機處記名。奴才因伊係捐納出身。不行開列。也是有的。

又清單一紙。開列 正珠小朝珠三十二盤。 正珠念珠十七盤。 正珠手串七串。
紅寶石四百五十六塊。共重二百二十七兩七分七釐。 藍寶石一百十三塊。共
重九十六兩四錢六分八釐。 金定金葉二兩平。共重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二兩。
金銀庫所貯六千餘兩。

按此單與世傳籍沒清單。多寡迥殊。當是初供。未肯吐實。惟正珠小朝珠一事。
傳抄本無之。

紀和坤遺事 四則

高宗純皇帝之訓政也。一日早朝已罷。單傳和坤入見。坤至。則 上皇南面坐。仁
宗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見臣工皆如此) 坤跪良久。 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
喃喃有所語。 上極力諦聽。終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啓目曰。其人何姓名。坤應聲對曰。
高天德。荷文明。 上皇復閉目誦不輟。移時始麾之出。不更問訊一語。 上大駭愕。他
日。密召坤問曰。汝前日召對。 上皇作何語。汝所對六字。又作何解。坤對曰。 上皇所
誦者。西域秘密呪也。誦此呪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

牙聞 上皇持此呪。知所欲呪者必爲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對也。上聞之。益駭。知珽亦嫻此術。故 上皇賓天後。數日即誅珽。

珽伏誅時。諭旨謂其私取大內寶物。此實錄也。孫文靖士毅歸自越南。待漏宮門外。與珽相直。珽問曰。公所持何物。文靖曰。一鼻烟壺耳。索視之。則明珠一粒。大如雀卵。雕成者也。珽贊不絕口。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聞矣。少選即當呈進。奈何。珽微哂曰。相戲耳。公何見小如是。閱數日。復相遇直廬。和語文靖。昨亦得一珠壺。不知視公所進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即前日物也。文靖方謂 上賜。徐察之。並無其事。乃知珽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逕携之以出。不復關白也。其權勢之恣橫如此。

宮中某處陳設。有碧玉盤。徑尺許。上所最愛。一日爲七阿哥所碎。大懼。其弟成親王曰。蓋謀諸和相。必有所以策之。於是同詣珽。述其事。珽故爲難色曰。此物豈人間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懼。失聲哭。成邸知珽意所在。因招至僻處。與耳語良久。珽乃許之。謂七阿哥曰。姑歸而謀之。成否未可必。明日當於某處相見也。及期往。珽已先在。出一盤相示。色澤尙在所碎者上。而徑乃至尺五寸許。成邸呪弟感謝珽不置。乃知四方進

御之物。上者悉入坤第。次者始入宮也。

偶讀焦里堂憶書。有宰相食珠一則。最爲異聞。亟撫錄之。吳縣有石遠梅者。以販珠爲業。恆衷一小篋。錦囊緼裏。赤金爲丸。破之則大珠藏焉。重者一粒直二萬金。次者直萬金。最輕者猶直八千金。士大夫爭購之。惟恐不得。問所用。則曰所以獻和中堂者也。中堂每日晨起。以珠作食。服珠後。則心竅通明。過目卽記。一日之內。諸務紛沓。胸中了了。不少遺忘。珠之舊者。與已穿孔者。服之皆無效。故海上采珠之人。不憚風濤。今日百貨無如此物之奇昂者也。按周官有供王食玉之說。今乃有供宰相食珠者。眞異聞矣。西人所撰金塔剖尸記小說。載埃及女王格魯巴堅。錦帆張燕時。用酒化一珠而服之。人已驚爲窮奢極汰。今和坤乃以此爲常服之藥餌。其汰不又在格魯巴堅上萬萬耶。

管韞山侍御之直節

管侍御以制藝雄一代。其韞山堂稿。百年以來。幾於家絃戶誦。士束髮受書。無不知有管韞山者。而其氣節事功。轉爲文名所掩。士之立身植學。以蘄傳於後世者。其亦有幸有不幸哉。初侍御數躋秋闈。中年始通籍。授戶部主事。旋入直軍機處。以才行受知阿

文成時和相已爲軍機大臣。赫奕冠一時。侍御時時持正論。折其牙角。和恨之甚。欲中以危法者屢矣。賴文成始終保全之。和於同列諸臣。俱視之蔑如。獨畏文成。故無如侍御何。侍御既傳補御史。文成慮其以言賈禍。乃面奏軍機章京。唯管世銘一人。諳練故事。下筆敏捷。世銘去。繼之者無人。請以御史仍留軍機處行走。故事。軍機傳補御史。即退出直廬。若留。則不得上疏奏事也。侍御未引見時。已艸疏數千言。備論和之奸狀。引見歸。急繕摺。將於次日上之。而仍留軍機處之命已下矣。侍御大失望。洎入直。謁文成。猶侘傺不平。文成慰之曰。報稱有日。胡必亟亟以言自顯乎。且和相方得君。豈一疏所能仆。徒以取禍而已。於國事無補也。留有用之身。圖異日之報稱。不亦可乎。侍御感其言。乃稍稍自悔。及文成薨。侍御亦旋下世。去和敗時。僅數月耳。

侍御韞山堂詩。宗法杜蘇。不隨俗靡。方袁隨園之執牛耳於東南也。天下之士從之如市。侍御獨不肯附和。嘗賦詩以見志曰。蒼蒼風流屬此翁。一時月旦擅江東。寸心自與康成異。不肯輕身事馬融。可謂婉而嚴矣。

畢太夫人訓子詩

國朝閨秀能詩詞者多。而學術之淵純。當以婁東畢太夫人爲第一。夫人姓張氏。名藻。字子湘。秋帆制府之母也。其父本循吏。夫人稟承家學。湛深經術。制府之撫陝西也。夫人留居山東。以詩貽之曰。讀詩裕經綸。學古法政治。功業與文章。斯道非有二。汝久宦秦中。洊膺封圻。寄仰沐 聖主恩。寵命九重賁。日夕爲汝祈。冰淵慎惕厲。譬諸權樞材。斷小則恐斲。又如任載車。失誠則懼躓。捫心五夜慚。報答奚所自。我聞經緯才。持重戒輕易。教勅無煩苛。廉察無苛細。勿膠柱糾纏。勿模稜附麗。端已厲清操。儉德風下惠。大法則小廉。積誠以去僞。西土民氣淳。質朴鮮靡費。豐鎬有遺音。人文鬱炳蔚。况逢郅治隆。陶甄綜萬類。民力久普存。愛養在大吏。潤澤因時宜。撙節善調理。古人樹聲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踐其真。實心見實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爲家門庇。我家祖德詒。箕裘罔或墜。痛汝早失怙。遣教幸勿棄。歎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飛雲。目斷泰山翠。二百七十字。爾雅深厚。粹然儒者之言。當爲 國朝閨秀詩第一。太夫人之卒也。高宗嘗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以褒之。故制府遺集。以經訓堂名。惜制府晚年。竟違母訓。而諂事和坤。其督兵征苗時。又與福文襄

比。驕奢侈泰。庫藏爲虛。身後竟遭藉沒之慘。而遺裔亦式微矣。制府嘗以此詩手蹟。泐諸陝西撫署。昔曾得其拓本。今憶而錄之。書作行楷。大半寸許。字體方嚴。殊不類閩閩手筆也。

楊重英遺事

雍乾之世。漢軍閩閩。以廣州楊氏爲最盛。而其後裔之受禍亦最慘。文乾當雍正中。由河南布政使。擢撫廣東。當是時。田文鏡勢張甚。文乾力與撐距。嘗脫王士俊之危。荐諸朝。卒爲名臣。史豔稱之。子應琚。乾隆中葉。官雲貴總督。拜滿缺大學士。亦異數也。後以緬事失機。賜自裁。應琚子重英。官雲南按察使。率兵駐滇緬界上之新街。爲緬人所虜。緬人繫重英。而縱其隨員知縣某某等兩人歸國。裕陵聞之。震怒。命執兩員磔諸境上。不許入中國界一步。且諭令滇督。如他日重英歸時。卽照此辦理。重英旣被虜。終不肯入緬都。緬人因舍諸新街。緬王欲其降。譬說萬端。卒不屈。王又盛飾其女以往。欲贅重英爲壻。亦不可。重英在新街。先後二十五年。足跡未出闕一步。後緬旣乞和。且值裕陵七旬萬壽。始釋重英歸國。甫及境。滇督某卽遵前旨。執而梏之。不令入界。

亟飛馳奏聞。時上春秋高，亦頗悔當時治此案過嚴。乃下詔旌重英之忠，謂其節過蘇武。且令滇督驛送來京，預備召見。旨至滇，重英已病卒，不及生入玉門矣。重英被虜後，其眷屬亦囚清室者二十五年，及是始赦出。

尹嘉銓罪案異聞

博野尹侍郎元孚，生平學術恪守程朱，爲畿南鉅儒。其子嘉銓，克嗣家學，由進士起家。官至京卿。晚年引疾家居。乾隆中葉，高廟南巡，嘉銓迎駕行在，忽奏請以其父元孚陪祀聖廟，並面求賞戴花翎。自言臨行時，曾誇詡其妾，謂此行必得花翎，倘不得恩允，無以相見云。上大怒，褫職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嚴訊。嘉銓俯首引咎，自認爲欺世盜名之小人，叩求立置重典。諸大臣覆奏，請援胡中藻例，處以極典。奉旨加恩，賜令自盡。子孫家屬免其緣坐，而以其罪狀宣示天下，以爲僞儒之戒。

按此案諭旨，具載東華錄及聖訓，未嘗有曲赦之言也。昨在京師，晤膠州逢福陔觀察恩承，爲言此案顛末，乃知嘉銓雖奉嚴旨，旋蒙赦宥。聖人之明罰勅法，而未嘗不俯順人情，操縱之神，固非下士所能知矣。逢君博雅好古，多識前言往行，語必有

徵。非傳聞者比也。云其姻家某氏之先人。於乾隆中爲刑部郎中。總司秋審。此案經其一手辦理。曾奉 旨爲紀事一篇。今其稿尙存某氏家中。逢君實親見之。略云。嘉銓旣得罪。爰書已定之次日。上知某君之與嘉銓契也。特命某君往獄中宣 旨。且賜御廚酒肴一席。命某君齎赴獄中。陽爲已所携入。以與嘉銓餞別者。諭令酒罷毋遽就死。而先以嘉銓所言。暨飲食與否。親自回奏。再俟後命。某君遵 旨往。有頃復奏。謂嘉銓謝 恩就坐。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惟深自引咎。辜負 聖恩而已。凡飲酒三杯。食火腿及肥肉各一片云云。上聞奏微哂。俄頃。命召嘉銓至。先數其罪。後乃宣 旨。赦令歸田。又問尙有何奏。嘉銓頓首奏云。臣蒙 皇上天恩。至於此極。感激之忱。靡可言喻。惟年逾七十。精力衰頹。無以圖報。祇有及未死之前。日夕焚香叩天。祝 皇上萬壽。國家昇平。雖至耄期。誓不敢一日間斷。上大笑曰。汝尙欲活至百年乎。因揮之出。翼日。復召某君入見。賜酒食。卽於 御前就座。且命內監給紙筆。使某君將此案始末情形。詳細紀錄。某君且飲啖。且書。日旰始脫藁。上閱之。頗嘉許其詳盡。卽以賜之。逢君所見。猶是當時。皇進真本也。

吳穀人遺事

吳穀人祭酒垂老詩藁未刻入有正味齋全集。其子清鵬裝爲長卷。阮文達跋其後云。乾隆末。先生館阿文成家。余時在京師。先生時有教益。爲之泣下。人不知也。數語頗回隱。似有不可明言者。世頗傳文達進身由和珅。祭酒教益之言。殊爲和氏發乎。和相貴盛時。慕祭酒名。欲招致門下。卒謝不往。和甚恨之。祭酒某科考差。卷入他大臣手。已入選矣。和重加披閱。見詩中有照破萬家寒語。大言曰。此卷有破家語。可進呈乎。遽撤其卷。祭酒遂終身不得一差。

劉文清姬人善書

諸城劉文清公之側室黃夫人。能學公書。幾亂真。包慎翁嘗見其與公家書一冊。筆筆精妙。真尤物也。葉廷瑄鷗波漁話亦載此事。惟黃作王。云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鶯鶯在。甲秀題籤見吉光。注云。王常爲公題甲秀堂法帖籤子。楊翁蓋嘗見之。故有是詠。此文清逸事之最可傳者。惟黃王互異。必有一訛。慎翁與文清交頗深。所見夫人跡最多。所載當不誤也。

任邱龐雪厓先生塏。康熙朝詩人也。以翰林出守建甯。甫受事。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冊局。殺冊書。先生聞信。馳往。傳學官典史至。集諸生於明倫堂。數令罪。諭士民毋生亂。查倉庫及冊局。收未焚書冊。變遂定。制府某。惡閩俗之悍。欲重懲之。而浦令與士紳有嫌。將羅織興大獄。先生大言曰。令實已甚。吾可殺人以媚人乎。僅坐重辟一人。流二人而已。浦人尸祝之。嗚呼。今安得其人耶。

金簡

曩客都門。助友人纂輯會典。檢得一故事。絕可笑。乾隆某年月日。上諭內閣。本日召見都統金簡。見其補服。獅子尾端。繡有小錦雞一隻。訝而問之。則對以奴才以都統兼戶部侍郎。侍郎係文職二品。然照例文武兼官。章服當從其尊者。故繡此以表兼綜文武之恩榮耳。章服乃國家大典。豈容任意兒戲。金簡著交部議處。此事殆可入笑苑。然亦可見當時重文輕武之心理矣。金簡本朝鮮人。入仕中朝。隸內務府旗籍。一女入宮爲嬪。後仕至尙書。爲人精幹有巧思。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其所手勑也。朝鮮人入仕中

國自唐已然。高仙芝乃至任將相。封王爵。而唐末崔致遠。且登進士第。佐節度幕。入爲朝官。後復啓請還仕其國。亦曲許之。柔遠之意。至爲厚矣。明成祖賢妃權氏。亦朝鮮人也。金簡之仕於本朝。自非擧。但何以不入漢籍。不用本國籍。而必入內務府旗籍。則書缺有間。莫明其故矣。

朱文正之迷信

太興朱文正公晚年。棲心道教。迷信最篤。居恆閉目養靜。與客談。亦不開眸。翰林院土地神相傳爲韓退之。公一日忽語人云。文公已受代去。代之者吳雲巖殿撰鴻也。一歲丁祭畢。公乘輿過祠門外。自輿中拱首曰。老前輩請了。又自謂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石。故字曰石君。別號盤陀老人。有扶乩者。因言公乃文昌二世儲君。於是有奏請加梓潼帝號升中祀之舉。卒以嘉慶六年行之。公嘗直誕辰。諸門弟子稱觴爲祝。洪稚存太史與焉。酒半。忽袖出一文上壽。公固夙喜洪文。亟命讀之。洪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公迷信事。座客皆驚。洪獨大笑叫絕。公遂大怒。洪坐是淪謫。卒不振。然弗悔也。

成得大逆案

成得者。內務府廚役也。仁宗駕幸圓明園。成得突起行刺。立被擒。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之。默無一言。但云。事若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即我坐處而已。上寬仁。不欲窮詰與大獄。遂命並其二子誅之。得之處決也。已至市曹。縛諸椿。乃牽其兩子。至一年十六。一十四。貌皆韶秀。蓋尙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次及右臂。以至胸背。初尙見血。繼則血盡。祇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快些。監刑者一人謂之曰。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遂瞑目不復言。訖不知何人所使也。禽得者爲御前侍衛某額駙。額駙勇力。爲侍衛中第一人。尙不如得。嘗與得較藝。以長二尺許木椿十餘枚。排列爲一行。植其半於地。堅築之。椿相去各半尺許。額駙與得各臥于地。以骸橫掃之。椿應骸而出。得一舉骸。能掃去十二椿。額駙不過七椿而已。是日不知何以不敵。遂被擒。蓋天威所臨。早已褫其魄也。

林清逆案異聞

嘉慶癸酉林清之亂。喋血禁門。毒流三輔。數月後乃克平定。國史皆謂變起倉卒。而

不知先一歲已發露於臺灣。特當時公卿大臣。不肯據實上聞耳。先是壬申春。涇縣趙兵備崇華。攝臺灣淡水同知。甫下車。即訪獲妖言惑衆之高媽達。訊之。具供其同黨劉林祝現。定以次年閏八月望夜。在都下舉事。徒黨徧中外。劉林者。即林清原名也。兵備亟通詳請奏。上官以其語不經。匿弗以聞。僅依尋常傳布邪教律擬決。次年都中之變果起。事起以九月十五。先一日。蘆溝橋巡檢已飛報祝現奉林清命。定次日午時入宮舉事。黨羽本日悉已入城。兼尹尙書某。猶以不可冒昧聲張。致釀巨變斥之。亦不部署防衛云。前此成德逆案。雖仁廟至仁包荒。然其事卒疑莫能明。及是山東金鄉知縣吳增。捕獲逆目崔士俊。究出嘉慶八年。成德曾偕祝現。至士俊家宿一月。御車者爲支進才。始知成德本林清逆黨。並無他故。而東撫以事屬既往。刪不入奏。遂使疑團至今莫釋。

湯文端遺事

蕭山湯文端公金釗。爲嘉道間名臣。相傳未第時。其封翁設酒肆於鎮市。除夕。諸客飲散。惟一叟獨酌。漏三下。猶不言去。翁促之曰。今夕歲除。人各有事。客可歸矣。叟唏噓曰。

垂死之人。何以歸爲。翁訝曰。叟何事爲此言。願明告我。叟曰。余半生止一愛女。昨歲被奸人誘拐。近始得耗。知鬻諸京都和相國邸。欲往見之。而遠道三千里。非徒手所能往。行死溝壑耳。翁曰。附糧艘入都。不過十餘金。我尙能爲子謀之。叟拜謝而去。明歲。出金資其行。至都。見女。知爲相國專房寵。諸姬莫敢爭夕。問父何能來。叟告以故。是歲爲乾隆某科鄉試。時文端已爲弟子員。方應舉。相國疏其名。以授浙典試。遂領解。入都應禮部試。謁座主。語之曰。子之得解。和相力也。宜急往謝。文端愕然。歸即託病。匆匆南歸。和敗。始赴會試。成進士。

楊忠武公遺事

道光十一年。回部酋長郡王銜伯克伊薩克入覲。伊薩克素強盛。雄長諸伯克。且有誘擒張格爾功。益驕侈自肆。輿馬繁多。所經回疆諸城。諸伯克悉盛供張。以結其歡。比入關。猶責地方官供應。弗少戢。時楊忠武公遇春爲陝甘總督。忠武故督師回疆。諸回部皆仰若天神者也。伊酋將至。布政使白公。將郊迎於數里外。公曰。毋須此。第視我行事。明日。將入城。公遣牙官。持令箭招之使入。伊薩克乃單騎。從數人來。公令諸材官部卒。

有頂戴者。皆冠帶華服。惟不佩刀。轅門外至堂下。鵝列兩行皆滿。伊酋至轅門下馬步行。見兩旁官皆屏息立無聲。僮僕不致仰視。至堂下。憇少時。有命入見。登堂。則堂上虛無人焉。一巡捕官導之行。歷聽事數重。乃至。公便服居一小室中。高座。二童子侍側。地施紅氍。伊酋及門。未踰限。已跪地。摘帽叩頭。公令一童子扶以入。賜小机命坐。伊酋至。叩首。始敢就坐。公溫語慰諭之。因自拂其髻曰。吾老矣。視在回疆時奚若。曰。更精神。公曰。汝亦老。須髮加白矣。吾輩受大皇帝厚恩。當思及時報稱。爲子孫計。毋生它妄想。伊又叩頭曰。謹受教。公乃謂之曰。大皇帝念汝少住。即行。無多帶從者。宜往調諸官。皆有食物犒汝。恣汝飲啖也。隨令一童子扶之出。伊酋汗流竟體。衷衣皆溼。上馬行數十步。神始定。明日遽行。騎從減十之六。公它日語僚屬曰。蘭州爲入關第一省會。當示以天朝威重。他省加禮。乃知恩也。偶讀此。感念前歲達賴入覲時事。不禁今昔之感。輒泚筆記之。

梁山舟遺事

梁山舟學士。以書名乾嘉間。平生深自矜重。不輕爲人作。乾隆末。入都祝嘏。道出山

東聞人言。運河盛漲。前途道阻。因詣撫軍某公咨之。某公者。滿洲旗籍也。相見。卽盛言水勢之大。因暫留居署內。館之後圃。膳餼豐隆。惟出入必經撫軍內室。殊苦不便。遂亦鍵戶不出。撫軍每三五日。必來省。見則言水勢未平。咨嗟不已。室中一無書籍。惟挿架古法帖十數種。隄糜數十丸。繖素數百番而已。學士終日無事。因以翰墨爲消遣。如是者卅月。架上楮墨。亦畧罄矣。一日撫軍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可行矣。遂張筵祖餞。酒半。忽顧架上楮素。歎曰。吾以王事鞅掌。友朋書債。皆堆積此間。何日始能清理耶。學士乃言曰。吾在此無所事。已敬爲代償矣。撫軍佯驚曰。此皆遠近名士。慕我書名。展轉請求者。今一旦爲公汗盡。奈何。亟呼僮。斥之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愠。遽匆匆別去。旣首途。則前驛並無水漲事。皆撫軍飾詞欺之耳。然莫明其故。久之。始悟廿餘年前。官翰林時。撫軍方官筆帖式。嘗以佳紙求書。學士拒而不許。今故爲此狡獪以報之。學士後與人言及。猶憤憤。遣人往覘。則撫署中。四壁琳瑯。莫非學士手蹟矣。此公可謂惡詭。然殊未傷雅。成哲親王曾爲謝學士階樹作黃庭經小楷。爲生平極精之作。旗下一都統。見而愛之。乃以數十金購宋紙一卷。親詣邸臨求。王領之。翌日卽送至。某都統訝其

神速。方竊自喜。展視了無一字。惟一角有蠅頭小字二。猝不易辨。諦視之。則你也配三字而已。此則令人難堪矣。

李申者遺事

申者先生之令鳳臺也。鳳臺地瘠而民悍。多豪猾。爲逋逃藪者相望。先生常騎健馬。率鄉勇。巡行閭里。每出不意得盜魁。察其中有重氣節矜然諾者。撫用之。盜以斂戢。嘉慶辛未。百文敏齡總制兩江。適儀徵有劫殺巨案。戕一家三命。文敏值得盜魁。爲蒙城人。而匿於鳳臺。嚴檄兩邑。限一月捕送。先生偵知容隱盜首之巨猾不受捕。乃召所撫用某役至內室。置酒飲之。酒半。愴然曰。吾行解組歸里矣。故召若來一痛飲耳。某役怪其語不倫。請其故。先生出督檄示之。某曰。此人匿某巨猾家。役故知之。惜力不能取耳。先生曰。若能取者。吾早以捕事屬若矣。吾即去此。若亦不能終作好人。故與若作別耳。語畢。潛然久之。某亦悲不自勝。良久。始曰。有一策。姑試爲之。公收役家屬置之獄。而發硃簽。諭役往。三日不歸。則役必死。役之妻若子。幸終身俾何應夫人公子。俾得延宗祀。於願足矣。先生諾之。猾家距城二十五里。某卽日至。猾歛之曰。雲泥路隔已三載。何幸辱

臨得無爲儀徵案乎。某慨然示之硃簽。猾曰：其人誠在此。試招與共飲。商榷之。盜魁出。則曰：我君之新友。彼則舊友也。且我止一身。而彼一家。願爲新友一身。陷舊友一家乎。明日從入城矣。次早。猾遣力士二十人。持長矛護送。至城門而返。蓋盜魁至驍勳。猾知某役之非敵也。先生方遣某去。即召匠製堅檻。集梟者護者百餘人以待。某役俄引盜至。先生畧詰姓名。卽檻解蒙城。而躬自護送之。鳳去蒙七十里。中道有鎮。爲兩邑分界所。檻車入旅店。而先生降輿。當門坐。鄉民間官獲大盜。爭來觀。環店外如堵。先生怡然謂之曰：此大盜。千萬官軍所不能捕者。而我竟得之。他日當膺上賞。父老知我喜否。當置酒爲我賀。乃命取酒來。遍酌父老。且語之曰：此賊精妖術。非我孰敵之者。彼與我戰。力不敵。乃幻形爲狐狸。思竄去。吾亦變虎追之。彼又變隼。欲高飛。吾又變大鵬追之。彼窘。將走投海。吾乃檄天將合捕之。又擊以掌心雷。始因而就縛。觀者奇其語。皆環聽不他瞬。久之。先生亦大醉。始升輿去。是時。猾已遣健者數十人來劫。見先生方坐店門。劇飲。遂出鎮外候。良久。先生輿始過。問檻犯何尙不來。從者答以在後徐行。猾黨返至店。則先生方劇飲時。已排店後墻。昇檻車由開道急行。計且抵蒙矣。猾黨乃廢然返。先生

即改乘快馬。追檻車與俱。疾馳至蒙。會蒙令聯銜通詳。聲明鳳臺捕得。遵檄交蒙令轉解歸案。稟既發。先生始還鳳。其次日。聞盜已越蒙獄去矣。蒙令先以虧帑事。奉督檄嚴詰。事未竟。又失盜。遂縊。先生嘗語人曰。鳳穎泗三郡。簡壯者五千人。可方行天下。然唯其豪能用之。官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驕蹇難制。且爲大患。後數十年。捻匪亂起。人始思先生言。

湯海秋之死

益陽湯海秋。道光時以少年捷科第。登言路。高才博學。聲華藉甚。一時勝流。如曾文正公。及王少鶴。魏默深。邵位西。梅伯言。諸君子。皆與之交。海秋氣甚豪。甫入臺。旬日間數上封章。忤朝貴意。回部曹行走。齶齶不自得。乃研精著述。所爲浮邱子。尤自喜。一日諸友集其廡齋。或言大黃不可輕嘗。如某某者。皆爲庸醫所誤。服大黃致不起者也。海秋獨曰。是何害。吾向者雖無疾。猶常服此。謂予不信。請嘗試之。趣命奚奴。速購大黃數兩來。諸友苦止之。不可。及購至。海秋卽連取六七錢許吞之。諸友競起奪之。海秋猶攫得最巨者一塊。入口。且嚼。且嘗。遂不歡而散。抵暮。遂泄瀉不止。黎明。諸友趨往問疾。

則已於中夜逝矣。時年僅四十有四。文正集中祭海秋文有曰。一呷之藥。稼我天民。蓋紀實也。

栗恭勤公遺事

渾源栗恭勤公毓美。道光朝名河臣也。少時狀貌英俊。家貧。將廢學。業師某明經賞其慧。却脩脯而留課之。與其子共讀。明經一女。甚端麗。屬意於公久矣。未之發也。比鄰某富室子。亦請業于明經。公與明經子同室。而以對屋舍鄰子。鄰子窺女美。數求昏。明經既屬意公。則峻却之。鄰子慙而辭歸。一夕。公與明經子飲。明經子醉。臥公榻。撼之不醒。遂易榻臥。次早公起。則明經子臥血泊中。視之已喪元矣。駭極而號。明經奔視。大痛。疑公所殺。控之官。縣令察公不類殺人者。而一時不得主名。獄不能具。因長繫之。鄰子闕公入獄。仍以厚幣求昏。擇日迎娶。琴瑟甚敦。年餘生一子。一日醉後笑向女曰。曩時不出辣手。胡以得君爲妻。第苦若兄耳。女大疑。因窮詰之。某自悔失言。堅不肯吐。女曰。但實言。今既偕伉儷矣。尙何諱爲。某始自承殺人狀。蓋某久歎公。計非殺之。不能得女。是夕敵兩人酒醉。因持刃越牆而入。暗中摸得公榻。徑斷其首而出。不虞兩人之易榻也。

女聞言。夷然如平時。越日。乘某出門。取懷中兒絞殺之。而詣署鳴冤。令詢得其狀。亟捕某至。一訊而伏。立出公於獄。女慨然謂公曰。身旣被辱。義不能復事君子。君他日名德必昌。幸自努力。袖中出利刃。遽自剄死。公得釋。明年補博士弟子。以拔貢官東河知縣。洊至河督。公貴後。感女義。誓不再娶。得美玉。雕女主。恒佩之。數十年無須臾離。及官河督。以巡工夜宿吳家屯。遽感暴疾。地方官吏聞耗。亟來視。已不能言。數引手指其胸。探之。得所佩玉主。乃悟其意。欲以爲殉也。領之始瞑。初河隄用石爲之。而兗豫間無大山。鑿自數百里外。勞費百倍。及公蒞任。奏改用輓。歲省費以數十萬計。至今民尸祝之。

前輩愛才之篤二則

嘉慶朝士之以博洽聞于時者。北則張石洲穆。南則俞理初正燮。一時學人無及之者。理初舉于鄉。數困公車。某科阮文達典會試。都下士走相賀曰。理初登第矣。王菽原禮部爲同考官。得一卷。驚喜曰。此非理初不辦。亟薦之。是日文達適有小疾。未閱卷。副總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講宋學。深疾漢學之迂誕。得禮部所薦卷。陽爲激賞。俟禮部退。亟鐫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將發榜。文達料理試卷。詔曰。何不見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遺

卷。禮部進曰。某日得一卷。必係理初手筆。已薦之汪公矣。文達轉詰文端。堅稱不知。文達無如何。浩歎而已。榜後。理初往謁禮部。禮部持之痛哭。折節與論友朋。不敢以師禮自居。且贈詩四首。有云。如是我聞真識曲。最難人說舊知名。又云。冥鴻已分翔寥廓。暮雨蕭蕭識此心。其傾倒也至矣。理初所著書。初名米鹽錄。禮部爲鳩貲選刻其半。易名曰癸巳類彙。

道光丙戌會試。劉申受先生爲同考官。得龔定庵卷。狂喜。亟薦之。魏默深卷在某侍御房。某侍御得卷。猶疑不遽薦。禮部讀其文而大異之。乃促令亟薦。故默深於禮部。終身有知己之感焉。然龔共魏竟皆下第。先生痛惜之。贈以詩云。三江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畫嶼。盜盜春溪比西子。浣花濯錦裁銀雲。神禹開山鑄九鼎。罔兩顛伏歸洪鈞。鋒車西走十一郡。奇祥異瑞羅纈紛。茲登新堂六十俊。自注。浙卷七百餘人。余獨分得六十卷。就中五丁神力尤輪囷。紅霞噴薄作星火。元氣蒼蔚暉朝曦。骨驚心折且揮淚。練時良吉齋肅陳。經句不寐探消息。那知鐵羽投邊塵。文字遼海沙蟲耳。司中司命何歡嗔。更有無雙國士長沙子。孕育漢魏真精神。沈精選理蹀鮑謝。暗中劍氣騰龍鱗。侍御披沙豁雙眼。手持示

我咨嗟頻。自注、湖明九四卷五策冠場、文更高妙、予決其爲魏君源、翩然雙鳳冥空碧。會見應運翔丹宸。萍蹤絮影亦偶爾。且看明日走馬填城闈。定庵是歲三十有五。後三年。始擢南宮。禮部卽卒。於是年。默深至乙巳始登第。則禮部不及見矣。

內務府糜費

滿員之任京秩者。以內務府爲至優厚。相傳承平時。內府堂郎中。歲入可二百萬金。近年內務府大臣。多由堂郎中積資升擢。如立山之多藏厚亡。亦以任堂郎中最久。家資累千萬。故爲拳匪所瞰也。乾隆朝。汪文端公由敦一日召見。上從容問卿味爽趨朝。在家亦曾用點心否。文端對曰。臣家計貧。每晨餐不過雞子四枚而已。上愕然曰。雞子一枚。需十金。四枚則四十金矣。朕尙不敢如此縱欲。卿乃自言貧乎。文端不敢質言。則詭詞以對曰。外間所售雞子。皆殘破不中上供者。臣故能以賤直得之。每枚不過數文而已。上乃領之。列朝惟宣廟最崇儉德。道光三十年間。內府歲出之額。不過二十萬。堂司各官。皆有臣朔欲死之歎。上一日思食片兒湯。令膳房進之。次晨。內務府卽遞封奏。請添置御膳房一所。專供此物。尙須設專官管理。計開辦費若干萬金。常

年經費。又數千金。上乃曰。無爾。前門外某飯館。製此最佳。一盤直四十文耳。可令內監往購之。半日。復奏曰。某飯館已關閉多年矣。上無如何。但太息曰。朕終不以口腹之故。妄費一錢而已。以萬乘之尊。欲求一食物而不得。可慨也。同治時。穆宗大昏。購皮箱一對。亦尋常市上物。不過數十金者。而報銷至每對九千餘兩。文文忠力爭之。不能得也。

道光時南河官吏之侈汰

銅瓦廂河決以前。治河有兩總督。北督駐濟甯。南督駐清江浦。北河事簡費細。繁劇迺遜南河。方道光中葉。天下無事。物力豐厚。南河歲脩經費。每年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以供官吏之揮霍。一時飲食衣服。車馬玩好。莫不鬥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河防如是。普通吏治。益可想見。宜乎大亂之成。痛毒遂遍於海內也。某河帥嘗宴客。進豚肉一盤。衆賓無不歎賞。但覺其精美。迺非凡品而已。宴罷。一客起入廁。見死豚數十。枕藉院中。驚詢其故。乃知頃所食之一盤。卽此數十豚背肉集腋而成者也。其法閉豚於室。屠者數人。各持一竿。追而秩之。豚負痛。必叫號奔

走。走愈亟。撲愈甚。待其力竭而斃。亟剖背肉一鬩。復及他豚。計死五十餘豚。始足供一席之用。蓋豚背受挾。以全力護痛。則全體精華。皆萃於背脊一處。甘腴無比。而餘肉則皆腥惡失味。不堪復充烹飪。盡委而棄之矣。客聞之。不覺慘然。宰夫夷然笑曰。窮措大眼光。何小至是。吾執爨甫兩月。已手剗數千豕矣。此區區者。曾何足顧問耶。其烹鵝掌之法。用鐵籠籠鵝于地。而熾炭其下。旁置醃醬之屬。有頃地熱。鵝環走不勝痛。輒飲醃醬自救。及其死。則全身脂膏。萃於兩掌。厚可數寸。而餘肉悉不堪食矣。有食駝峰者。選壯健橐駝。縛之於柱。以沸湯澆其背。立死。菁華皆在一峰。而全駝可棄。一席所需。恒斃三四駝。又有吸猴腦之法。尤爲慘酷。選俊猴。被之錦衣。穴方桌爲圓孔。納猴首孔中。柱之以木。使不能進退。乃以刀刺其毛。刮其皮。猴不勝痛楚。叫號聲極哀。然後以沸湯灌其頂。用鐵椎擊破顱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其腦吸之。每客所吸。不過三二勺而已。此不過畧舉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稱是。甚至食一豆腐。而製法至有數十種之多。且須於數月前。購集材料。選派工人。統計所需。非數百金。不能餐來其一箸也。食品既繁。一席之宴。恒歷三晝夜不能畢。故河工燕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

終席者。各廳署自元旦訖除夕。非國忌。無日不演劇。每署幕客數十百人。遊客或困頓無聊。乞得上官一刺。以投廳汛各署。無不立即延請。有賓主數年。曾未一謀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逾旬月必饋燕席。幕中人爲樗蒲戲者。得赴帳房支費。皆有常例。防汛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五日者。同人爭羨。以爲至榮。其歸也。主人必有酬勞。百金至數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署中有執事之幕客。沾潤尤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新翰林携朝貴一紙書。謁河帥。河帥爲之登高一呼。萬金可咄嗟致。舉人拔貢。携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也。驕奢淫佚。一至于此。此真有史以來所未聞者。釀成大劫。不亦宜乎。

曹杜兩相得謚文正之由

國朝漢大臣。易名得正字者凡八人。一湯睢州。二劉諸城。三朱大興。四曹欽縣。五杜濱州。六曾湘鄉。七李高陽。八孫壽州。較宋明兩朝。過之倍蓰。嗚乎盛矣。綜而論之。劉曾之道德功業。洵足當正字而無媿。睢州之爲人。有謂其爲僞君子者。大興晚年。耽嗜宗教。自謂能與呂仙問答。其事甚怪。其飾終之典。所以備極寵榮者。則以和相弄權時。大興

于仁廟。實有調護之功耳。此其事人人所習知。壽州則無毀無譽之愿人。于國事無大關繫。姑不具論。若歛縣濱州兩公。則於國家治亂之關。三朝授受之際。實有非常絕大之關繫。天下之士。或有未盡悉其始末者。爰追憶曩時所聞師友之緒論。泚筆紀之。亦三朝得失之林也。

宣宗成皇帝在位三十年。衣非三澣弗易。宮中用款。歲不逾二十萬。內務府堂司各官。皆貧困欲死。其儉德寔三代後第一人。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莫能及也。然而三十年中。吏治日媮。民生日困。勢窮事極。釀成兵禍。外擾海疆。內興赭寇。遂以開千古未有之變局。所謂上有堯舜之君。而下皆共鯨之佐者。眞道光朝之謂矣。夫以宣廟之聖明。何至不知吏治之媮。民生之困。所以然者。由言路之壅塞致之。而言路所由壅塞。則皆歛縣一人之力耳。上晚年頗倦勤。而一時言官。多好毛舉細故。相率爲浮濫冗瑣之文。以塞責。上初猶勉強延納。久益厭之。欲懲戒一二。以警其餘。則又恐言路爲之沮格。歛縣以漢首相直軍機。上一日從容語及之。歛縣因造膝密陳曰。是無難。凡言官所上章疏。無間所言何事。但摘出一二破體疑誤之字。交部察議。懲戒一二人。言者必駭

服 聖衷之周密。雖一二筆誤。猶不肯輕易放過。況其有關繫之大者。嗣後自不敢妄逞筆鋒。輕上封事矣。在上無拒諫之疑。而可以杜妄言者之口。計無便于此者。上聞奏大喜。如其所言。未幾。言官相戒以言事爲厲禁。而科道兩署七八十人。皆寒蟬仗馬矣。歛縣之巧伺人主意。藉公論以逞私意者。率皆類此。上天性仁厚。以其外觀之忠謹也。絕不之疑。雖有言其奸者。上亦不肯信。及其歿也。猶痛惜之。賜卹恩旨。有獻可替否而人不知之語。蓋其所以固寵者深矣。嘉慶以前。殿廷考試。大臣奉派閱卷。皆先文詞而後書法。未有摘一二破體字。而抑高文于劣等者。至歛縣始用此術衡文。不但文詞之工拙。在所不計。即書法之優劣。亦不關重要。但通體圓整。無一點畫訛錯。即可登上第。蓋當時承乾嘉考證學派之餘波。士子爲文。皆以博奧典實相尙。歛縣素不學。試卷稍古雅者。輒不得其解。故深惡而痛絕之。後來主文衡者。樂其簡易。相率效尤。於是文體頽而學術因之不振矣。道咸兩朝功令文字。最爲卑陋。皆歛縣一人啓之也。祁文端旣賞以小學提倡後進。輦下學派。始稍稍振起。然遠遜乾嘉之盛矣。此條

達縣吳季清先生友一內務府老司官旅人某君。年七十餘矣。通籍道光末。歷事四朝。內廷故事。綦熟。嘗爲述道咸閒遺事。多人閒所不得知者。云。宣廟晚年。最鍾愛恭忠親王。欲以大業付之。金合緘名時。幾書恭王名者數矣。以文宗賢。且居長。故遂巡未決。濱州時在上書房行走。適授文宗讀。微窺上意所在。欲擁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勳。一日。上命諸皇子校獵南苑。故事。皇子方讀書者。奉命外出。臨行時。必詣師傅處請假。所以尊師也。是日。文宗至上書房。左右適無人。惟濱州一人。獨坐齋中。文宗入。行禮畢。（皇子見師傅。皆長揖。）問將何往。以奉命校獵對。濱州乃耳語曰。阿哥至圍場中。但坐觀他人馳射。萬勿發一槍一矢。并當約束從人。不得捕一生物。復命時。上若問及。但對以時方春和。鳥獸字育。不忍傷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也。阿哥第以此對。必能上契聖心。此一生榮枯關頭。當切記無忽也。文宗既至圍所。如所囑行之。是日。恭王所得禽獸最多。方顧盼自喜。見文宗默坐。從者悉垂手侍立。怪之。問其故。文宗曰。吾無他。但今日適不快。弗敢馳逐耳。日暮歸復命。文宗獨無所獻。上詢之。具如濱州所教以對。上大喜。

曰是真有君人之度矣。立儲之議遂決。後數歲。宣廟上賓。文宗甫御極。即晉濱州爲協揆。未及正綸扉而遽薨逝。上聞訃。爲之失聲。親往奠醢。追贈太師。予諡文正。飾終之典。悉視大學士例有加。嘉道以來。漢大臣追贈太師者。僅公一人而已。蓋非惟追懷典學之勤。亦以報其擁戴之勤也。國朝列聖之文學。以文宗爲最優。蓋亦濱州啓沃之力云。

穆相權勢之重

順德羅椒生尙書惇衍。涇陽張文毅公芾。雲南何根雲制府桂清。三人同年登第。入翰林。年皆未弱冠。且同出湯海秋農部房。海秋爲之狂喜。賦三少年行者也。時道光未造。穆鶴舫相國彰阿執政。炙手可熱。張何兩公皆附之。獨椒生尙書絕不與通。散館後。初考試差。三人皆得差。命既下。尙書往謁潘文恭。文恭問見穆中堂否。曰未也。文恭駭然曰。子未見穆相。先來見我。殆矣。尙書少年氣盛。不信其說。亦竟不往。次日。忽傳旨羅惇衍年紀太輕。未可勝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人皆知穆所爲也。其權力回天如此。國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尙書一人而已。實則張何之年。皆小于羅

也。考是年登科錄羅十九張十八何十七

道光末。五口通商之約。穆一人實專主之。王文恪既薨。祁文端尙力爭。然文端在軍機爲後進。且漢大臣不能決事。故穆愈得志。然王祁兩公之忠。宣廟未嘗不深知之。傳聞和局既定。上退朝後。負手行便殿階上。一日夜未嘗蹙息。侍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歎。旋入殿。以硃筆草草書一紙。封緘甚固。時宮門未啓。命內侍持往樞廷。戒之曰。俟穆彰阿入直。即以授之。并囑其毋爲祁騫藻所知。蓋即諭議和諸大臣畫押訂約之廷寄也。自是上遂忽忽不樂。以至棄天下。

蒲城王文恪公鼎。道光末。以爭和議。效史魚尸諫。自縊死。其遺疏嚴劾穆相彰阿。穆大懼。令其門下士。以千金啗文恪公子仇。且以危詞脇之。遂取其遺疏去。而別易一稿以進。人皆知爲涇陽張文毅爺所爲。而不知其謀實定於文毅同縣人聶灃之手。聶字雨帆。以拔貢朝考一等。官戶部主事。入直軍機處。爲穆相所深倚。旣得文恪遺疏。穆相面許以大魁酬之。是時聶已捷京兆試矣。及禮部試屆期。穆相授以關節。且徧囑四總裁。十八同考官。時同考官有某侍御者。晉人也。夙倔強。生平未嘗趨謁穆相。得穆囑。陽諾

之。及入闈。聶卷適分某侍御房。侍御亟肩諸篋中。而固鑕之。榜既定。獨不得聶卷。王司房考。相顧錯愕。羣知爲侍御所匿也。因議搜遺卷。至某侍御房。侍御故爲佻僚狀曰。吾某夕不謹。致一卷爲火所燼。榜發後。不得不自請議處矣。公等所求者。得非即此卷乎。衆知無可爲。廢然而返。聶此歲亦補缺。不復應禮部試。後聶官至太常少卿。穆敗。聶亦謝病歸。回匪之亂。首擾涇陽。涇陽爲西北商旅所輻輳。繁盛亞漢皋。賊故首趨之。衆謀城守。議廣積芻粟。聶以官貴爲衆紳領袖。謂賊可旦夕平。城決無久守理。而其家有積粟數千石。可規善價也。乃倡議賊方苦乏食。故所至鈔掠。今積粟城中。是招之使來也。力爭不令一粟得入城。後賊圍城年餘。城中食盡。守禦具一無缺。獨人皆餓仆。莫能乘城。城遂陷。所失以數千萬計。涇陽不守。而西北之元氣盡矣。嗟夫。僉壬之爲禍也烈哉。文恪諸子。既賣其父。後來文恪墓志。撰文者仍穆彰阿也。於力爭和議事。竟不及一字。文恪其不瞑矣。

張船山侍御之直節

遂甯張船山先生。書畫妙一時。性伉爽。無城府。由檢討遷御史。上官日連上三疏。一劾

六部九卿。一効天下各督撫。一効河漕鹽政。或謂之曰。子不慮結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爲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爲達其意。若無意於此者。吾將其身分擡高。至於如此。慚媿之不暇。又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題一斷句云。奇鷹瞥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動乍低頭。沈思擊何處。讀此詩。可想見其風采矣。

道光朝兩儒將

道光季年。英吉利擾浙海。定海之陷。三總兵死焉。三總兵者。山陰葛壯節公雲飛。湖南鳳皇廳鄭忠節公國鴻。甯河王剛節公錫朋也。鄭葛兩公。皆以儒將著。葛公有四十自傷詩。爲人傳誦。其詩曰。馬不嘶。風劍不鳴。等閒已老健兒身。近來不敢窺明鏡。恐照頭顛白髮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足與岳忠武滿江紅詞莫等閒白了少年頭之句。後先輝映矣。葛公之授命也。義勇徐保求其屍。得諸竹山門下。時雨霽月明。見公立厓石前。半面已爲賊削去。左目猶睽睽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盍歸見太夫人乎。乃行。嗚呼。敵愾之志。將母之忱。歿而猶不能忘哉。鄭公文學甚優。而尤精經術。著有詩經疏義行世。

文宗輓林文忠聯

林文忠之薨也。文宗御製聯語輓之曰。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違。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洒英雄。讀之者莫不感泣。世傳文忠居恒常自誦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兩語不置。不知爲成句。抑爲文忠自譔也。

林文忠公遺詩

林文忠詩不多作。而勁氣直達。音節高朗。最近有明七子。相傳公戌新疆時。有出嘉峪關四律云。雄關百尺界天西。萬里征人駐馬蹄。飛閣遙連秦樹直。繚垣斜壓隴雲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蒼茫入望迷。誰道殺函千古險。回看祇是一丸泥。東西尉候往來通。博望星槎笑鑿空。塞下傳笳歌敕勒。樓頭倚劍接空同。長城飲馬寒宵月。古戍盤雕大漠風。除是盧龍山海險。東南誰比此關雄。敦煌舊戍委荒烟。今日陽關古酒泉。不比鴻溝分漢地。全收雁磧入堯天。威宣貳負陳尸後。疆拓匈奴斷臂前。西域若非神武定。如何此地罷防邊。一騎纔過即閉關。中原回首淚痕潸。棄繻人去誰能識。投筆成功老

亦還。奪得焉支顏色冷。唱殘楊柳鬢毛斑。我來別有征途感。不爲衰齡盼賜環。

林鄧唱和詩詞三則

文忠不以文學名。而餘事倚聲。亦入南宋之室。其月華清和鄧嶢筠尙書沙角眺月韻云。穴底龍眠。沙頭漚靜。鏡奩開出雲際。萬里晴同。獨喜素娥來此。認前身金粟飄香。拚今夕羽衣扶醉。無事更憑闌。想望誰家天際。憶逐承明隊裏。正燭撒玉堂。月明珠市。鞅掌星馳。爭比輦塵風細。問烟樓撞破何時。怪燈影照他無睡。宵霽。念高寒玉宇。在長安里。喝火令和嶢筠云。院靜風簾卷。篁疏月影捎。閒拈新拍按瓊簫。惹得隔墻眠柳。齊嫋小蠻腰。自關清涼界。斜通宛轉橋。家山休悵秣陵遙。翦取吳紈。寫取舊烟梢。喚取幽禽入畫。相對舞雲翹。風情如許。亦復何減歐范。

嶢筠尙書諱廷楨。江甯人。文忠由江督使粵。治鴉片案。尙書實爲粵督。兩公志同道合。誓澹沈災。權貴忌文忠。因並及尙書。兩公先後成邊。而粵事遂不可爲矣。尙書督粵時。有高陽臺一首。卽咏文忠焚鴉片事也。詞云。鴉度冥冥。花飛片片。春城何處輕烟。膏膩銅盤。枉猜繡榻閒眠。九微夜爨。星星火。誤瑤窻多少華年。更那堪。一道銀潢。去貸天錢。

星查恰到牽牛渚。歎十三樓上。暝色凄然。望斷紅牆。青鸞消息誰邊。珊瑚網結千絲密。乍收來萬斛珠圓。指滄波細雨歸帆。明月空舷。已亥歲除。文忠留鎮兩粵。而尙書移督兩江。持節鄉里。人尤榮之。二公以庚子元旦受代。其臨行時。留別文忠。有換巢鸞鳳。一首云。梅嶺烟宵。正南枝意癩。北葢香饒。甚因催燕睨。底事趁鴻遙。頭番消息恰春明。蓼汀杏梁。青雲換巢離亭柳。漫縮線繫人蘭橈。思悄。波渺渺。簫鼓月明。何處長安道。洗手諳姑。畫眉詢堵。三日情懷應惱。新婦無端置車帷。故山還許尋芳艸。珠瀛清者襟期兩地都曉。此兩則皆可入詞林紀事中。尙書在新疆時。有百字令一首。祭東坡生日云。九疑雲黯。更忽忽去跨。南飛孤鶴。天上瓊樓寒自好。偏向瓊田飄泊。磨蝎身宮。飛鴻爪跡。生氣還如昨。海山兜率。舊遊應許尋著。儂亦珠嶠餘生。乘風縹緲。來聽龜茲樂。一種天涯萍與絮。腰笛而今零落。北府兵銷。西州路遠。歸夢時時錯。華年知幾。翠尊聊爲公酌。宋于廷序尙書詞集。謂其通籍以至持節。居處飲食。無改寒素。惟於音律。殆由夙授。分寸節度。有顧曲風。於古人之詞。靡不博綜。所自製則雍容和雅。纖掣之音。迭濫之響。無從犯其筆端。所存無多。所託甚遠。非過譽也。文忠少尙書十歲。嘗言尙書年已

七十而細書精妙。猶不肯用黠隸。足見先輩養氣之厚。

尙書賜環。先文忠一年。文忠以詩送之曰。得脫穹廬似脫圍。一鞭先著喜公歸。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漫道識途仍驥伏。都從遼渚羨鴻飛。天山古雪成秋水。替浣勞臣短後衣。回首滄溟共淚痕。雷霆雨露總君恩。魂招精衛曾忘死。病起維摩幸

告存。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轉無言。玉堂應是回翔地。不憊生還入玉門。尙書由諫籍貫編脩

疑朝尙書亦有和詩云。秋淨天山正合圍。忽傳寬大許東歸。餘生幸保精魂在。往日沈

思事業非。遇雨羣疑知並釋。搏風獨翼讓先飛。河梁自古傷心地。無那分携淚滿衣。事如春夢本無痕。絕塞生還獨戴恩。未必菑蘭香共擘。要留蒼桂性常存。百年多難思招隱。半壁殷憂敢放言。此去刀鋸聽續唱。遲公歸騎向青門。

陶文毅識左文襄

左文襄之初舉秋試也。禮部報罷回籍。侏僚甚。館醴陵書院山長。脩脯至菲。幾無以給朝夕。時安化陶文毅公。方督兩江。乞假回籍省墓。是時輪舶未通。吳楚往來。皆遵陸取道江西。文毅。聖眷方隆。奉優詔。馳驛回籍。地方官吏。供張悉有加。醴陵爲贛湘兩

省孔道。縣令特假書院爲行館。囑文襄撰書楹帖。其上房之聯曰。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印心者。文毅家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曰印心石。故文毅齋名。即以印心石屋命之。召見時。慕陵嘗從容詢及也。文毅觀楹帖。激賞不已。問縣令孰所撰。令具以文襄名字對。即遣輿馬迎之。至談一日夜。大洽。立延入幕府。禮以上賓。文毅得子晚。其公子尙在髫齡。而文襄有一女。年與相若。文毅一日置酒。邀文襄主。酒半。爲述求昏意。文襄遜謝不敢當。文毅曰。君母然。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吾老而子幼。不及覩其成立。欲以教誨累君。且將以家事相付託也。文襄知不可辭。即慨然允諾。未幾。文毅騎箕。文襄經紀喪事。挈公子歸里。親爲課讀。且部署其家事。內外井井。如文毅在時。陶氏族人。欺公子年幼。羣謀染指。賴文襄爲之禦侮。得無事。文毅藏書綦富。文襄暇日。皆遍讀之。學力由是日進。一生勛業。蓋悉植基于是時也。

桂林寇警軼聞

粵西撫幕。有陳君者。年八十餘矣。在撫幕數十年。金田之亂。固所目擊。嘗爲人述粵匪圍桂林時事。至可駭笑。省城被圍。先後二年餘。於時撫桂者爲長沙勞文毅公崇光。所

恃以爲守者。撫署親軍三百餘人。武巡捕某弁統之。民團五百餘人。紳士張某統之。駐城中。湖南援軍千餘人。駐城外。賊雖圍城。實未嘗一日進攻。蓋其精銳已悉數北趨。留桂林者。半皆老弱罷病。本不欲戰。聊以牽制而已。土人初尙畏賊。久之。乃與賊相忘。省城四門扃其二。惟開西門。以通樵采。民或出城。路經賊壘。賊亦不過問。賊中食物偶缺。亦時時入城購買。長髮鬚鬚然。紅布帕首。游行街市間。人共知其爲賊。賊亦不自諱。城中小將較。皆與賊通款曲。酬酢往來。而團總張紳。蹤跡尤密。令節朔望。賊營常置酒。招張紳與諸官飲。張紳諸官。皆坦然赴之。醉飽而歸。亦時時置酒請賊目。以答其意。惟必在城外。不敢公然延客人城而已。桂林被圍久。餉源斷絕。公私埽地赤立。主客軍不滿二千人。欠餉皆積年未發。軍士知其不可得也。亦相與安之。文毅一日怒某弁。詬之甚厲。某弁不能堪。怏怏出。語軍士曰。當此世界。猶向我輩使上官身分耶。吾行即辭差。不能鬱鬱久居此矣。衆皆曰。君去。固不敢留。然吾輩欠餉如何者。某弁曰。吾已失歡於大帥矣。安能更索欠餉。君輩自向大帥理論可耳。於是有數人據撫署大堂。自訴飢苦者。俄而增至數十人。噪聲漸厲。文毅在內室聞之。則自出彈壓。甫及門。矛鋒已自門內

出矣。始悚然退歸。召某弁至。譙讓之。使以大義安慰衆心。某弁辭不往。文毅大怒。乃坐以激變軍心。而下諸臨桂獄。別簡一人爲親軍督。一面令司道府縣安撫變兵。許以餽至即發。諸軍士亦本不欲與巡撫爲難。聊藉此爲戲。以抒其憤懣而已。得諸官撫慰。亦遂散去。如是者又數月。某弁被禁久。意忽忽不自聊。一日忽上書文毅。自稱從戎數年。一無建樹。中路蹉跌。實所不甘。與其羈死囹圄。何如戰死沙場。倘蒙恩釋出。當率所部殺敵致果以報。文毅得書。笑曰。某特欲出耳。然果能出戰。亦大佳事。即召之至。面獎其勇敢。謂曰。汝所將特三百人耳。烏能與賊戰。某弁曰。尙有張紳所統團練五百人在。可令彼爲後勁。某當力效前驅。文毅首肯。即以令箭召張紳至。語以故。張紳大驚。念今日乃言戰耶。然不敢違巡撫令。姑許諾。遂相率出城。壓賊壘而陣。鳴鼓大譟。賊出視。亦大驚。迎謂曰。彼此相安。耦俱無猜久矣。今奈何遽以此面目相向耶。某弁不答。麾衆直前搏戰。賊始知其真欲戰也。亦蜂擁拒敵。不食頃。某弁與三百人者。遂皆併命稱國殤矣。張紳徐至。頓足曰。今茲敗矣。某弁全軍覆沒。吾何以復命。癡立良久。即馳去。逕赴賊壘。令從者以被虜歸報。團勇皆桂林城中無賴子。惟張紳能統馭之。張紳旣去。軍無統率。

諸軍士日爲暴閭市。官吏不敢詰。命他紳接統。則皆辭以不能。文毅無如何。則謀贖回張紳。乃遣使者詣賊營商之。賊目允贖。而要以大砲四尊。紅縐十疋。爲交易之媒介。使者歸復命。文毅難之曰。紅縐無足重輕。大砲胡可畀賊。外人聞之。其視吾輩爲何如人耶。復命使者往。議以數百金爲大砲代價。賊目不允。必欲得砲而後可。使者歸。諸官相顧無策。藩司某進曰。今旣無用砲處。砲之在我與在賊。庸何擇焉。但勿令士民知之耳。請聲言允給紅縐。不允給砲。而密以縐纏砲身。使人但見爲縐。不見爲砲。昇而置諸城外。俾賊自取之。不亦可乎。文毅亦颯然曰。君眞善辦事者矣。如其計行之。而張紳果歸。

曾文正公遺事

金陵之初復也。有蕭山一士人。自稱浙省教職。謁文正軍門。雄談大睨。不可一世。文正心奇之。偶談及下僚欺蔽之難杜。某正色曰。受欺不受欺。顧在己如何耳。某盱衡當世大人君子。惟有中堂至誠感人。人自不忍欺。若左太保之嚴氣正性。人不敢欺。然以較中堂。已落第二義。至如某某諸公。則人卽不欺。而已顧常疑其欺。或已被欺。而反不疑其欺者。比比是也。文正大服。撫髀稱是不置。因語之曰。吾幕府諸賢。子可徧謁之。月旦

其優絀以語我。某諾而出。次日復命曰：軍中多豪偉士，然某於其間得二君子人焉。文正驚詢之，則涂制府宗瀛、郭中丞柏蔭也。文正益心折稱善，乃待爲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製砲船未幾，忽挾千金遁去。所可以聞請發卒追捕，文正默然良久曰：休矣，置之可耳。所司莫測其意，惘然退。文正乃咄咄獨坐，自循其須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皆匿笑，聞其人卒折節爲善士，爲諸生以終。

左文襄軼事

左文襄之捷秋試也。與同年生湘潭歐陽某同舟北上。一日文襄伏几作書，歐陽生問何爲，曰：作家書耳。有頃舟已泊，文襄匆匆登岸，縱眺書檣置几上，尙未緘封也。歐陽生因取視之，書中叙別家後情事，了無足異者。惟中間叙及一夕泊舟僻處，夜已三鼓，忽水盜十餘人，皆明火持刀入倉，以刃啓已帳，已則大呼，拔劍起，力與諸賊鬥，諸賊皆披靡，退至倉外，已又大呼追之，賊不能支，紛紛逃入水中，頗恨已不習泅，致羣盜逸去，不得執而殲旃也。歐陽生讀之大愕，自念同舟已十餘日，果有此事，已何以不知，然家書特鄭重其事，又似非子虛，因召文襄從者問之，亦愕然不知，又召舟人問之，皆矢言實。

無其事。未幾。文襄徐步返舟。歐陽生急詰之。文襄笑曰。子非與我同夢者。安知吾所爲耶。歐陽生曰。夢耶。何以家書中所言。又若真有其事也。曰。子真癡人矣。昨晚吾偶讀後漢書光武紀。見其叙昆陽之戰。雲垂海立。使人精神飛舞。晚卽感此夢。乃悟前史所叙戰事。大半皆夢境耳。安知昆陽之役。非光武偶然作此夢者。子胡爲獨怪我耶。信矣。癡人之不可與說夢也。

吳縣吳清卿中丞之督學陝甘也。按試至蘭州。於時左文襄甫肅清關內。方布置恢復新疆之策。文襄固夙以武侯自命者。平時與友人書札。常署名爲今亮。中丞下車觀風。卽以諸葛大名垂宇宙命題。文襄聞之。甚喜。次日班見司道。故問新學使昨日觀風。其命題云何。司道具以對。文襄撚髭微笑。不語者久之。徐曰。豈敢豈敢。

左文襄聯語

先外祖巴陵劉湘浦先生諱樹森。弱冠以刑名學遊幕秦中。歷佐諸節使幕四十餘年。爲文章宗法柳州。簡練峭潔。奏牘之文。一時無兩。每遇極繁瑣瑣屑之事。他人數十語所不能盡者。先生輒以數語了之。而曲折奧窔。無不畢舉。以是名動九重。咸豐中。曾

卓如中丞望顏入覲。文宗曾以先生名垂詢。士論以爲至榮。先生之薨也。左文襄以一聯輓之曰。約秦法三章。弱楚材一個。聯長盈丈。作擘窠書。字徑幾二尺許。爲文襄生平極得意書。有勸諸舅氏以此泐諸墓門者。以尺度過長。竟不果。

左文襄遺議

左文襄戡定西垂。功名與會李塔。然實有未盡滿人意者。其奏疏鋪排戰功。半屬子虛。所以奏廓清之績者。純恃招降以集事耳。肅州之役。一敗塗地。幾不能軍。幸虜酋無遠志。涎降人待遇之優。排衆議而就撫。關內賴以奏肅清。然亦危矣。近讀江都史繩之中丞念祖復程伯宇一書。其詆訶甚至。史晚節爲人不足重。而此書則不可謂非實錄也。今節錄於下。(上畧)足下來書。下詢邊徼漢唐之形勢。近代之變遷。每欲作札畧述近日攻剿之機。邊民流離之慘。輒咄咄不能置一語。嗟乎。塞則猶是也。漢唐守備之故。形勢阻隔之險。久不復聞矣。方謂山遷河改。無事法古。安問當年形勢乎。國朝乾嘉之間。撫馭箝制。漫不復稽。遑問漢唐乎。嗟乎。幸僕筆拙目短。不足準古證今。以報足下之命。不然。將歷攷其羈縻之失。而追錄其傾覆拙鈍之由。曲述其遁飾之隱。屠戮之虐。搜

括羅織之苛。使九邊泣血之死聲。千里暴骨之慘狀。一旦而畢呈於足下之前。亦足下之所不忍聞也。足下乃謂僕之西行。可以有爲乎。昔者顏子將之衛。請於夫子。夫子曰。噫。若殆往而刑耳。僕雖不敏。獨不懼死于暴人之前乎。（下畧）甘肅僻處天西。風氣朴樸。士人僅知帖括。兵興十餘年。未有能著一書。以述攻戰之蹟者。文襄持節西征。又極力牢籠士大夫。結其歡心。使不持異議。故竟無一人能發其驕憤粉飾之情狀。嗚乎。使多忠勇不死。關隴可百年無患也。幕燕之危。巖壇之險。孰實爲之。江統徙戎之論。讀之有餘悲已。聞人言史少年時。目不知書。既貴。乃折節嚮學。此文鬱津稟岸。直摩唐人之壘。非規撫兩宋。以時文爲古文者所能。不可謂非奇士也。

李文忠公遺事

甲午以前。人皆譽李文忠媚外。今溝猶奮儒。尙持此論。不知文忠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甲午以後。且益厲焉。其對外人。終不以文明國人待之。此老倔強之風力。今安得復覩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當易海船。日人已於岸上。爲供張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文忠銜馬關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履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竟宿

舟中新船至。當乘小舟以登。詢知爲日本舟。遂不肯行。船主無如何。爲于兩舟間架飛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總署也。總署故事。凡外國使至。必以酒果款之。雖一日數至。而酒果仍如初。即此項已歲糜數千金。公至署。諸使來謁。署中依例以酒果進。公直揮而去之。曰。照例。外賓始至。乃款以酒果。再至則無之也。諸使皆色變。然竟不能爭。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忠王亦苦之。公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爾今年年幾何矣。外人最惡人詢問年齡。然懾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則是與吾弟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竟蹶踏而去。自是氣燄少殺矣。丁酉歲暮。俄使忽以書來求見。公即援筆批牘尾曰。准於明日候晤。時南海張樵野侍郎在座。視之愕然曰。明日歲除矣。師尙有暇晷。會晤外人乎。俄使亦無大事。不過攪局耳。不如謝却之。公慨然曰。君輩眷屬皆在此。兒女姬妾。團欒情話。守歲迎新。惟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俚。不如招三數洋人。與之嬉笑怒罵。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輩可無庸來署。老夫一人當之可矣。其佗僚如此。

閩文介遺事

朝邑閻文介公敬銘。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老。未第時。嘗就大挑。甫就班。跪。某親王遽抗聲曰。閻敬銘先起去。公深以爲恨。常慨然歎曰。一歲三落第。而會試不與焉。蓋公於是歲試中書教習。皆被擯也。其後入翰林。改官戶部。胡文忠奏調總辦東征糧臺。疏中有閻敬銘氣貌不處。而心雄萬夫之語。未幾即超擢藩臬。晉撫山東。東事既定。公亦乞病解組。以故居逼近大河。時虞水患。乃徙居解州之運城。光緒元年。秦晉大飢。奉命偕曾忠襄公督辦晉賑。吉州牧段鼎耀。冒侵振款。奏斬以徇。諸官吏皆惕息。莫敢翫法。晉人歌詠其事。至以比包孝肅。辛巳冬。與南皮張文達同被召命。長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兩。癸未春。奏結雲南報銷案。公與樞臣同入見。奏對至三時許。太后以某事問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問彼。后顧公亦曰。丹翁以爲何如。公聞命。皇悚萬狀。亟免冠叩首。衆皆不喻其故。后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誤稱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宮中語及汝。未嘗不以字也。一時聞者。以爲異數。光緒甲申。法越事亟。北甯失守。慈聖下手詔。責樞臣襄贊無方。盡退恭忠親王以下諸公。而以禮親王世鐸及文介張文達額勒和布諸公代之。時高陽李文正。以協辦大

學士降調侍郎。協揆一缺。應由吏部具題請旨。先一日。召樞臣面議。文介力保文達。及徐蔭軒相國。慈聖猶豫久之。曰。用他們不如用你。文介亟頓首謝。不允。次日。枚卜之命遂下。

文介長戶部數年。其最有力之改革。即以漢司員筭理北檔房是也。故事。天下財賦總滙。皆北檔房司之。而定例。北檔房無漢司員行走者。以故二百餘年。漢人士大夫。無能知全國財政盈絀之總數者。文介爲戶部司員時。夙知其弊。及爲尙書。即首建議。謂滿員多不諳握算。事權半委胥吏。故吏權日張。而財政愈勞。欲爲根本清釐之計。非叅用漢員不可。當時滿司員尙無所可否。而胥吏皆懼失利權。百計沮之。文介毅然不少動。幸是時。慈聖眷公方殷。竟從其請。邦計出入之贏縮。至是乃大暴於天下。此亦滿漢權力消長之一大事也。

文介既得政。忽失慈眷。此中蓋有秘密之關繫。論者舉謂慈聖方興三海。願和園之役。而文介斬不與款。以此惡而逐之者。猶是皮相之論也。初。文介極敬戚畹某上公之清節。某上公亦極意交驩文介。文介遂力請以某上公爲滿尙書。冀收和衷共濟之

益。某上公既爲尙書。則又進福文愼。銀於文介。文介亦器其材。奏爲戶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與文愼既同得志。朋比而傾文介。所以齟齬者備至。文介遂以此積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初以久疾。請解機務。專辦部事。疏上遽得請。都下皆駭然。莫喻其故。然此時文介雖筦部。而權力已大。遜爲尙書時。故常請假不至署。會江西布政使李嘉樂。署陝西布政使李用清。皆奉旨開缺候簡。二李皆一時廉吏。爲文介所舉而被疆臣劾罷者也。命下文介方在告。遽奏辨贛陝兩撫之誣。請旨收回成命。疏入。奉旨嚴行申斥。責以不諳國家體制。公於是遂決浩然之志矣。然其歸也。猶溫旨慰諭。俾馳驛歸里。食全俸。且戒以國有大事。宜隨時以所見入奏。及其薨也。乃僅贈太子少保銜。一切輔臣恩澤。俱不得與。故事。輔臣身後。必晉三公。即不能。亦當贈太子太師。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後飾終之典。乃以二品銜予之。國朝二百年閒。蓋公一人而已。是時幾並予謚。而靳之。賴南海張樵野侍郎力爭。始得請。內閣原擬清勤愨介四字。硃筆獨點用第四字。亦不滿之意也。

光緒乙巳冬。薄遊漢臯。宿漢陽兵工廠。廠吏某君。咸同時舊人也。年七十許矣。猶及事

胡文忠爲述文忠及朝臣闕文介公遺事甚悉。文介之署鄂藩也。文忠已薨。官文恭爲總督。新繁嚴渭春中丞樹森。繼文忠爲巡撫。嚴公原籍渭南。蓋屋季午山方伯宗壽。知武昌府。皆文介鄉人也。故事兩司必兼督撫總營務處銜。故能節制諸將領。某弁者。文恭之變童也。文恭寵之甚。令帶衛隊。且保其秩至副將。某居然以大將自居。恃節相之寵。勢張甚。視兩司蔑如也。一日帥親兵數人。闖城外居民家。奸其處女。女哭誓不從。以刃環築殺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縣皆莫敢誰何。文介聞之。大怒。急上謁督署。某弁固知文介之必不赦已也。先入督署。求教于文恭。文恭匿之。有頃。文介已上謁。文恭辭以疾。文介稱有要事。必欲面陳。如中堂不可以風。即臥室就見。亦無妨。闕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則中堂病。必有痊時。俟其痊。必當傳見。吾即居此以待可耳。命從者自輿中。以襪被出。曰。吾即以司道官廳爲藩司行署矣。臥起于官廳者三日。夜。文恭囑司道。勸之歸署。必不可。文恭窘甚。以嚴李兩公與文介同鄉。急命材官延之。至。澆其爲調人。而自於屏後竊聽之。二公譬諭百端。文介終不屈。誓不斬某弁。不還署。文恭無所爲計。乃自出相見。即長跽。文介岸然仰視。不爲動。嚴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

屈體至此。公獨不能稍開一面網乎。文介不得已。則趨扶文恭起。與要約。立斥某弁職。令健兒解歸原籍。立啓行。無許片刻逗留。文恭悉允諾。乃呼某弁出。令頓首。文介前謝。再生恩。文介忽變色。叱健兒執詣階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畢。立發遣以行。事訖。始詣文恭前。長揖謝罪。然文恭由是益敬憚文介。且密疏保奏。俾撫山東。文介之執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廢公義。又豈能求之於今日哉。

倭文端沮開同文館

同文館之始開也。朝議擬選閣部翰林官年少聰穎者。肄業館中。時倭文端方爲首揆。以正學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張盛藻。遂奏稱天文算法。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時傳誦。以爲至論。雖未邀俞允。而詞館曹郎。皆自以下喬遷谷爲耻。竟無一人肯入館者。朝廷歲糜巨款。止養成三數通譯才耳。方爭之烈。恭忠親王奏命文端爲同文館大臣。蓋欲以開執其口也。文端受命。欣然策騎蒞任。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朝廷知其意不可迴。亦不强之。文端之薨也。巴陵謝麀伯太史。以聯輓之曰。肩正學於道統絕續。

之交。誠意正心。講席敢參他說進。奪我公於國是紛紜之日。攘夷主戰。明朝無復諫書來。當時士大夫見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皆以漢奸見擯于清議也。國之不競。諸君子烏能辭其責哉。雖然。今日國家固已興學矣。固已重用留學生矣。而效果究何在耶。吾恐文端諸人。方齒冷于地下。而持用夷變夏之說者。且益張其蹊而助之攻也。噫。

恭王用人之公

光緒癸未春。豫撫李鶴年以王樹汶案革職。孝欽召見樞臣。謀代者。高陽李文正舉。今相國定興鹿公。寶文靖舉。覺羅成孚。兩人皆藩司。資望相埒。孝欽疑未能決。顧問恭忠王。當與何人。王對曰。成孚亦甚好。但滿員。恐不諳民間利病。豫省吏治甚頹敝。不可不簡授清望之員以矯之。用成不如用鹿。議遂定。會河督梅啓照亦緣是案罷斥。乃命成孚署河督印務。賢王之立賢無方如此。

朱提督洪章遺事

曾忠襄之克秣陵也。大將李臣典蕭孚泗。咸膺上賞。錫封子男。而不知悉黔將朱洪章一人之功。李蕭皆噲伍耳。洪章黔之鎮遠人。胡文忠爲鎮遠守。洪章以親軍隸麾下。文

忠壯之。及陳臬湖北。遂挈以自隨。肅清武漢。實爲首功。文忠太夫人壽。洪章使酒罵座。忤其曹偶。文忠慮不爲諸將所容。因遣從曾文正軍。文正因使帥精銳數千人。隨忠襄。擣金陵。忠襄部下皆湘將。洪章以黔人孤立其間。每有危險。輒以身當其衝。以此知名。忠襄益倚重之。初開地道於龍脖子。垂成而陷。健兒四百人殲焉。皆洪章部下也。二次地道成。忠襄集諸將。問孰爲先入者。衆皆默無言。洪章憤。願一人爲前驅。從烟燄中躍上缺口。以矛援所部。肉薄蟻附而登。諸將從之入。城遂復。臣典於次日病卒。忠襄好語慰洪章。使以首功讓臣典。而已次之。洪章慨然應諾。及捷報至安慶。文正主稿入奏。乃移其次第。以洪章爲第四人。於是李蕭皆封子男。而洪章乃僅得輕車都尉。殊不平。謂忠襄語及之。忠襄笑而授以佩刀曰。捷奏由吾兄主政。實幕客李鴻裔高下其手耳。公可手刃之。洪章一笑而罷。其後終雲南鶴麗鎮總兵。張文襄督兩江時。洪章猶在。然閑廢久矣。文襄爲奏起之。使募十營。駐守蘇浙間之金山衛。軍紀肅然。市廛不擾。未幾。以積勞觸發。舊傷卒於軍。吳人至今猶感其惠云。

張汶祥案異聞

春冰室野乘

張汝祥刺殺馬新貽一案。當時問官含糊了事。以故事後異論叢起。大抵皆謂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汝祥爲友復仇。近人且以其事演成新劇。幾於鐵案不可移矣。然以蒙所聞。則有大異者。張初在髮逆軍中。爲李侍賢裨將。金陵既下。侍賢南竄閩廣。數爲官軍所敗。汝祥知其必亡。陰懷反正之志。會有山東人徐姓者。仕爲武職。被賊掠去。適與汝祥同營。二人遂深相結納。謀同逃。誓富貴無相忘。未幾。竟得脫。時馬已官浙撫矣。徐與同鄉。故相識。遂留其幕下。爲材官。而張則展轉至甯波。開小押當自給。一日張至杭訪徐。徐留與飲酒酣。徐忽慨然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古人信不吾欺。以堂堂節帥之尊。而竟甘心外嚮。曾無人發其覆者。而吾儕小人。不幸被擄。伺便自脫。官府猶以賊黨疑之。或竟求生得死。天下不公之事。孰有甚于是者。張異其言。固詢之。徐乃言。旬月前撫帥得一無名書。發視之。新疆回部某叛王之僞詔也。馬新貽故回回種人僞詔畧云。現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關東下。所有江浙一帶征討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云。馬得書。即爲手疏以報。略言大兵果定中原。則東南數省。悉臣一人之責。張聞言大憤。拍案叫曰。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以洩憤。已而馬下令禁私開押店。盤利害民。而張肆遂被封。益落魄無

徑殺馬之志益決。未幾，馬已擢任江督。張適以事詣金陵，遂謀行刺。是日，焉未曉已出閩操。歸署時，甫黎明。張潛伏箭道門側以俟。會有一山東人，漂泊白下，求馬資助者，輿甫入門。其人即攔輿遞呈。馬探半身出接呈。張狙出進刃。刃從脅下入。本向上。張又力絞之。使下向。迨刃抽出，已卷作螺旋形矣。其用力之猛如此。馬既飲刃，即大呼謂左右曰：扎著了。南人不明北語，誤扎爲找。故疑二人本相識，因以有復仇之說也。馬死時家有兩妾，皆四十許。蓋從馬已廿餘年矣。張既被獲，羣擁之入署。兩司集訊之。張據地跌坐。抑使蹠，卒不肯。但問上坐者何官。曰：臬藩兩司也。笑叱曰：兩司那配問我。請將軍來。我始肯言耳。有頃，將軍至，訊其何以行刺。則曰：請先飭制臺家屬，一律出署。再遣兵役圍其內宅。我方肯說。將軍以語不倫，斥之。則曰：若是吾終不肯言矣。窮詰之，終不吐一語。不得已，乃屏左右，誘使吐實。始以徐語告。且曰：公不信，第遣人往搜其秘篋，苟不得僞詔者，吾甘伏反坐之罪。問官聞此，咸大皇惑。不欲與大獄。故矯爲獄詞，而亟磔張于市。實則終無確供也。莫子偲先生之弟某，于時署江甯府，親覩其事云。

林夫人書稿

八十八

沈文肅公夫人林氏。爲文忠公女。其乞援饒廷選。以保廣信府城事。人艷稱之。而書稿則多未之覩。亟錄於此。書云。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聞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豫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時已迫。招募恐無及。縱倉卒得募。恐返驅市人而使戰。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貴溪又於昨日不守。人心皇皇。吏民商賈。遷徙一空。署中童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障。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孫吳不能爲謀。賁青不能爲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後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竇志。至今以爲深痛。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閭士民。不喻其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太

守明晨得餉歸後。當再專牘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爨以犒前部。敢對使百拜。爲七呂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高心夔遺事

故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宗室肅順。爲三凶之魁。卒以大逆伏誅。然其才識。在一時滿大臣中。實無其比。髮逆蕩平之由。全在重用漢臣。使曾胡諸公。得盡其才。人第知其謀之出于文文端慶。而不知帷幄之謀。皆由肅主持之。徒以戊午科場大獄。爲科甲中人所切齒。故惡而不知其美耳。肅雖痛恨科甲。而實愛才如渴。一時名士。咸從之遊。湘潭王闈運。湖口高心夔。其尤著也。方左文襄之佐湖南幕府也。爲蜚語所中。疾之者爭欲置諸死地。禍幾不測。微肅之論救。必無幸矣。方獄事急時。文襄故交某君。走京師。詣高謀之。高卽入言於肅。肅曰。論救吾當力任之。然必外廷漢官。有上疏言之者。上必垂詢。某乃可盡言。不然。某素不與外官交通。上所深知。今無端言此。適以啓上疑耳。高出謀于衆。衆皆畏禍累。莫敢應者。吳縣潘文勤。時官翰林。慨然單銜入奏。請以百口

保左宗棠無他。上果持其疏，詢諸樞臣。肅頓首奏：潘祖蔭國家世臣，所保必可信，請姑寬之，以觀後效。因乘機極言：滿將帥腐敗不可恃，非重用漢臣不可。上大感動，即可潘奏。文襄獲無事，旋即大用。而曾文正督師之局，亦定于此時。肅之功，故可沒哉。文襄歷任閩、陝、兩江，於京朝士大夫，嚮不致餽冰炭，獨於文勤，每歲必以千金爲贐。終終身無間。高舉已未進士，相傳禮部放榜後，肅爲之竭力揄揚於公卿間，必欲以第一人處之。及覆試，保和殿。欽命詩題，官韻限十二文，而高誤押入元韻一字，因置四等。罰停殿試一科。肅亦爲懷喪無已。次歲庚申，恩科，高臚唱列入二甲。肅於朝考前一日，探得詩題，爲紗窓宿斗牛，得門字。唐人孫逖夜宿雲門寺詩也。亟召高至，密以題紙授之。且勗曰：此番好爲之。朝元當可望也。入場，題下果符。滿場三百人，無識出處者。高意得甚，自命不作第二人想。出場後，持詩稿即往謁肅。肅覽之，頓足曰：完矣。完矣。蓋通首除官韻外，其七字皆押入十一真部也。翌日榜發，復列四等。引見得歸班銓。選王壬秋嘗戲以聯語贈高曰：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嘻，謔而虐矣。自肅伏法後，高益潦倒無聊。文襄由陝督入軍機，高猶旅食京師也。文襄出督兩江，亟爲高報捐道員。

指分江南。囑其先行到省以俟。高引見舉。即由海道南下。文襄由內地徐徐行。抵瓜洲。司道以下官。皆渡江迎謁。獨不見高來。奇之。俄度江。至金陵城外。高猶未來。文襄不能忍。詢諸藩司某。某愀然對曰。高道於昨日逝矣。文襄亟往臨哭之。爲不怡者累日。嗟夫。迷信家恒謂君相能造命。豈其然哉。高號伯足。江西湖口人。同治末年。官吳縣知縣。光緒七年卒於吳中。

延樹南宗伯之大節

光緒丙戌三月。孝欽太后率德宗恭謁東陵。至定東陵。孝貞顯皇后陵也。鑾輿甫至。未行禮。先詣配殿小憩。所司以禮節單呈進。后閱之。色頓不懌。擲之地。命另議以進。蓋照例拈香進酒。須跪拜。故后不願也。是時高陽李文正爲漢尙書。聞命。色變。戰栗不敢出一語。滿尙書延樹南宗伯煦獨奮然曰。此不能爭。國家何用禮臣爲。公不敢言。我當獨面奏。即肅衣冠入見。跪殿門外。大言曰。太后今日至此。兩宮垂簾聽政之禮節。無所用之。唯當依顯皇帝在時儀注行之耳。后聞奏。失色。命之起。公對曰。太后不以臣不肖。使得待罪禮曹。見太后失禮而不敢爭。臣死無以對祖宗。不得請誓不敢起。后不得已。可其奏。公乃徐謝恩起。當是時。同列皆汗流浹背。公

從容如平時。卒成禮而後歸。是科會試政十一日入場、蓋車駕初八日始還京也、

九十二

薛雲階司寇之法學

前明六部權最重。爲部郎者。率視外任如左遷。國朝官制。無異明代。而部權之衰。則一落千丈矣。士大夫起家進士。任曹司二三十年。京察注上考。始得一麾出守。同儕望而羨之。真有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之慨。噫。可以觀世變矣。諸曹司事權。皆在胥吏。曹郎第主呈稿畫諾而已。惟刑部事非胥吏所能爲。故曹郎尙能舉其職。刑部事統于總辦秋審處。額設提調坐辦各四人。主平亭天下秋審監候之獄。必在署資深。且深通律學者。始獲充是選。長安薛雲階尙書九升。官提調十餘年。始獲外簡。甫六歲。復內擢少司寇。洊長秋官。掌邦刑者。又二十年。終身此官。其律學之精。始集古今之大成。秦漢至今。一人而已。嘗著一書。以大清律例爲主。而備述古今沿革。上溯經義。下逮勝朝。比其世輕世重之迹。求其所以然之故。而詳著其得失。以爲後來因革之準。書凡數十冊。冊各厚寸許。卷帙繁重。竟無人能爲任劄削者。恐日久終不免佚闕矣。尙書清癯疲削。若不勝衣。而終日端坐讀書無倦容。語音極小而清朗。每在稠人大會

中忽發一言。雖坐離數丈者。亦聞之。歷歷不啻促膝對話。而大聲雄辯者。其音反爲所掩。蓋壽相亦異稟也。嘗言士大夫一生。學問爲一事。科名爲一事。官職名譽。又各自別爲一事。等是四者。古今殆罕其人。以王荊公之道德氣節。而宋儒至儕諸盧杞。包孝肅使生於兩漢時。在酷吏傳。亦不過僅居下駟之列。而至今婦孺皆知。奉爲神明。名實何必相符。史冊安有定論耶。嘗爲嘉興沈乙盦述之。乙盦歎息以爲至言。

寶文靖遺事二則

恭忠親王在政府。與寶文靖相得。王恆呼文靖爲龜。一日退值偕行。過一豐碑下。王指負碑之鼯鼠。戲文靖曰。此爲何物。文靖正色對曰。王爺乃不識此物乎。此龍生九種之一耳。王亦鼓掌大笑。

寶相國退閒後。常語門下士曰。吾他日身後。得諡文靖。於願足矣。及其薨也。易名之典。適符素志。蓋門下士具以公意啓樞臣。而樞臣爲之乞恩也。

多忠勇公軼事

中興諸將之善戰者。以多忠勇公隆阿爲最。公之戰功。始於東南。而終於西北。東南戰

事最久。而不如西北關繫之重。蓋其在東南。不過攻城野戰之勛。而在西北則仗鉞專征。獨當一面也。同治元年。陝回亂起。朝廷以勝保爲欽差大臣。帥師西征。勝保在皖北。頗著聲績。及西入關。則銳氣頓挫。株守省垣。日縱淫樂。不敢言戰事。言者交章論劾。詔逮治入京。而以公代之。回匪逆巢。在渭北者凡三城。最東曰羌柏。在同州。迤西有蘇家溝。再西爲渭城。蘇家溝渭城。皆在咸陽境。賊於渭城建府治。蓋居然以僞都視之矣。公督師入關。徑趨羌柏。力戰三日。夜克之。殲悍賊幾盡。移師西指。羣賊懾公威。蘇渭兩城。皆一鼓下。陝回皆西走甘肅。大軍方欲上隴。而蜀匪驟出山。據盩厔鄠縣。乃移師而南。盩厔甫下。公亦致命。千鈞之弩。傷於鼯鼠。惜哉。回逆最悍耐戰。過粵匪遠甚。賴公先後十餘戰。盡梟其魁桀。左軍西征。直因公成局而藏其事耳。微公造攻於先。後來成敗。未可知也。然公苟不死。則必舉逆孽而盡殄之。平慶涇固閒。無花門蹤跡矣。文襄後來招撫。直出于不得已。車箱之峽。隱憂方大。安得起公九京。而付以西垂之事哉。

公致命後。秦人德之甚。雖婦孺無不下淚者。而駐防旗丁。獨深憾之。方賊之圍攻省城也。官軍分城而守。東北隅在滿城內。故旗營主之。佐領某。潛輸款於賊。約爲內應。期以

六月望夜。分賊昇雲梯。由東北角樓下登城。而某自城上援之。至期。大風雨。賊所持草炬皆溼不能然。迷失路。反向北行。奔馳至曉。則已在渭濱。去城四十里矣。某得賊賄千金。欲奄有之。其黨大憤。遂上變。將軍乃斬某以徇。賊旋敗退。城幸得全。公既抵陝。聞其事。乃震怒。立奏誅同某者數十人。而盡革旗營月餉。當是時。旗丁衣食無所資。相率拆售屋材以餬口。鬻子女賣婦者相屬也。公薨後。繼任者始奏復之。故旂丁憾公特甚。至今公專祠中。春秋社賽。旗人無一至者。

國朝列女傳三人

曾見達縣吳季清先生所纂筆記。有紀國朝列女三事。云聞之湘潭王壬秋。後讀壬秋湘綺樓全集。有此三傳。而所紀詳畧各不同。第一傳香妃事。以孝聖憲皇后爲主。與季清所紀。宗旨更互異。因憶而錄之。以備異聞。季清殉節三衢。盡室國殤。遺箸悉葬之。烈火中矣。錄此三事竟。猶想見宣南冷寺中。掀髯劇談時也。黃墟腹痛之感。不禁涕泗之交集矣。

回部王妃某氏者。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國人號之曰香妃。或有繩其美於

中土者。高宗純皇帝微聞之。西師之役。將軍兆惠陞辭。上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窺其異。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師。先密疏奏聞。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護視起居維謹。慮風霜跋涉。致損顏色。兼以防其自殊也。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官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上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令宮人善言詞者諭以指。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決不肯效兒女子。汝汝徒死。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上如強逼我。則吾志遂矣。聞者大驚。譁其侶。欲共劫而奪之。妃笑曰。無以爲也。吾衽衣中尙有如此刃者數十計。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如強犯我者。吾先飲刃。汝輩其奈何。宮人不得要領。具以語白。上亦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即復出。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息也。則命諸侍者日夜邏守之。妃既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監者所夕不離側。卒無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潸然泣下。上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今其地尙無恙也。時孝聖憲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上毋往西內。且曰。彼既終不肯自屈。曷弗殺之以成其志。無

已則權歸其鄉里乎。上雖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數年，會長至園丘大祀。上先期赴齋宮。太后矚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詣慈甯宮。妃既至，則命鑿宮門。雖上至不得納。乃召妃至前，問之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耶？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頓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聞關萬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雪耻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眞贅旒，無甯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下感且不朽，語罷泣數行下。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殯室中縊之。是時上在齋宮，已得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不得入，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啓，傳太后命引上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面色猶含笑也。乃厚其棺斂，以妃禮葬之。

舊史氏曰：吾讀亡國之史，至于晉羊后、北齊馮淑妃、南唐小周后之遺事，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卽孟昶宮人費氏賦詩見志，慨國無男，未嘗不志節佼佼，然卒之失身宋祖，雖異辭自解，潛祀故君，然亦兒女子之愛情而已。未足以爲訓也。

今世所祀張仙，起於宋世，本花藥夫人在宮中潛祀孟昶，一日蘇祖見而問之，則說以張仙對，謂婦人祀此像者，可以生男，蘇祖乃釋然，宋人說部中，多載其事。

嗚乎！孰謂域外遠夷巾幗中，乃有荆河

豫讓其人耶。錢牧齋襲芝麓之徒。可以媿死矣。

旗人某氏女者。父爲驍騎校。夫婦老而無子。且家赤貧。恃女針黹以養。縫紉瀝廚之事。悉一身兼之。女略識文字。有暇。則聚鄰童。教以識字。藉博升合資。時咸豐初年也。一日禁中選秀女期屆。女名在籍中。聞報。抱父母慟哭。念已入宮。父母老無依。且展轉死溝壑。欲奉親以遁者數矣。故事。無問官民家女。旣當選。則以官監守之。慮其遁也。女旣不克脫。不得已。屆期。隨衆往。排班候駕於坤甯宮門外。時天甫黎明也。是時金陵甫失守。羽書絡繹至。上憂勞旰食。每樞臣入見。議戰守事。輒至日昃。乃退。民家女初入宮禁。已戰栗不自勝。又俟駕久。罷倚不能耐。重以飢渴交迫。相向飲泣。監者叱之曰。聖駕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衆聞言。愈戰懼欲絕。女勃然起。厲聲語監者曰。去室家。辭父母。以入宮禁。果當選。即終身幽閉。不復見其親。生離死別。爭此晷刻。人孰無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況鞭笞乎。且赭寇起粵。嶠閩。不數載。悉長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將帥之臣。汲汲謀戰守。以遏賊鋒。保祖宗大業。而猶留情女色。強擥民家女。幽之宮禁中。俾終身不獲見天日。以縱己一日之欲。而棄宗

社于不顧。行見寇氣迫宮闕。九廟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笞鞭乎。監者大驚。急掩其口。而上適退朝。御鞚已至前矣。因共縛其手。牽詣上前。抑之跪。女猶倔強。不肯屈膝。初女所言。上已微聞之。至是復笑。問其故。女仍侃侃然奏如前語。上欣然喜曰。此真奇女子也。亟命釋其縛。令引入宮中。朝見。皇后時某邸方喪偶。謀續娶。因以女指昏焉。而罷所選秀女。使皆甯其家。

舊史氏曰。甚矣人主聽言之難也。往往師保疑丞。諫議拾補。竭其法語異言。疏十上而不能一紓天聽者。匹夫匹婦兒女子之流。顧能以一言感之。且其言恆有常人所不堪者。而英君誼辟。獨能欣然容之。豈不奇哉。聞諸故老。列祖列宗之文學。以文宗爲最優。御極之初。天下欣欣。有小堯舜之稱。然曾文正奏進孫文定三習一弊疏。請銘諸座右。聖意怫然。幾欲降旨詰責。賴祁文端從容申解。乃已。疏中所言。較庶女呼號之詞。其順逆當不可同日語矣。乃彼所苦心孤詣而不能得者。此獨於立談閒得之。誠以危言抗論。適中肯綮。且一出中心惻怛之至誠。而絲豪無所矯飾故耳。然非文宗之聖。又胡能紆尊從諫若此哉。嗚乎。此其所以撥亂反正。而卒基中興之烈也歟。

某氏者。河南民家女也。生而奇慧。鄉里以針神譽之。少失怙恃。鞠於兄嫂。兄嫂皆鍾愛之。爲擇配甚苛。故及笄猶無人委禽也。女一日以麥草織雨笠。窮工極巧。鉤心鬥角。竭數十日力。僅成一具。持付兄。俾詣市售之。曰。第索價百金。無增減。有購者。卽詢其里居。姓字而謹識之。兄訝曰。一笠耳。惡能直百金。持以過市。人不將疑我狂耶。女曰。第如我言行之。必有購者。如其竟無人。不怨兄也。嫂在側。默喻其意。知女意在擇偶也。因促其夫如妹言。兄不得已。持以出。閱三日。無人問價者。意女特警言耳。日暮。倦欲歸。忽一少年翩然來。迎與語。衣履脩潔。神宇閒雅。兄故所相識。隣村某高材生也。見所持笠。異之。把玩不釋手。問持此何爲。以求售對。詢其價。以百金對。生沈思久之。恍然悟。卽邀兄詣其家。出百金授之。而留其笠。兄微以言叩之。則生猶未娶也。歸告妻。使以語妹。女果首肯。亟以媒氏往。婚遂成。卜日親迎以歸。伉儷果綦篤。壻家故無舅姑。惟夫婦二人。倡隨之樂。誠萬戶侯不與易也。生寶愛艸笠甚。令女爲製錦韜。藏其中。出必冠之。無間晴雨。歸必手自拂拭。韜而懸之帷中。以爲常。數年後。女舉一子。已呀呀學語矣。生有所善某富室子者。嘗求昏于女。女以其無行。却之。至是益妒生之得美婦也。謀所以間之者。乃

陽納交焉。恆招生爲詩酒會。因道之爲狹邪遊。生惑焉。出輒數日不歸。女憂之。乃婉語曰。昨某君來吾家。吾於屏後窺其人。目動而言肆。是殆有異圖。不可近也。生未以爲然。笑置之。一日醉歸。忽易笠而帽。女訝問之。則已爲某乘醉攫去矣。女默然。亦無一言。生倦而酣寢。曉始醒。則獨臥於床。訝女胡蚤作。呼之不應。亟起視。已縊於窗櫺間矣。生駭極。木立大痛。茫不知其故。俯視碎錦狼藉地上。拾審之。卽所以韜笠者。始悟女所以死。乃大痛悔。號泣數日。亦感疾死。此事與湘綺樓集大異

舊史氏曰。易有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女者。可謂能見幾者矣。生之寶愛是笠也。非笠之足寶。寶製是笠者之人耳。夫以造次不肯相離之物。忽慨然舉以與人。而弗之惜。寵移愛奪之機。朕矣。女也不死。其將坐待爲班姬之扇。樓東之珠乎。嗟乎。使淮陰而知此。則必無雲夢之禽。使陸敬輿而知此。則何至有忠州之謫。古今豪俊奇偉之士。如劉誠意者。庶其近之矣。

李蓮英女弟之指昏

李監蓮英有一妹。國色也。辛卯壬辰間。年甫逾笄。尙未適人。李數繩其美於 孝欽。遂

召入內侍起居。李妹故慧黠，善伺人意。孝欽寵之甚，呼爲大姑娘。每日上食時，惟李妹及繆素筠女士侍。后左右同案而食。皇后及諸妃嬪，皆立伺於旁。一日某福晉入宮候起居，福晉于孝欽爲姊妹，入宮相見，未嘗賜坐。是日請安畢，忽賜坐。福晉驚悚，逡巡不敢即坐。孝欽微哂曰：「吾所以賜坐者，豈爲爾乎？」爾不坐，大姑娘不敢坐。彼漢裝纖足，那能耐久立乎？福晉憤甚而不敢言，歸即發病。蓮英之進其妹，本欲效李延年故事而不悟。上非漁色之主，所圖竟不遂。蓮英之甚，上此亦其一原因也。內務府司員某者，年少貌美，適喪妻。孝欽遂爲李妹指婚焉。武進屠敬山水部，嘗結一廬詩集，中有宮詞二首，其一云：「偷隨阿監入深宮，與別宮人總不同。太母上頭宣賜坐，不教侍立繡屏風。」又某君小游仙詞中一首云：「漢宮誰似李延年，阿妹新承雨露偏。至竟漢皇非重色，不將金屋貯嬋娟。」即咏此事也。

廚役高識

甘肅牛制府鑑，少時家甚貧，徒步走千餘里，至西安，肄業關中書院，無以給饗，常寄食於院中之廚役某叟家。某叟偉其氣宇，知必大用，不責償也。牛後通籍，報以千金。

及督兩江。某叟猶健在。年逾七十矣。家亦小康。因往訪牛。牛留之署中。及鴉片戰事起。牛附和奕山伊里布等。力主和議。陷陳忠愍裕靖節於死。某叟乃大憤。馳書告其子。舉家中產業。凡以牛贈金營運所殖者。悉斥賣之。匯其銀至江南。計逾二千金。乃持以謁牛曰。牛先生。昔吾所以解衣推食者。以子氣貌英偉。將來必大用。爲國家名臣耳。豈望報乎。今子乃誤國至此。吾義不受子之惠。請以昔所贈。及歷年所得子金悉還之子。吾仍爲廚役。不慮餓死也。牛亟起謝。竟拂衣去。告貸于鄉人。乃得歸。聞牛同鄉述此事。惜竟不知其姓名矣。牛先生者。牛昔爲諸生時。某叟常以相稱者也。

沈副憲之知遇

高宗純皇帝訓政時。三省教匪方熾。宵旰憂勤。視朝較平時恒早數時。一日召樞臣俱未至。獨章京吳熊光入直。遂蒙召對。是日卽降旨。以熊光爲軍機大臣。嗣後無召見章京者。光緒甲申春。恭忠親王寶文靖李文正諸公之出軍機也。是日諸公皆已至直廬。方預備入對。忽奏事內監傳旨。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見。而單召領班章京沈源深進內獨對。於是諸公始知有大處分。前數日固毫無音息也。是日承諭擬旨述。

旨。皆沈一人爲之。沈河南祥符人。由進士部郎入直。是時方官大理寺卿。故事領班章京。迴翔未久。必補軍機大臣。沈又承特達知遇如此。衆謂不日必當國矣。未幾。升副憲。照例出樞廷。乃竟數年不遷。僅於庚寅恩科。典禮部試。旋即下世。竟未得與爰立之選。信乎升沈之有命也。

某太史遺事兩則

某相國者。講學家也。其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時。延一新留館之某太史。爲諸孫授讀。相國生平。固深惡吸食雅片烟者。太史到館數月。賓主極相契。相國方自喜爲諸孫得良師。一日太史獨坐齋中。整檢箱篋中物。篋底固藏烟具。方一二拂拭刮磨。而生徒突自外入。亟掩藏之。則已無及矣。諸公孫下學歸。因爲相國言之。相國乃頓足太息。歎知人之不易。且惜太史之少年自暴棄也。偶退朝回。步至書齋。就太史談。移時。因及吸烟之害。遂反覆痛切言之。太史悚息。側聽良久。倏肅然起立。涕泗被面曰。某雖愚。亦知師言必爲某而發。某不肖。未嘗奉教于大君子之前。少時偶因疾病。藥餌無靈。友朋因以吸烟勸。爾時不知其害。貿然從之。沈溺此中者十年矣。今聞師言。如夢初覺。十年來殆不

可爲人。自今日起。誓當痛絕之。相國見其意誠。轉抱不安。慰之曰。君旣因病吸烟。驟絕之。恐宿疾復發。但有志戒絕。漸進可耳。太史曰。不然。改過貴於勇猛。向不知其爲害。相與安之。今旣知其非義。則斯須不可淹留。朝聞道夕死之謂何。即使觸發宿疾。遂致不救。不猶愈於爲吸烟之人以終乎。乃即相國前啟篋。盡取其烟具出。毀而棄之。相國大歎異。所以慰藉之良厚。太史自此。日危坐齋中。不出跬步者兩月餘。相國諭知之。乃益服其進德之猛。改過之速。爲生平所未見。留館授職。未十年。遽保列京察一等。擢守雄郡。實則太史生平並不吸烟也。

太史一日偕同官詣院接見。掌院學士每月三次詣院。至則召諸翰林來署。坐談數刻。每班十八人。自清秘堂辦事諸員外。罕有得見掌院者。故爲此制。使堂風得常相見。藉以察其人之賢否也。相國從容問曰。君比讀何書。太史答曰。數日以來。未嘗讀書。適購得菊花數十盆。羅列廳事中。終日靜坐其間。爲養心之一助而已。相國乃咨嗟太息曰。數日未與君相晤語。所見又進一步矣。但君必觀花始能養心。若老夫則空所依傍。雖目中未接一物。而此心常覺活潑潑地。似當較勝君矣。太史栗然改容應曰。吾師造詣。已至顏子心齋坐忘境界。豈門生之所敢望。門生不過畧有周茂叔

綠滿窻前草不除之意耳。始兩人問答時。旁坐九人已不禁失笑。恐失儀。皆竭力抑制之。至此。不復能忍。竟哄堂大笑。遂匆匆而散。

浙案異聞

浙江葛畢氏一案。爲光緒初四大案之一。自經部審平反。久成信讞矣。乃以蒙所聞。則頗有與當時案牘異者。蓋葛品連雖未被謀害。要非良死。葛畢氏亦實非良家婦也。畢故餘杭土妓。楊乃武與縣令劉錫彤之子皆昵之。楊以諸生武斷鄉曲。常恃劉爲護符。劉亦藉楊爲爪牙。故二人相得甚歡。而以畢氏爲之媒介。楊旣捷秋試。家計頓裕。畢氏遂議委身事之。謀旣定。爲劉所偵知。乃大憤。於是謀所以陷楊者。而適有品連死事。品連者畢之夫。魯而懦。畢平時故庸奴畜之。品連不能堪。因乘間服阿芙蓉膏以死。劉調知之。則大喜。即召品連之出母某氏者至。餌以厚賄。俾投狀訴冤。稱子被二人者謀死。縣令遠楊及畢氏至。脅以嚴刑。五毒備施。不勝楚。皆引服。浙之士大夫則起而大憤。謂楊雖非端人。而品連實非所謀害。縣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鉏之耳。乃合詞控諸都察院。然葛品連之服毒果實。則楊之冤終無由雪。故堅稱品連實病死。而非毒斃。後事下

學使者覆訊。仍以原讞上。浙京官益恚。再疏爭之。而刑部提訊之。旨下部檄至浙。令縣令親解屍棺入都。浙紳聞之大懼。亟謀乘夜啓品連棺以它屍易之。劉令故貪鄙。署中吏役。莫不恨之。次骨。故無一人洩其事者。劉令行時。尙陽陽自得。語人曰。品連服毒。固確。楊乃武終無由卸罪。吾行騎款段出都門矣。旣抵部。部臣奏請開棺蒸驗。先照例詢劉令是否眞苦主屍棺。劉答以無訛。且循例具親供甘結。棺旣開。劉乃大愕曰。此似非眞屍矣。問官叱之曰。爾已具結于先。今尙何狡辨爲。劉遂俛首無一辭。案旣結。楊及畢氏皆釋放。巡撫學使臬司及歷次承審道府州縣皆革職降調有差。劉令發黑龍江。遇赦不赦。時年已七十矣。

鎮平王樹汝之獄

河南南陽府鎮平縣猾胥胡體安者。盜魁也。河南以多盜故。州縣皆多置胥役。以捕盜爲名。大邑如滑杞。隸卒皆多至數千人。實則大盜卽窟穴其中。平時徒黨四出。劫人數百里外。哀其所得。獻諸魁。大府捕之急。則賄買貧民爲頂兇以消案。有司顛預。明知其故而莫敢究詰。盜風乃益熾。體安兇猾。尤冠其曹。一日使其徒劫某邑巨室。席所有以

去。鳴諸官。案久未破。巨室廉知體安所爲。則上控司院。巡撫涂宗瀛檄所司名捕之。體安大窘。陰與諸胥謀。以其家童王樹汶者。僞爲己。俾役執之去。樹汶初不肯承。諸役私以刑酷之。且廷以定案後決無死法。樹汶始應諾。樹汶年甫十五。尪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真盜也。縣令馬翥者。山東進士也。聞體安就獲。則狂喜。不暇審真僞。遽馳牘稟大府。草草定案。當樹汶大辟。於時體安已更姓名。充它邑總胥矣。樹汶猶未之知也。刑有日。樹汶自知將赴市。乃大呼曰。我鄧州民王樹汶也。安有所謂胡體安者。若輩許我不死。今乃食言而戮我乎。監刑官以其言白宗瀛。宗瀛大駭。亟命停刑。下所司覆鞫之。卒未得要領。樹汶自言其父名季福。居鄧州。業農。乃檄鄧州牧朱刺史。光第逮季福爲驗。未至而宗瀛擢督兩湖以去。獄事遂中變。河道總督李鶴年。繼豫撫任。開歸陳許道任愷者。甘肅人也。先爲南陽守。嘗讞是獄。又與鶴年有連。於是飛羽書至鄧。阻朱公。俾勿逮季福。且以危言怵之。朱公慨然曰。民命生死所繫。曲直自當別白。豈有相率煬蔽。陷無辜之民。以迎合上官者耶。任愷使其黨警說百端。終不爲動。竟以季福上。使與樹汶相質。則果其子也。愷始大慙。知是獄果平反。已且獲重咎。百計彌縫之。豫人之官御史者。

乃交章論是獄。說頗侵鶴年。鶴年初無意袒愷。然出身軍旅。素簡貴。不屑親吏事。又志言路之持之急也。遂一意力反宗瀛前議。然樹汶之非體安。則已通國皆知。無可掩飾。則益傳會律文。謂樹汶雖非體安。然固盜從。在律強盜不分首從。皆立斬。原讞者無罪。時樹汶入獄已五年。初止爲體安執爨役。或曰變童也。並無從盜事。而讞者必欲坐以把風接贓之律。於是樹汶遂爲此案正兇。而官吏之誤捕。體安之在逃。悉置之不問矣。言者益大譁。劾鶴年庇愷。於是有一派河督梅啓照覆審之命。故事欽差治獄。皆令屬官鞠之。大臣特受成而已。河工諸僚佐。什九鶴年故吏。夙承鶴年意。啓照已衰老。行乞休。不欲顯樹同異。竟以樹汶爲盜從。當立斬。獄遂成。言者爭之益力。吳縣潘文勤時長秋官。廉得其實。乃奏請提部覆訊。且革馬壽職。逮入都。於時趙舒翹方以郎中總辦秋審。文勤專以是獄屬之。研鞠數月。始得實。行具奏矣。而鶴年使其屬某道員入都爲游說。某故文勤門下士。文勤入其說。遽中變。幾毀舊稿。仍依原讞上矣。趙爭之甚力。曰。舒翹一日不去秋審。此案一日不可動也。方爭之烈。文勤忽丁外艱去官。南皮張文達繼爲大司寇。文勤亦旋悟。貽書文達。自咎爲門下士所誤。所以慰留趙者甚力。疏上。奉

旨釋樹汶歸。戊馬竊及知府馬承脩極邊鶴年啓照。及臬司以下。承審是獄者。皆降革有差。而朱公已先以他事罷吏議。則任愷喉鶴年爲之也。方三法司會稿時。豐潤張學士佩綸著副憲閱疏稿。援筆增數語于牘尾曰。長大吏草菅人命之風。其患猶淺。啓疆臣藐視朝廷。漸其患實深。云云。輦下士大夫。莫不歎爲名言。一時督撫。皆爲之側目。其實此語亦有所本。當光緒丁丑刑部治葛畢氏獄。給事中王昕疏劾浙撫楊昌濬。疏中大意。卽此數語也。

今禮部侍郎張亨嘉於時以大挑知縣。需次東河。啓照之派員獻案也。亨嘉與焉。獨持議平反。不肯附和鶴年黨。比提部。部檄查取諸承審官職名。亨嘉請去己名。啓照不許。乃請咨會試。陳牒刑部。述此案始末綦詳。以是免議。旋即於是科成進士。入翰林。義甯陳撫部寶箴時官豫臬。當朝命啓照覆訊也。陳公固心知樹汶冤。以啓照爲其鄉先輩。冀力爭。得轉圜。而啓照中先入言。卒不從。及部檄至。有謂陳公可據此自辨者。陳公謝之曰。吾不欲自解以招人過也。遂同臬吏部議。獄之起。當光緒己卯。訖癸未春。始議結。今二十八年矣。豫人談斯獄者。猶曰。微朱公。樹汶無生理也。然體安卒無恙。朱公號杏齋。浙江歸安人。

禮部侍郎祖
謀之先德也

王可莊太守失歡於竇文靖

閩縣王可莊太守仁堪。光緒丁丑。以進士第一人入翰林。方其未捷時。以舉人官內閣中書。才名固已藉甚。諸巨公爭欲羅致門下。是科竇文靖以次揆主會試。得太守喜甚。已而文靖又奉命充教習庶吉士。庶常館大課。賦題爲靈壽杖。官韻中有相字。太守賦云。危不持而顛不扶。焉用彼相。文靖閱之。大怒。以爲有意諷己也。遂終身不與太守相見。

輓聯

陳叟庵學士會辦南洋海防。丁母憂歸里。豐潤張幼樵學士以聯輓之曰。狄梁公奉使念吾親。白雲孤飛。將母有懷嗟陟屺。周公瑾同年小一月。東風未便。吊喪無面愧登堂。時方當馬江敗後。故其辭悲憤異常。馬江之役。人多以咎豐潤。然豐潤不過會辦耳。書生夙不知兵。而受任於倉卒之際。號令不專。兵將不習。政府又力禁其先發。著著皆有取敗之道。一督一撫。一船政大臣。開府有年。何竟一無備禦。既知豐潤調度乖方。何不

事奏參。此何等事。而可袖手旁觀乎。斯時閩中大吏。殆惟幸豐潤之敗。而藉手於法軍以取之耳。豈有絲豪爲國之意耶。豐潤出京時。閩文介執其手而謂之曰。子其爲梟錯矣。閩事之必敗。智者莫不知之。卽豐潤亦未始不自知之。知之而不得不往殉之。其遇彌艱。而其心未嘗不可諒也。然法帥孤拔。實爲吾礮所斃。故船局雖毀。而不敢進趨省城。然則茲役雖敗。猶不無尺寸之功焉。視甲午之役。又孰優而孰劣也。

錢塘孫子授少司農。薨於位。王黻卿農部頌蔚輓之曰。公以枚乘給札。兼浮邱授詩。直道雖行。往事不須慙醴酒。我本詞館門人。備司農掾屬。文章無命。逢人猶自惜焦桐。蓋司農初爲南書房翰林。後入毓慶宮。授德宗讀。眷畀日隆。行陟正卿。忽以失察。戶部書吏案。退出毓慶宮。遂一蹶不振。鬱鬱以歿。故上聯以申公爲比。下聯則農部由庶常改官部曹。故以焦桐自慨也。蒙於司農。爲再傳弟子。嘗侍公座。爲言授讀時。上之天。竄聰明。眞非常人所及。讀書不三徧。卽成誦。能熟背。授之講解。未嘗或忘。其或有所疑。而垂詢者。則皆講義之所未及。或與他篇有牴牾同異者也。時聖齡纔十四五耳。後來外間傳言。謂上讀書不慧者。皆謠詠之言。不足信也。

紀馬江死事諸將

甲申馬江之敗。世皆歸罪于張幼樵學士。然諸將用命。力戰死綏。其忠盡實。有不可沒者。且法人內犯。實仗孤拔一人。自孤拔斃於礮。法人已失所恃。遂不復能縱橫海上。功過亦差足相抵。較之大東溝劉公島諸役。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爰檢篋中舊所錄存學士爲諸將請卹疏彙錄之於此。方今朝廷銳意規復海軍。聽鼓鼙而思將帥。其亦有奮袂而起。以追先氏之風烈者乎。按是役死事最烈者。爲督帶飛雲兵輪副將銜叅將高騰雲。管帶福星輪船五品軍功陳英。原疏叙高事云。該叅將由粵來援。論事訥訥。如不出口。前月二十六日。法增一船。諸將來請援。高騰雲獨義刑于色。臣心異之。夜復來見。詢以方畧。高騰雲曰。閩防之意。本以牽制。使敵不發耳。廠非戰地也。但礮注子人枕戈者已一月。晝夜相持。咫尺閒。恐釀成戰事。知帥意欲先發。必多牽制。不可得。南洋援必不來。卽來。怯將亦無用。徒害事耳。臣詰之曰。然則奈何。對曰。專攻孤拔。得一當以報而已。臣欲令其統率諸將。則辭以資望。在李新明後。且曰。水師船各自爲戰。非若陸軍一將。能指揮十餘萬也。請不必紛更。堅守以待上命。該叅將旣去。臣復囑各船。就商

籌策該叅將志定神完。誓死報國。是日手發巨礮。擊其烏波船。一一命中。以一飛雲小艦。當敵人三大艦。中流堅拒不退。忽橫來一礮。該叅將斃爲之折。復一礮。遂飛入水中而沒。舟乃發火。其叙陳事云。該軍功人極瘦弱。文理甚優。方敵艦日增。臣深憂之。陳英上書。請以各輪船合攻孤拔座船。而艇船等發火牽制下游。使各輪小商船水勇。及擄雷船。截其魚雷艦。所論均有條理。臣采其論。下諸將。布置畧定。無如法暗約英美先發也。陳英見英美船驟下。急起梃警衆曰。此吾報國日矣。吾船與砲俱小。非深入不及敵船。敵以三船環之。舟中機損人亡不顧。但以礮向孤拔船。孤拔船受礮畧退。敵復增船來持。至一時許。陳英猝中礮於望台。學生王漣隨殉。船始焚毀。英美船觀戰者。均稱歎不置。爲之深惜云云。後奉旨。高騰雲照總兵陣亡例。從優議卹。陳英給都司銜。照都司陣亡例。從優議卹。王漣照五品官陣亡例議卹。是役力戰死者。尙有千總許壽山葉琛。五品軍功林森林三人。

甲申越南戰事雜紀

昨從友人齋頭。讀鄂中吳君光耀華峰文集。中有甯副將戰事畧一首。其敘甲乙間越

南戰蹟。與官中文牘。及海內傳聞。有迥異者。爰擷其要而錄之於此。

甲申越南之役。兩廣總督張樹聲。前雲貴總督劉長佑。暨沿江海督撫。各徵兵出鎮南關。是爲中路之師。廣西巡撫徐延旭。屯諒山督師。樹聲遣將黃桂蘭董履高等。多淮軍。延旭異懦。不敢違總督意旨。盡用其人。而自用黨敏宣陳朝剛陳得貴等。皆廣西人。延旭倚桂蘭。俾盡統諸軍當前敵。駐北甯。延旭自統二十餘營爲後路。桂蘭所統。凡四十二營。在北甯。日夜酣酒。奪民間妹崽。恣爲荒淫。不恤軍事。部下益相習無紀律。越南人怨之次骨。會有教民。賄敏宣。請給軍裝助戰。敏宣言諸桂蘭。桂蘭已昏醉。悉聽敏宣言。教民得軍裝。遂助法攻官軍。官軍潰走。延旭遽問。朝命潘鼎新爲桂撫。而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代桂蘭。且命斬敏宣及總兵陳得貴。敏宣以退縮。得貴則首失扶良礮臺者也。時敏宣猶領三千五百人屯諒山。爲桂蘭軍營務處。合所節制。尙二萬餘人。兵權甚盛。得貴所領亦千人。德榜懼其叛。秘不發。而令部將寧裕明往誘之。裕明以一騎一卒。往迎敏宣。聲言籌軍食。而一幕客廣西人者繼之。客固敏宣鄉里。謂可通誠也。裕明見敏宣。邀與同往大營。敏宣不疑。單騎隨之行。才入關。遽就縛。搜其身。得雙響手槍二。

已上子藥矣。遂斬之。並斬得實。得實初猶侃侃辨。謂吾退礮臺有將令。詰以尅扣軍餉事。始俯首無語。桂蘭夜餌金死。朝剛亦當斬。亡命不知所在。敏宣曉相人術。自以法當死。兵故每戰輒退縮。至是竟死刑。

越南一役。諸將善戰者。以鞞裕明爲第一。裕明湖南衡陽人。初隨劉武愼軍。甲申春。淮軍旣敗。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廣武三營。屯觀音橋。調裕明領右營。閏月丙午。味爽。法人由耶甲進攻觀音橋。橋南北皆山。高數十丈。北嶺尤斗絕。提督萬葉。以所部四千人屯橋南。當前敵。裕明從玉科。與提督王洪順屯橋北。爲後勁。日未晡。萬葉戰敗。退至橋北。倚北嶺而陣。法軍從之入。裕明急出萬葉後。登北嶺絕頂。發礮下擊。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麓。橫截法軍之要。法軍悉力禦嶺上軍。不虞伏兵之驟出也。大驚潰走。諸軍悉衆追之。至耶甲。殲其銳卒數百人。於是法人始有求和之舉。洪順不知西人好爭高。乃屯山下平地。幾爲敵所乘。然見前敵敗退。能督隊不少却。萬葉雖敗。而部伍井井不稍亂。故率能轉敗爲勝。二人皆淮軍良將也。萬葉後怒鼎新賞不公。辭歸。而裕明叙績以千總超擢游擊。會奉電旨。令退師。毋礙和議。我軍如約退入鎮南關。法人約退東

京。乃止退北甯。裕明說玉科謂法人詐和。必不可信。宜乘機進兵。旋奉 旨派員潛赴敵境偵探。諸帥皆謂無如裕明。裕明遂行。以六月乙酉發觀音橋。晝伏夜行。蠻烟瘴雨。備嘗艱苦。七月癸卯朔。歸龍州。說鼎新宜進兵。於是遂決二次大舉之議。

八月庚寅。我師敗績於耶甲。耶甲南距諒山十五里。北距觀音橋八十里。東船頭。西太原。各百里。先是越南教民。送豕羊犒軍。報法人且至。方提督友叔謂之曰。我軍裝未齊。營壘未固。不能速戰。越民遂去。不二日而法兵大至矣。關外林木叢密。法人倚以自蔽。我軍竟不之覺。昧爽忽聞礮聲。友叔猶曰。兵勇打冷礮耳。俄而開花彈落營中。炸死十餘人。始知敵至。時築壘未畢。軍士各散就空村爲食。周提督者。率二千五百人駭而奔。友叔以千人亦奔。法人萃於玉科營。圍之數十重。裕明令軍中。即無事。亦戒備如對敵。故拒戰獨整暇。乃憑牆發槍。法人更番迭進。死傷如積。營牆猝轟倒。裕明以親軍三百人。且戰且掘坑。朝至日昃。法人數萬。衝突數十次。卒不得入。左右呼裕明曰。大人不速出。死傷無子遺矣。裕明回顧。見積尸縱橫。四面皆法兵。不見援兵一人。望玉科中軍。圍尤厚。不知存沒。乃慨然曰。戰死槍。甯戰死耳。左右曰。統領猶在。裕明曰。即欲

出亦必殺入。時天已昏黑。裕明乃口銜匕首。右手縱火彈。左手持馬刀。馳而斫。左右隨而馳斫者。二百餘人。法兵皆披靡。竟入中軍。玉科左右。僅數十人。尙據內濠力戰。裕明於是衛玉科出。士卒死者。又五十人。傷四十餘人。存者止百人耳。玉科既出。左右僅三人。由是益親裕明。裕明亦樂爲玉科用。是役也。玉科懲黨敏宣前事。拒教民不使見。而友叔不知教民皆法軍間諜。遽納之入。且以實語之。故及於敗。我軍死千餘人。法軍死者亦相當。而玉科裕明之能軍。乃大著。友叔被創。怨周提督之不相救也。周亦懼誅。忝金死。

十一年正月。諒山既失守。諸軍退屯鎮南關內。獨玉科屯關外十五里之文淵。距法軍所駐五里。已酉。味爽。法軍進犯。裕明陣中嶺。身當前敵。分兵據左右二嶺。左嶺徐占魁當之。右嶺廖應昌當之。玉科駐大塘嶺上督戰。後裕明陣里許。綏甫交。占魁礮傷足。遽回營。應昌懼而奔。一軍隨之。獨裕明督所部力戰。法人分兵從右嶺入。玉科見應昌敗。慮裕明力單。遣提督劉思河。率中營親兵助之。思河持馬刀來。裕明謂且置刃。亟躡而發槍。語未畢。礮彈已洞穿思河胸。玉科亦負兩傷。一中頭太陽。一洞腹。裕明不知玉科

之傷且死也。猶遣紅旂。索玉科諸營子藥。盡與我。我不收隊矣。紅旂報玉科陣亡。裕明乃痛哭曰。主帥死。我須性命何爲。弟兄不能戰者。請逃死。不懼死者。請隨我。爲主帥復仇。衆皆哭曰。願從死。裕明衝法軍。擊殺一五畫金線者。或曰法總統之婿也。是時礮聲如雷霆。子飛如風雨。槍連環如數萬爆竹齊發。如倒巖墻。非忘生死者。不敢斯須立也。裕明倏中彈。洞右頰而出。血流滿身。裕明猶不知。但持刀督軍士前進。士皆大哭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軍中中礮之隱語也。爭扶掖入關。裕明不肯。謂死亦當在關外。左右給之。謂玉科尙未死。乃強輦入關。王德榜嘗拊裕明背而調之曰。人言我王老虎膽大。汝膽乃大過我耶。

二月戊寅。法人攻陷關前隘。隘北五里。有三山。如品字。曰小南關。馮子材統十營。三營屯山上。七營屯山下。是日法人以奇兵趣鎮南關東嶺。出間道。襲奪小南關。裕明方養創憑祥。聞礮聲。裹創飛騎至。則馮軍已敗下山。裕明從山北衝上。馬刀斫法人。法人披靡。於是諸軍相繼登。德榜屯油隘。亦聞礮聲。遣都司陳得勝。聞道赴援。留旂幟油隘爲疑兵。而自率親軍。施放火箭。橫殺入關。截法人輜重。法人前後受敵。乃敗走。南方卑溼。

春草方生。洋人革履滑。輒顛入艸中。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窮急哀呼相聞。我軍戰勝。氣益猛。乘日光窮追。斬馘法人數千級。法人被殺急。則投槍降。去帽爲叩首狀。以手捍頸。軍士憤法人甚。卒殺不止。人遂謂中國人無禮也。法人一敗不復整。敗文淵。敗諒山。敗谷松。敗威坡。敗長慶。敗船頭。由北而南。八日夜。退二百餘里。諸軍歡呼。謂恢北圻復東京有日矣。而停戰之。詔書遽下。

章高元失青島之遺聞

德人之據青島也。守將章高元疊電總署。謂被德人誘之登舟。幽諸舟中。譬脅萬端。終不爲動。此事後掩飾之辭。非實錄也。初。青島既開關。政府擬建爲海軍根據地。以文武大員二人守之。文員爲山東道員蔣某。武員則高元也。會丁酉鄉試。蔣奉調回省。防務乃爲高元一人所專。是日日方正中。砲臺上戍兵。偶以遠鏡周矚海中。忽隱隱見兵船一艘。破浪而來。疑之。謂外國兵輪。何事至者。再審睇之。則更有數艘。銜尾繼至。急使人報知高元。高元方與幕客數人爲麻雀戲。怡然曰。彼自游行海中。偶經此地耳。何預吾事。而爾等張皇如是。俄頃。船已抵岸。始辨爲德人旂幟。旋有水兵三四人。由船中

出登岸。買紙筆數事而去。移時。卽以照會一函抵高元署中。高元賭方酣。竟擲之几上。漫不垢視。誦誦曰。是何大事。來溷乃公。又歷食頃。賭倦少憩。一幕客取牘欲啟封。高元尙尼之。幕客曰。封已啓矣。姑視其中作何語者。旣啓。某客遽狂呼咄咄怪事。高元始取視。乃知德人勒令於二十四鐘內。將全島讓出也。高元遽推案。盡翻賭具於地下。令迅速開隊。亟出署。則德兵已滿衢市。隊旣齊。將士皆挾空鎗。無子藥。急返庫中領取。則庫已爲敵所占矣。乃大窘。高元曰。旣不能戰。吾惟有與之論理耳。亟詣德將。侃侃與辨。德將夷然曰。此事吾奉本國訓條行事。實無理之可言。汝但全師退出而已。吾亦不汝害也。高元終不許。遂幽之署中。高元故健將。然非方面才。法人犯基隆時。力戰嘗有功。恃勇而驕。漫無豫備。以至於此。

服妖

服妖之說。鑿然有之。辛有伊川之歎。子臧聚鷓之事。三代前已啓其端。昔史所記。如南唐之天水碧。北宋之女眞妝。南宋之錯到底。快上馬。其事皆信而有徵。蓋國之將亡。其朕兆先見於起居服御之間。氣機所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不得謂五行家武斷附會。

之說也。光緒中葉。鞏下王公貝勒。暨貴游子弟。皆好作乞丐裝。余嘗親見之。不知其所自始。而一國若狂。爭以寒乞相尚。初僅見諸滿洲巨室。繼而漢大臣之子孫。亦爭效之。淄川畢東河尚書之諸孫。蓋無人不作此裝也。今其家已式微矣。猶憶壬辰夏六月。京師酷暑特盛。偶登錦秋墩消暑。錦秋墩者。在南西門內。直陶然亭之北。都人呼之曰客臺。崔然小阜。高不及二丈。頂平寬可畝許。雜樹環之。四圍皆葦塘。無人家烟火。故盛夏無暑氣。每歲午節後。輒有人設茶肆于此。陳百戲雜耍。兼沽村酒。竹籬茅棚。頗有村落閒氣象也。鄰座一少年。面黧黑。枯瘠如甿。盤髮于頂。以骨簪貫之。京師無賴子。夏閒皆作是裝。袒裼赤足。僅著一犢鼻禪。長不及膝。穢黑破碎。幾不能蔽其私。脚躡屨。破舊亦如之。最奇者。右拇指穿一漢玉斑指。數百金物也。雕羽扇一。碧玉爲之柄。價亦不下百金。箕踞而飲酒。聆所談。皆市井穢褻語。然酒家備奔走其側。無停暑。趨事惟謹。不類侍他客。方深異之。俄而夕陽在山。遊人絡繹歸。忽見臺下一朱輪後轎車。行馬二十餘擁之。衆皆大詫。因駐足觀其竟。則見有冠三品冠。拖花翎者兩人。作侍衛狀。一捧帽合衣包。一持盃盤漱盂之屬。詣少年側。鵠立啓曰。大爺。輿已駕矣。傍晚尙有

某王府飯局。須早去也。少年竦然起。取巾饋面訖。一舉首。觀者愈驚愕。幾失聲。蓋嚮之驚黑者。忽變而白如冠玉也。然後悟其以煤灰塗面耳。盥漱既竟。徐徐著衣冠。則寶石頂而三眼翎者。兩侍衛擁以下。既登車。游龍流水。頃刻渺矣。庸保乃耳語余曰。此某貝勒也。余益駭曰。何至是。友人晒曰。君尙不知輦下貴人之風氣乎。乃屈指爲述某王某公。某都統。某公子。皆作是時世妝。若此貝勒者。猶其稍守繩檢者耳。因慨然曰。不及十年。其將有神州陸沈之變乎。友人故旗籍。官內務府。故知之如此其悉也。果未及十年而有庚子之亂。聞王公大臣之陷虜者。克勤郡王爲洋兵所迫。日負死尸。懷塔布爲使館擔糞。吞聲忍辱。甚至被鞭笞。莫敢自明。嗚呼。寶玦青珊。路隅飲泣。荆棘十日。身尠完膚。哀王孫之詩。乃於吾身親見之矣。痛定思痛之餘。其亦有能力洒斯耻者乎。亦尙有樂從牧豕兒遊者乎。

庚子拳亂軼聞

庚子之變。正士碎首。公卿駢戮。自開國以來所僅見。被難諸公。其尤爲无妄之灾者。則梅鹽徐大司馬。用儀是已。徐公由戶部小京官。考取軍機章京。洊至正卿。官京師四十

餘年。畏慎小心。遇事模稜。有孔光馮道之風。而竟與袁許諸賢同遭奇禍。實出意料之外。蓋東海徐蔭軒相國深惡其人。必欲殺之。而後快。方甲午之役。徐公以少宰爲軍機大臣。

而東海以大學士管吏部。時東海久不召見。一日忽入內。散直後至吏部。徐公已先在。

迎謂曰。聞中堂今日有封事。內容可得聞乎。東海拈髯微笑曰。無他言。但竊附春秋之

義。責備賢者耳。蓋卽劾濟甯孫文恪毓汶。及徐公也。後徐公之出軍機。此疏有力焉。其怨深

矣。戊戌政變後。徐公再入總署。意甚得。所親有勸以時事方艱。當乞身勇退者。徐曰。吾

通籍將五十年。竟不得一日爲尙書。孤負此生矣。終須一陟正卿。始乞退耳。後果擢大

司馬。甫月餘而難作。徐公與瑞安黃漱蘭侍郎爲兒女親。拳禍未作時。侍郎在里門。以

書貽之。封識重重。啓視之。僅素紙一幅。擘窠書水竹居三字而已。水竹居者。徐公里中

別墅名也。侍郎蓋以此甚其歸。徐終不悟。竟及于難。徐死時。年逾七十矣。

浙右老儒某君者。與許竹簣侍郎爲布衣交。自侍郎持節歐西。卽入其幕中。十餘年未

嘗一日去左右。某君嘗爲人言。侍郎下獄之日。晨起。都市尙平安。寂寂無所聞。日晡飯

罷。方坐書室中。與某君閒談。一面令從者駕車。云將赴總署。未及整衣冠。忽聞人持一

名刺入。云有客求見。侍郎審其名。非素所識。令閤人辭以卽赴總署。有要事。不暇接見。閤人出。須臾復入。則來者自云係總署聽差武弁。奉慶邸命。請許大人卽入署。兩邸諸堂已先在。云有要公待商也。侍郎乃出見之。立談數語。某弁卽辭出。侍郎乃入。具衣冠。語某君曰。昨晚散署時。未聞有何要事。何今日兩邸諸堂。同時俱集耶。某君曰。想必有事。公出。我亦欲至城外。看外間消息如何。言已遂去。俄復入云。請公之某弁尙未去。方在門外。顧盼非常。甚可疑詫。且總署武弁數人。吾備識之。未嘗見此人也。公可多帶數人去。有不測。當飭其還報也。侍郎笑置之。不以爲意。及驅車出胡同口。則尙有提署番役數人俟焉。某弁一指揮。爭蜂擁侍郎車。不東向而北駛。問何故。則曰。今日議事在提署。不在總署也。有頃。至步軍統領衙門。某弁卽扶侍郎下車。而盡斥其從者使還曰。此間有人伺候大人。不須汝等矣。侍郎入。引至一小室內。卽反扃其門而去。侍郎聞隔壁室內。有一人叱咤聲。審之。卽袁太常也。然亦不得相見。從者旣歸。某君大驚愕。急詣王文勤宅。探聞消息。并請其論救。文勤尙不信。曰。頃散直時。并未奉旨。安得有此事耶。某君奔走終夜。卒不獲要領。三鼓後。始聞侍郎及太常皆送刑部。次早又得刑部某部

耶密書。謂頃者堂官從內出。卽飭預備紅絨繩。恐目前卽有不測。故事大臣臨刑。必用紅絨繩面縛也。某君得書。猶欲詣文勤乞援。甫出門。聞人言囚車已出城者。急奔赴西市。則二公皆已授命。監刑者徐侍郎承煜。已驅車入城復旨矣。

逢福陔觀察言。立豫甫尙書之死。人皆知爲拳匪涎其財富。而不知尙書與瀾公別有交涉。其死也。瀾實與有力焉。先是都下有名妓曰綠柔者。豔絕一時。瀾與立皆昵之。爭欲貯諸金屋。是時瀾尙閒散無差事。頗窘於資。故不能與立爭。綠柔卒歸立。瀾以是銜立次骨。及是遂傾之以報。聯荐仙學士之上封事。請停攻使館也。出遇崇文山上公於景運門外。崇訝曰。荐仙何事。今日未明入直耶。學士告以故。崇勃然曰。荐仙。君自忘爲吾滿洲人乎。乃效彼漢奸所爲。學士點庶常時。崇爲閣卷大臣。固師生也。學士毫不遜謝。竟拂衣出。崇益怒。未數日。學士遂赴西市矣。是日學士已赴市。將就刑。忽見一大師兄。紅衣冠。由宣武門出。怒馬驟馳。騎後尙拖一巨物。塵埃盈涌。觀者皆莫辨。俄頃至刑所。始知爲一人。縛手足。繫諸馬蹄。面目已毀敗。不可復辨。私問諸番役。乃知爲立尙書也。

立聯旣死。端剛諸人猶不懌。將以次盡殺異議諸臣。廖仲山尙書壽恆。時已罷軍機及

總署大臣。然其初入樞庭。固常熟所汲引者。故端剛惡之尤甚。已定於七月口十口日。斬異議者數人。而尙書爲之首。時諸人亦不復秘密。輦下幾無人不知。尙書於時已盡遣家屬出都。而身廬東華門外一小寺中。聞耗大懼。屬其戚某制府。乞哀於榮相。榮相尤之。翼日謂某制府曰。仲山事無望矣。吾今日入對時。百計爲乞恩。叩首無數。而慈意竟不可迴。奈何。君可傳語伊。早自裁可也。某制府以語尙書。尙書竟不能引決。會先期一日。聯軍入城。乃得脫。匆匆南歸。寺僧爲人言。方事急時。尙書在室中。環走三日夜。未停步。不語亦不食。面殆無人色云。

江蘇劉編修可毅。以甲午恩科南宮第一人入翰林。都下傳刊題名錄。或訛爲可毅。一時引爲笑談。而編修心疑其不祥。既留館。一日與朋輩數人。詣一星士。星士謂之曰。君將來必死於刑。編修益大懼。念詞曹清簡。無抵觸刑章之理。或將來以科場事被累。如咸豐戊午之獄乎。由是遂不敢考差。然翰林俸入微薄。無他差可資津貼。奴僕債主。皆望其三年一差。倘不考差。則米鹽無從賒取。而僕輩亦將望望然去之。於是每試輒不終場而出。家中人不知。猶望其得差也。及是。乃被拳匪所戕。刑死之言竟驗。

董軍攻使館。十餘日不能下。朝旨召武衛軍開花砲隊入都助攻。今天津總兵張懷芝方爲武衛軍分統。奉檄率所部入都。榮相以城垣逼近使館。居高臨下。最便俯攻。卽飭懷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砲位。砲垂發矣。懷芝忽心動。令部將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詣榮相邸。請曰。城垣距使館僅尺咫地。砲一發。閣館立成齏粉矣。不慮攻之不克。慮既克之後。別起交涉。懷芝將爲禍首耳。請中堂速發一手諭。俾懷芝得據以行事。言之數四。榮相終無言。懷芝乃曰。中堂今日不發令。懷芝終不肯退。榮相不得已。乃謂之曰。橫豎砲聲一出。裏邊總是聽得見的。懷芝悟。卽匆匆辭出。至城上。乃陽言頃者測量未的。須重測。始可命中。於是盡移砲位。向使館外空地。射擊一晝夜。未損使館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

是役也。仁和王文勤公文韶亦幾不免。五忠正法後。端庶人之弟載瀾上疏言攻使館事。而附片奏稱諸臣通敵者。已盡寘典刑。獨王文韶在耳。斬草不除根。深恐終貽後患。請並誅之。以清朝列。疏至樞廷。榮相先閱看。閱畢。急納其附片于袖中。乃以正摺授文勤。文勤閱至竟。猶詢左右曰。瀾公尙有一附片。今安在耶。榮相徐應曰。想留中未下耳。

有頃。同入見。奏事既畢。榮相徐出。瀾奏片于袖中。曰。載瀾此奏。可謂荒謬絕倫。請。太后傳旨申斥。后沈吟久之。始厲色曰。汝能保此人無異志乎。榮頓首曰。縱朝臣盡有貳心。此人亦必不爾。奴才敢以百口保之。后猶遲疑良久。始曰。果爾。吾即以此人交付汝。倘有變。汝當與同罪。榮復頓首謝恩。乃起趨出。文勤耳故重聽。又所聽處。去御座稍遠。始終竟不知。后與榮所言者何事。後榮向人述及此事云。方力爭時。后聲色俱厲。數怒目睨文勤。同列皆戰栗無人色。而文勤含笑。猶自若也。

張樵野侍郎遺翰三則

南海張樵野侍郎蔭桓。起家簿尉。粗識字。中歲始力學。四十後即出持使節。入贊總署。而駢散文詩。皆能卓然成家。餘力作畫。亦超逸絕塵。真奇材也。生平作事。不拘繩尺。且以流外官。致身卿貳。蓋下諸貴人尤疾之。以故毀多於譽。然幹局實遠出諸公上。戊戌五月。常熟去國時。侍郎亦被人叅奏。聞。東朝已有旨。飭步軍統領。即日前往抄籍矣。以榮祿力諫而止。實則榮祿別有用心。非爲侍郎乞恩也。嘗見其所畫便面。濕雲滃鬱。作欲雨狀。雲氣中露紙鳶一角。一童子牽其線。立一危石上。自題詩其上曰。天邊

任爾風雲變。握定絲綸總不驚。蓋即此數日中所作也。

侍郎詩筆清蒼深重。接武少陵眉山。視高達夫之五十爲詩。蓋有過之。嘗得其遺詩一卷。皆遣戍西行時。關內外途中所作。爰擇其尤者錄之。九月晦渭南道中得廉卿祭酒書述敝居及瑄兒蹤跡奉答一詩云。無限艱危一紙書。二千里外話京居。覆巢幾見能完卵。解網何曾竟漏魚。白石齋隨黃葉散。兩家春與綠楊虛。霸橋不爲尋詩去。每憶高情淚引裾。一氣關生。情文交擊。何大復尋陽江上之作。無以過之。留別鄧錦亭軍門云。交臂京華感慨深。祇憑秋雁寄邊音。艱難三箭痕猶在。倉卒離筵酒共斟。瘴海同鄉知章叟。天山舊蹟訪裴岑。長途旌旆勞相送。萬古難忘此夜心。其歌行渾灑流轉。尤深入坡老之室。周式如太守以錢叔美入關圖爲贈賦詩奉酬云。松壺畫筆時所珍。派別宋元逾三文。入關圖爲蔣侯繪。玉門歸輕嘶邊塵。欵署南陽歲癸未。閱世行將八十春。桃花如笑簇鞭影。晴川野館山岫嶙。矮松紅柳互映帶。大旗獵獵懸城闐。風沙萬里羌無垠。至此似覺天迴濶。伯生賞郎原通人。丹青賴爾能傳神。一藝升沈會前定。坎壇豈獨曹將軍。海王聲價日驟長。廣搜始自潘文勤。伊余藏棄本非儉。巢覆散作涼秋雲。天涯

作伴祇王憚。米船未許充勞薪。使君投贈吉語真。髣髴仙梵室中聞。蹇驢一夕壓球壁。怪底寶氣騰氤氳。廿年京邸相過頻。屢困南箕傷溷茵。便宜坊夜炙鴨臠。迢迢情味猶在脣。從茲中外頓契闊。一麾西邁慳片鱗。無端遇合歲云暮。嚴譴何敢行逡巡。此身九死不忍述。合檢寒具供陶甄。天教生入作左券。願乞山水作廬民。嗚乎。孰料玉門旣出。遂無生入之望也哉。侍郎富名蹟。收藏石谷卷軸至多。嘗建百石齋以儲之。自被禍後。桓立寒具。遂成雲烟之散沒矣。其度烏稍嶺。寄督部陶公。並懷拙存徵士云。鎮羌破驛不任住。大風吹送龍潭去。烏稍嶺勢原平夷。往來輒與昏蠶遇。行人視此如險巖。材官亟勸勿猶豫。沙溝石滑叢冰積。獨木危橋一川注。幾經跋涉達山趾。三五人家雜牧豎。坡陀數折如龜穹。時見烟墩閒電柱。嶺巔孤峙韓湘詞。貺及逐臣徵吉語。嚴程何暇叩山扉。但見冰厓浮紺宇。自從秋度四天門。河潼一華忘朝暮。疲極虛瞻玉女盆。飢來安得仙人露。六盤青嵐倍幽雋。酌酒山靈或題句。征途計日過伊涼。羌笛吹殘玉門樹。郵亭三九猶晴暄。天不絕人况編成。獐麋豈有終朝鳴。四顧青蒼散妖霧。沿山舊壘相委蛇。云是防邊最要處。前年擊鼓蹙西甯。漢回血戰洮湟腥。董軍捷奏太子寺。公侯從此

賚千城。急移勝兵控山海。更募健兒充神京。巖齋經畧逾萬里。夾袋別已儲三明。花門活佛並蘇息。宵晝出沒無懸甍。隴雲藹藹補官柳。竹頭木屑皆有情。沈瀟教肅氣靜穆。上流節鉞流休聲。莊浪水利以時拓。盡收刀劍趨牛耕。荷戈且厘仁人矜。調護苦待冰橋成。谿壑回春在何許。去德滋遠心搖旌。紀羣高築今咸英。侍行求己言爲經。靈光殿賦不足儼。說偈宜使蟒淚零。時艱更期保玉體。補綴雲物酬昇平。摘句如和張子漁咏梅云。寒侵脩竹猶堪侶。世有孤花貴善藏。已無水部吟東閣。幾見星躔指少微。別墅豈曾萌遠志。西州誰爲寄當歸。方朔善諧嗔阿母。朝雲香夢伴東坡。調羹事業原虛語。酒量無端入醉哦。路逢驛馬香何戀。冷憶弓蛇影未施。寄趙次珊方伯云。五雲樓閣調羹手。萬里關河負米心。皆與象深微。別有寄托。

侍郎之蔭用。由於闕文介之汲引。初以山東道員。召爲太常寺少卿。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屢屢大用矣。會京朝士大夫。以其出身不由科第。故挾全力擠之。直總署未數月。復出爲大順廣道。旣而美使缺。文介復力保。遂再授少常。出使。洊至侍郎。加尙書銜。侍郎於合肥。晚年頗隙末。而於朝邑風義。顧始終弗替。文介之薨也。遺疏忤 孝欽

意。卹典獨薄。禮官以賜諡請。幾斬不予。後卒得轉圜者。侍郎力也。

中堂之識字

剛毅爲刑部尙書。上官日與諸司員言。稱臬陶爲舜王爺。駕前刑部尙書臬大人臬陶。
陶字讀本音此事早膾炙人口。而不知猶有令人發噱者。其在刑部日。提牢廳每報獄囚痕

斃之稿件。輒提筆改爲瘦字。且申斥諸司員不識字。諸司員咸匿笑而已。在軍機時。四川奏報剿番夷獲勝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語。剛覽摺忽大怒。謂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錯訛耶。擬請傳旨申斥。衆詰而問之。則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訛。蓋因逆夷奔逃。逐而獲之。追比其往時掠去漢人之財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東西南。而獨向北乎。常熟在旁。忍笑爲解其義。剛終搖首不謂然。

尙書忠愛

戊戌政變時。長沙徐壽蘅尙書樹銘爲大司空。是日方入署。獨坐堂上。忽傳太后訓政之旨下。又聞派步軍統領往抄南海館。急肅衣冠出堂。北嚮頓首。每一頓首。輒呼女中堯舜者一。九呼九頓首。始起。近日讀某說部。以事屬諸徐進齋侍郎壽朋者。誤也。

徐侍郎是時方由皖臬。賞三品京堂。出使高麗。尙未爲侍郎。

百三十四

劉博泉侍郎之直

吳橋劉博泉侍郎恩溥。光緒初官御史。以敢言稱。與鄧鐵香鴻臚齊名。然其奏疏中。頗好爲滑稽之辭。詞意抑揚。若嘲若諷。與鴻臚之樸實無華者迥異。宗室某甲。設賭局于皇城內。有旗人某乙者。亦世家子。以飲博傾其家。貧無立錐。一日博偶贏。往索博進。竟被毆死。其屍暴露城隅者二十餘日。無人爲收斂。官亦畏某甲勢。不敢過問。侍郎乃上疏言其事。畧謂某甲託體天家。勢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貿然往犯威重。攢毆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貴胄。區區殺一平人。理勢應爾。臣亦不敢干預。唯念聖朝怙冒之仁。草木鳥獸。咸沾恩澤。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飽烏鴉。揆以先王澤及枯骨之義。似非盛世所宜。合無飭下地方官檢視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也。云云。此疏詞氣憤懣。尤乖奏對之體。蓋其時清流諸君子。意氣甚盛。侍郎知朝局不久必變。恐被波及。欲先藉微罪以行。與嘉慶時吳省蘭之保王曇工掌心雷。同一用意耳。然疏上。竟未蒙譴責。原摺且發鈔。自此遂緘口結舌。等於仗馬矣。庚子秋。侍郎且躬爲統領義和團大臣云。

張文襄遺事二則

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文勤張文襄兩公。大集公車名士。燕於江亭。先旬日發柬。經學者。史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州分部居。不相雜廁。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一一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遊人亦各興高采烈。飛辨元黃。雕龍炙輶。聯吟對弈。餘與未深。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饑色。文勤問文襄。今日肴饌。令何家承辦。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飭從者赴近市酒樓。喚十餘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餒敗。飯尤粗糲。衆已憊莫能興。則勉強下咽。狼狽而歸。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爲笑談。

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餘夕不交睫。其督蜀學時。一日出城。遊浣花草堂。偶集杜詩二語爲楹帖。欲繫以跋。因坐而屬思。稿數十易。終不愜。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猶不支。困而僵者相屬也。而文襄從容如平時。及揮毫落紙。則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書成。始欣然命駕歸。

都門詞事彙錄七則

寒冰室野乘

二十年來。中外多故。詞人哀時閔世。不敢顯言。往往託爲吊古詠物之作。以審其幽憂忠愛之志。非得同時人爲之箋解爬梳。數十年後。讀者不復知爲何語矣。今夏溽暑逼人。聊取王佑遐黃門半塘詞。及朱古微侍郎彊村詞讀之。見其中多有涉及時事者。爰就所記憶。拉雜錄之。不能得其什一也。

半塘老人游仙詞

佑遐味梨集中。有望江南小遊仙詞十五首。皆詠頤和園故實。錄之以當詩史。排雲立。飛觀聳神霄。雙鶴每邀王母馭。六龍時見玉宸朝。阿閣鳳皇巢。一山徑轉。雲磴齧盤紆。聞道鍊顏仙姥健。御風不用日華車。飛佩響瓊裾。二 孝欽晚年甚健。每遊園。登山陟磴。步履若飛。宮婢有追隨不及者。雲木杪。瑤殿敞山阿。天上也思安樂好。璇題新署小行窩。富貴到烟蘿。三金闕秘。朝暮降真仙。甲乙親排承直日。英皇分侍上清延。來往各翩然。四新漲落。苕藻碧參差。偶駕潛虬。凌弱水。人間遙指是晴霓。金翠接天西。五多少事。天上異人間。電入夜城光不滅。月臨蓬島影長圓。雲水共澄鮮。六 此指電燈。壺中靜。揮灑出天真。題榜少霞官。閣吏侍書南岳召夫人。清極絕纖塵。七 侍書夫人。疑指繆素筠。烟柳外。空翠濕衣裾。三塔高低連北鎮。六橋縹緲似西

湖圖畫定誰如。八屏山曲。雲母繞周遭。玉座重重遮錦幄。琪花密密護仙茅。寒重覺天高。九闌千側。風景更誰同。千步長廊隨曲水。萬株寒翠閒鞋紅。迎面碧芙蓉。十琉璃壁。雲影四周圍。不遣輕塵粘舞席。愛移行幃傍歌臺。羯鼓報花開。一雲水畔。奇幻絕人寰。泛海靈槎疑化石。出林高閣欲藏山。休作化城看。十仙路迥。天外望青鸞。最是雲間雞犬樂。因緣分得鼎餘丹。長日守松壇。三驂鸞路。行近意都迷。柳岸風輕烟絮軟。芝田日煖藥苗肥。雲控漫如飛。十游仙樂。彈指現林邱。寶氣遠騰天北極。豪情親過海西流。終古不知愁。十五

九九消寒圖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兩句九言。言各九畫。宣廟御製詞中語也。懋勤殿謹依原蹟。雙鉤裝幅。爲九九銷寒圖。題曰管城春滿。南齋諸臣。按日填注。陰晴風雪。日填一畫。八十一日而畢。歲爲故事。歸安朱古微宗伯集中。有齊天樂一首詠此。詞云。龍池淺色東風緩。春光管城先透。三起三眠。一波一磔。妝點銷寒時候。酥鈿九九。換新樣宮綃。墨塵雙逗。鵲尾香中。幾呵揮翰玉堂手。清吟天上事遠。御屏宣侍處。玉案烏袖。六瑄光陰。

百年文物。不是尋常懷舊。芳韶儘有。夢不到靈和。雨滋烟溜。自擘苔牋。細填梅蕊瘦。

鷓鴣天詠史

黃門半塘詞中。多以鷓鴣天詠史之作。實皆風議時事之什也。定豪中僅留五首。一笑裏重簪金步搖。鸚哥學語儘能驕。祇愁淡月朦朧影。難驗微波上下潮。 牋十色。燭三條。東風從此得愁苗。靈蕤秘記分明在。回首神峰萬仞高。此當指丙申丁酉閒事。漚翁曾爲述其大畧。惜忘之矣。二冊載龍門世共傾。腐儒何意占狂名。武安私第方稱壽。臨賀嚴裝早辦行。 驚割席。憶橫經。天涯明日是春城。上尊未拜官家賜。頭白江湖號更生。三羣彥。英英祖國門。向來宏長屬平津。臨歧獨下蒼生淚。八百孤寒媿此君。 傾別酒。促歸輪。壯懷枉自託風雲。劇憐彩鷁乘濤處。親見蓬萊海上塵。兩首皆指常熟去國事。四屬國歸來重列卿。楊家金穴舊知名。似傳重訂冰天錄。那得長謠潁水清。 仙仗入。篋書傾。空令請劍壯朱生。好奇事。盡歸方朔。殿角微聞叩首聲。此首指南海張樵野尚書事。五注籍常誦神虎門。書生恩遇本無倫。鬼神語秘驚前席。輓轅謀工拾後塵。 空折角。笑埋輪。厲言奏鹿底翻新。可憐一闋成何事。贏得班姬苦乞身。此首爲朱古微

學士張次珊參議劾某官事發。折角埋輪。指兩人姓也。

紀翁協揆去國

常熟之去國也。正當戊戌變法之初。疆村詞中有丹鳳吟一首。題爲和半塘四月二十七日雨霽之作。即詠此事也。其詞云。斷送園林如繡。雨濕朱幡。塵飄芳閣。黃昏獨立。依舊好春簾幙。分明俊侶。霎時乖阻。鏡鳳盟寒。衫鸞妝薄。漫託青禽寄語。細認銀鈎珠淚。潛透牋角。此後別腸寸寸。去魂總怯。波浪惡。夜暝天寒處。拚鉛紅都洗。眉翠潛鑠。舊情未訴。已是一江潮落。紅燭玉釵恩易斷。悔圓紈重握。影娥夢裏。知甚時念著。

詠 珍妃殉國事

珍妃殉國一事。與孝哲皇后之殉節。義烈哀慘。同爲千古所未有。疆村集中聲聲慢一首。題爲十一月十九日味叅以落葉詞見示感和。卽賦此事也。詞云。鳴蜩頽城。吹蝶空枝。飄蓬人意相憐。一片離魂。斜陽搖夢成烟。香溝舊題紅處。拚禁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宮淒奏。分付哀絃。終古巢鸞無分。正飛霜金井。拋斷纏綿。起舞迴風。纔知恩怨無端。天陰洞庭波闊。夜沈沈流恨湘絃。搖落事。向空山休問杜鵑。又兩家詞中金明

池咏扇子湘荷花一首。其後闕亦暗指此事。王云。忽湧飛塵驚掠髻。怕水佩風襟。舊情難問。芳時換。哀蟬曲破。花夢短。野鴛睡穩。曼香烟。複道垂楊。望太乙仙舟。歸期難準。腹泣露。歛榮。飄零鉛淚。悄共銅仙偷搵。朱云。拗折西風絲寸寸。漫覓醉仙漿。碧甯深引。霓裳舞。今宵疊遍。繁淚影。明朝吹盡。儘相思。太液秋容。但墜粉空房。石鱗沈恨。怕玉井峰頭。月昏煙淡。翠被餘香愁損。

詠雛伶五九事

京師雛伶五九者。以色藝名。丁戊閒。南海張樵野侍郎昵之。侍郎之譴戊也。門生故吏。無敢往送行者。五九獨棄所業。追送至西安而後返。都下一時。稱爲義伶。兩家集中各有卮州第一一首。卽詠此事。王云。何事干卿。笙鳳喚起。當歌對酒情抱。舞扇留雲。邊笳訴月。淒絕榮華露草。三五年時。記舊約。攏房深窈。張緒風前。秦宮花底。負春多少。又試新聲。鶯燕小。話前事。亂愁誰掃。迷蝶春心。聞蟬客思。甚夢醒人杳。乍開簾。驚見處。歌塵惹。閒情絕倒。玉笛從今。定愁翻。伊涼別調。朱云。輕薄箏塵。零亂鈿粉。宮筵恨壓眉小。密緒連環。清吭掩扇。悽隔秦天縹緲。蕃馬屏風。有暗月。窺人偷照。玉杵深盟。金錢淺擲。

頓催懷老。八九驚鳥棲樹少。定輸與鷓鴣鳴繞。義憤思新。珠田夢遠。鷲并歸愁抱。惹花前閒淚落。停杯處相看一笑。誰打鴛鴦。錦塘空孤眠到曉。

紀王煥事

溫尹集中鳳銜杯一首。哀山陰王郎中煥也。煥字輔臣。儀貌昉麗。才思倜儻。頗以天下才自負。入賞爲工部郎。與壽山爲昆弟交。壽山官侍衛。貧窶甚。幾不給餽粥。賴煥時時卵翼之。煥恒鬻室人簪珥衣飾。以資壽山。壽山感煥甚。誓富貴無相忘也。俄而壽山以剛毅薦出爲黑龍江將軍。因奏調煥同往。軍府之事。悉以委之。煥竊自喜。得藉此發舒。視官事如家事。經畫區處。井井有緒。壽山聲譽日隆起。已而都下拳禍作。東三省奸民亦紛紛應之。壽山承中朝意旨。一意招撫。且將盡除境內教士西商。煥力陳不可。壽山弗聽。煥爭之急。壽山大怒。遽攘袂大訴。立逐煥出署。煥知不可諫。亦遂驅車南返。行三日矣。壽山回念前事。益忿戾。忽轉念。謂煥此去入都。必且毀己。且其沮義舉。爲外人遊說。心尤不可問。彼旣無君臣之倫。吾安能復顧友朋之誼。不速除之。將有後患。因召材官數人。授以健馬。令速追煥還省。煥方在中途。見材官來。以爲壽山有悔禍之心。仍用

已謀也。乃欣然返。至軍署。則壽山已盛服坐堂皇。健兒數百左右侍。乃大驚。壽山見煥至。憤怒跳踉。不復可遏。命侍者摔煥使跪。拍案大詈。叱其不忠。立命縛出斬之。未逾月。壽山亦敗死。詞云。鞞難河北陣雲寒。咽西風。鄰笛淒然。說著舊恩新怨。總無端。誰與問九重泉。悲顧景。悔投牋。斷魂招哀。迸朱絃。料得有人收骨夜。江邊英武賦誰憐。

陶農部宮詞

新建陶無夢農部。衰有宮詞百首。述三十年來內庭軼事。大都得自傳聞。為錄其翹實者十五章。附以箋釋。皆他時史料也。倚虹堂外柳煙濃。御路無塵走六龍。歲歲宸游春色裏。萬人歌舞百官從。倚虹堂在西直門外。臨高梁河。慈駕幸頤和園。恒於此小憩進茶點。雕闌百折接明廊。仙殿排雲涌御香。天半銅亭光四照。日高草木遍山黃。排雲殿為萬壽山最高處。八方無事暢皇情。機暇揮毫六法精。宸翰初成知得意。宮人傳喚繆先生。繆女士嘉蕙。字素筠。雲南人。以畫筆供奉內庭。釘鈴佩馬去如飛。諳達垂鞭左右隨。詔遣阿哥歸主祭。黃韁紫轡好威儀。大阿哥溥儀。立二年。凡大祀皆奉。旨恭代行禮。諳達國語。謂師傅教授清文者。其儀視師傅。稱殺。公使西來越巨溟。國書親奉覲宮庭。禮臣引入文華殿。天語溫和賜寶星。文華殿在東華門內。為各國公便觀見地。景運門前曉色開。百官濟濟早朝回。御醫隨例聽傳喚。排日抄將脈案來。戊戌九月

後，上多不豫，隔數日，輒以厥案預示中外。六龍倉卒幸西秦，玉骨含冤裹錦裯。從此笙囊休進御，武皇歸哭孟

才人。哀珍妃殉國也。天家玉食喜奇瑰。潑翠茶濃瑪瑙杯。昨日使臣新買入，柏林香草野梅梅。

此下皆辛丑回鑾後事。天半燈搖紫電流。玲瓏殿閣仿歐洲。却因一炬西人火，化出繁華佛照樓。佛照樓即儀鸞殿故址，殿燬于庚子之亂，回鑾後重修，費帑五百餘萬，改用西式，賜名佛照樓。

清華西苑景如仙。百頃琉璃漾井蓮。羨殺詞臣與樞密，獨邀天寵許乘船。軍機大臣及兩書房翰林入直西苑，例得乘船，免迂途也。

供御龍賓發異香。新年染翰伴君王。淋漓錫福蒼生筆，福字先書絹一方。賜福蒼生筆，聖祖所製，列聖寶用，每歲元旦用此筆書福字。

園子春來柳早青。郊居景物暢皇情。輪船似報巡游信，一帶長河汽笛聲。昆明湖中御座輪船，二艘某國所進也。

疆臣獻納太珍奇。一笑天顏喜可知。翡翠壽星高一尺，透明碧綠似玻璃。翡翠壽星，回鑾後浙撫某中丞所進。

蠶織蘇杭藝最精。詔徵機女入神京。綺華館內薰風暖，長晝遙聞絡緯聲。綺華館在福華門內，徵蘇杭女子蠶織其中。

恭進應時春帖子。樞臣親寫硬黃箋。兩齋毓慶同頒賜，麝墨雞毫下九天。立春日，軍機大臣進春帖子，五言截句一首，七言截句二首，用硬黃紙書之，毓慶宮及兩書房翰林亦如之，各拜筆墨之賜。近時春帖以張文襄所進為最上。

紀欽鮑烈士增祥事

光緒初安徽欽縣令某者書生也。愚而墨。籠一胥。曰王耀。曰三多。挾某勢。恣橫一邑。豪

奪巧取。靡虛日。歛人許頌康。薄有賞。其戚程某。爲武學生。富過許。有質庫。一在縣北富場。許以事積忤二胥。適邑有盜案發。二胥乃虛構左證。誣許程爲逋逃主。執入獄。鍛鍊月餘。許程不勝榜掠。兩股肉盡糜。遂誣服。獄成。上江督皖撫。不日出決矣。王耀揚鞭過富場市。指質庫笑曰。此不日屬我矣。歛之人。莫不憤怒。然莫敢誰何者。鮑增祥歛諸生。舉秋試爲副貢。儒而俠者也。聞之大憤。乃攘臂爲文。獨署己名上徽守。白許程冤。守召增祥詰之曰。獄已成。汝橫來干涉。案出入甚大。誣平民猶反坐。况官長乎。汝能任此責。吾則轉詳大府。否則不如己也。持其書作注日狀。同署名者噤無言。增祥毅然曰。諾。刀鋸鼎鑊。某一人當之。不以累衆也。書遂上。二胥猶不知。日盼金陵回文至。決許程於市。歛故無劊手。走休甯。假以來。是時侯官沈文肅督兩江。政尙嚴明。得書陰廉得其實。乃大怒。立馳釘封付徽守。釋許程。梟二胥示衆。守奉檄坐堂皇。召二胥至。陽陽如平時。示以檄。始色變無語。縛以赴市。守親監刑。觀者如堵。卽以休甯劊手奏刀焉。梟其首於萬年橋上。橋者歛北通衢也。某令聞變。飲藥死。未數年而有方伯松之事。

方伯松者。歛市井中人。少無賴。以博蕩其產。則橫噬閭里閒。邑人尤患苦之。會天主教

士來款方首先皈依。稱信徒。益號召羣不逞以濟其虐。方不識字。諸生某某等爲之記室。赴訴者日恒數十人。半田產錢債事。方頗指記室錄其詞畢。卽分命其黨。汝往某村取某田。若往某村取某錢。母子毋少缺。皆以券授之。其券皆數十年陳舊物也。日暮歸。悉出所收以獻。無少短缺。方妾誕日。邑之縉紳。莫不蒲伏賀於庭。壽禮至盈屋。而西教士固不知也。遇訟獄。方第署片紙付縣令。令悚息奉行。如得大府檄。胥役輔之。四境騷然。至不敢偶語方名。增祥客于外。方歸聞之。大憤曰。世安得有此。謀走省控諸院司。方聞之。笑曰。此豈復梟王耀時耶。增祥憤愈甚。星夜去。方乃揚言將以衆毀鮑氏之家。增祥子鶚是時亦舉于鄉。夷然弗爲動。方亦卒不敢往也。增祥卒白晡撫。郵書上海法主。教某。斥方出教籍。徒黨悉鳥獸散。方始斂迹。增祥字紹廷。能詞。工畫梅。家無儋石儲。而好爲任俠。得錢輒散去。室人交謫。偃如也。

紀大刀王五事

大刀王五者。光緒時京師大俠也。業爲人保鏢。河北山東羣盜。咸奉爲祭酒。王五因爲制法律約束之。其所劫必贓吏猾胥。非不義之財無取也。己卯庚辰間。三輔劫案數十

起。吏逐捕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屬刑部。於是刑部總司讞事兼提牢者。爲深水濮青士太守文暹。奉堂官命。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城外。御史得檄。發卒數百人圍其宅。王以二十餘人持械俟門內。數百人者皆弗敢入。第蹀呼示威勢而已。會日暮。尙不得要領。吏卒悉散歸。旣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時。亦著城卒號衣。雜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翼日。王五忽詣刑部自首。太守召而詢之。則曰。曩以兵取我。我故不肯從命。今兵旣罷。故自歸也。詰以數月來刼案。則孰爲其徒黨所爲。孰爲他路賊所爲。侃侃言無少遁飾。太守固廉知其材勇義烈。欲全之。乃謬曰。吾固知諸刼案。於汝無與。然汝一匹夫。而廣交遊。酗酒縱博。此決非善類。吾逮汝者。將以小懲而大戒也。笞之二十。逐之出。歲癸未。太守出爲河南南陽知府。將之官。資斧不繼。稱貸無所得。憂悶甚。一日。王五忽來求見。門者却之。固以請。乃命召入。入則頓首曰。小人蒙公再生恩。無可爲報。今聞公出守南陽。此去皆暴客所充斥。非小人爲衛。必不免。且聞公資斧無所出。今携二百金來。請以爲贖。太守力辭之。且曰。吾今已得金矣。五笑曰。公何欺小人爲。公今晨尙往某西商處。貸百金。議不諧。安所得金乎。無已。公盡署券付小人。俟到任相償。何

如。至於執羈。鞫從左右。公卽不許。小人亦決從行矣。太守不得已。如其言。署券與之。隣同行。至衛輝。大雨連旬。黃河盛漲。不得度。所携金又垂盡。乃謀之。五曰。資又竭矣。河不得度。奈何。五笑曰。是淺淺者。胡足難王五。言畢。乃匹馬要佩刀。絕塵馳去。從者譚曰。王五往行劫矣。太守大駭。芻皇終日不能食。薄暮。五始歸。解腰纏五百金。擲几上。太守正色曰。吾雖渴。決不飲盜泉一滴。速將去。毋污我。五啞然大笑曰。公疑我行劫乎。王五雖微。區區五百金。何至無所稱貸。而出此乎。此固假之某商者。公不信。試爲折簡召之。即書片紙。令從者持之去。次日。某商果來。以五所署券呈太守。信然。太守始謝而受之。五送太守至南陽。仍返京師。理故業。安曉峰侍御之戍軍台也。五實護之往。車馱資皆其所贈。五故與譚復生善。戊戌之變。五詣譚君所。勸之出奔。願以身護其行。譚君固不可。乃已。譚君既死。五潛結壯士數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亂作。五遂罹其禍。

南下窪水怪

光緒甲午三月。京師南城外陶然亭畔葦潭中。忽有怪聲如牛鳴。余時在都下。嘗親聞之。確如牛鳴。盜中其聲。嗚嗚然。有疑爲蛟蜃之屬者。有謂盜窟此中者。市井人妄繪其

形。名之曰大老妖。謂其物專噬洋人。稍有識者。皆啗其無稽。而圖說刊板流傳。遍布大江南北。乃至新疆塞外。官吏示禁。竟不能止。福文憤銀。時爲執金吾。調兵窮搜。卒莫得端倪。內務府至。召僧道設壇。諷經以禳之。數月後始寂然。真異事也。張濠荃其塗夢痕仙館詩抄中一首。詠此事云。右安城門當晝晴。野畦淺水蘆葦平。忽有怪物如牛鳴。路人千萬皆聞聲。喧傳遠近草木腥。街衢入夜無人行。或圖其狀如蛟鯨。似虎搖尾龍轉睛。巨鱗脩鬣腹彭亨。罔兩罔象莫識名。日午健兒敲銅鈺。戈矛森立車衝輻。擊以巨砲雷霆訇。如臨大敵心怦怦。登刀踢火道侶迎。敕召六甲與六丁。呼星喚鬼與怪爭。怪殊不懼反自矜。若鳴得意聲無停。健兒咋舌雙目瞠。拖泥帶水如履冰。道人執劍走野亭。護身符呪嗟無靈。我亦隨衆來郊坰。鳳城景物爭春榮。麥芒漸綠柳眼青。輕風轉蕙晚照明。鶯歌燕語調鳳笙。萬人如海身伶仃。枳籬薤隴側耳聽。鳴蛙噪蚓集衆蠅。心知其誕笑語傾。嗟哉危坐高官形。柳陰歧路支涼棚。藉資彈壓列衆兵。更欲紛調神機營。舉國若狂誰使令。解人難索繫我情。石言蛇鬥傳所稱。妖不自作由人興。見怪不怪真典型。諸公袞袞來槐廳。紛披宮錦帶雀翎。口密腹劍利是征。誤人家國傾人城。此真怪物

是咎徵。灾祥在德。天所憑。反德爲亂。妖灾生。嘻嘻出。出聞於庭。我欲射之。弓陰。棚。橋。机。饗。餐。服。上。刑。天爲一笑。河爲清。人妖旣除。邦乃寧。物妖有象。禹鼎呈。何至妖異。喧神京。無乃小怪作大驚。暨朝鮮戰事起。議者乃曰。是兵象也。

百年前海王村之書肆 琉璃廠於遼爲海王村

乾隆時益都李文藻所著南澗文集。中有琉璃廠書肆記云。琉璃廠因琉璃瓦窰爲名。東西可二里許。未入廠東門。路北一鋪曰聲遙堂。入門爲嵩口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爲帶草堂。鄭氏。同升閣。李氏。皆路南。又西則路北有宗聖堂。曾氏。聖經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爲二酉堂。文錦文繪兩堂。寶田堂。京兆堂。榮錦堂。經腴堂。皆姓李氏。宏文堂。鄭氏。英華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雲堂。周氏。二酉堂。自明中葉已有之。人故呼爲老二酉。迤西。南轉沙土園北口。路西有金氏之文粹堂。肆賈謝姓。頗深目錄之學。爲乾嘉兩朝冠。又北轉至正街。爲文華堂。徐氏。在路南。而廠橋東之肆盡矣。橋西僅七家。先月樓。李氏。在路南。又西爲寶名堂。周氏。在路北。又西爲瑞錦堂。亦周氏。在路南。其地卽韋姓鑑古堂舊址。韋氏在乾隆初。頗有聲。全謝山。杭大宗。朱笥河。諸

先生皆折節與交者也。又西爲煥文堂周氏。五柳居陶氏。在路北。陶氏卽黃蘗園題跋所謂五柳主人者也。又西爲延慶堂劉氏。在路北。又西爲博古堂李氏。在路南。自此出廠西門。書肆盡矣。今去南澗時甫百年。而記中所列各家。乃無一存焉者。求如陳思蔡益所之流。益不可得矣。南澗集在潘氏功順堂叢書中。今印本亦漸希。爰撮其要於此。以餉後之脩城坊記者。

燕郊廢寺之金鑪臺

燕郊鎮在京師東。屬通州。東陵往來孔道也。曩時曾宿其地。去鎮數里許。道旁一廢寺。土人爲言。寺建於明中葉。入國朝百餘年。殿宇頽圯無存者。唯一香鑪兩燭臺在焉。鑪高八尺。臺丈餘。鎔鐵爲之。重莫能舉。故棄置荒煙蔓草中。久無人過問者。乾隆四十二年。純廟謁陵。蹕路經此。忽遇暴雨。乃入寺暫避。偶以鞭扣鑪曰。此非鐵聲也。令侍衛椎破之。皆精金鑄成。外塗火漆。更察兩燭臺亦如之。遂命移入內庫。寺之緣起。州志不詳。後土人於墻陰掘得一碑。乃明嘉靖中太監李瓊家廟也。世宗約東內監極嚴。李瓊名不見史冊。似非當時權貴。而豪富已如是。彼王振劉瑾汪直魏忠賢輩。其奢

汝當更何如。史冊所傳。正恐未盡其什一耳。嗚乎。民力安得不日蹙也。

雲南銅廠

國家二百餘年。用銅專仰雲南。而銅廠之弊。亦遂不可勝言。咸同間有錢唐吳仲雲者。官滇久。有廠述詩四首。言之最詳。足備掌故。其詩云。華楹具百戲。雕俎羅八珍。指使諸童僕。佩服麗且新。問官所職掌。曰銅鐵錫銀。朝上一紙書。暮領十萬緡。會計足課額。可以娛嘉賓。勿謂官豪華。視昔官已貧。頗聞有某某。憑陵居要津。積金北斗高。歌舞難其論。歌舞豈不歡。世事如轉輪。朝廷固寬大。國法亦以伸。事過三十年。殘魄含酸辛。官今當黽勉。富貴天所親。鳩卮與漏脯。智者終逡巡。哀哉銅山下。乃有餓死人。一滇廠四十八。寶路區瘠肥。媪神豈愛寶。苗脉有盛衰。攻采矧云久。造物亦告疲。甯台與湯丹。二廠名最大今亦非曩時。小廠益衰竭。徵課檄若馳。何從獲碩碨。碩謂之礮礮石堅者謂之碩。碩謂之礮礮石堅者謂之碩。碩謂之礮礮石堅者謂之碩。碩謂之礮礮石堅者謂之碩。間或得草皮。浮淺而少者謂之草皮。鑽窩廠名出銅最少餓鞞亦何爲。餓鞞無長菱入龍窟。水洩費不貲。硯有積水百計始能涸之。謂之拉龍。年年告缺額。呵斥安敢辭。我聞古銅官。坊治各有司。方令吏事繁。難理如亂絲。况復界廠政。殿最較銖銖。既畊復使織。誰能劑盈虧。上瞻九府供。下給家室私。官私兩

不病。治術其庶幾。二受事平其爭。厥長凡有七。有客長課長及爐鍋鑪礪炭諸長。錘手與砂丁。是皆長所

帥。有犯則挾之。晝夜戒無逸。帕首縛口登。行者緣縫蝨。仰攻亦俛鑽。但懼引線失。風穴

窾窟符。入深苦悶。鑿以洩。廂木駕疏密。洞慮下陷每兩尺餘支木四。是為一廂洞之遠近以廂計。龍驚地軸裂。一入不復出。悲哉乾

蠟子。枯腊黑於漆。洞陷死者為地氣所養。屍不腐名曰乾蠟子。更聞扯火勤。爐罈難畢述。爭尖與奪槽。刀劍鬥狂

猛。一朝鳥獸散。探胠入民室。索之籍無名。山箐費窮詰。恃此問長官。鎮撫用何術。三廠

主半客籍。逐利來入邊。入官報試采。自竭私家錢。欣然大堂獲。繼以半火煎。礦旺曰大堂。晚煎曉成。

半火抽課得羨餘。陶朱不足賢。百貨日屬集。優倡肆嬌妍。荒荒蠻瘴中。聚若都市闐。聞者

饑涎垂。擾擾蟻集羶。叩囊出黃金。一擲虛牝填。所願倘不償。家室成蕭然。妻孥難存活。

伴侶空相憐。不如扶犁好。猶得畊薄田。四

嘉禾圖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杪。松江府境。暴風三日夜不息。禾盡偃。稻花全落。諸縣田有一粒

不收者。有畝收斗許者。有及半者。則慶大有年矣。吳士盧元昌有詩紀之曰。困窮甘儉

食。垂老遇奇荒。百歲人稀邁。三吳事可傷。探丸竟白日。割篋到黃堂。時松江府署被劫。我粟無升

斗。開門亦不妨。如此奇災。乃巡撫洪之傑。不唯諱災不告。反取旬容縣境青苗一束。繪嘉禾圖上獻。詔書嘉獎。宣示中外。吳人銜之次骨。嗚乎。天下妄狠人。獨洪之傑也歟。知不足齋日記鈔本

叢書之刻。至國朝而始精。若歛之鮪。吳之黃。金山之錢。張南皮所謂五百年中。決不泯滅者也。然士禮居專重景宋。秘笈無多。守山閣專取四庫未刻之本。猶嫌其經說及考據書太多。而唐宋說部。及前人遺集獨少。唯知不足齋三十二集。於四部無所不收。而雜史小說兩種。所收尤夥。皆據精本足本付刊。絕無明人專擅刪改之弊。且巾箱小冊。最便流通。其有功文獻者。更在黃錢上矣。南海潘暉琴學士衍桐嘗言。曾在揚州書肆。見有知不足齋日記鈔本數帙。密行細字。是涿飲老人真蹟。皆記所得古書始末。及與乾嘉諸老往還商榷之語。於古刻之優劣。鑒別之方法。收藏家傳授之源流。皆言之綦詳。次日往購。則已爲他人取去矣。此書未經劫火。當仍在世間。海內好事家。倘爲之刻布流傳。其聲價當在百宋一塵賦之上也。

三進士出身之奇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皆在國初。一杞縣任暄。明末團練鄉勇。禦流寇有功。後仕福王。爲後軍都督。王師下南京。投誠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後再中乙未進士。一邵陽吳芳。崇禎己卯舉人。永歷中官至左都御史。歸命後。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五河錢世燾。明末官縣令。鼎革後。削髮爲浮屠。久之。復還俗爲諸生。康熙庚戌成進士。年已七十餘。

奏疏糺繆

國朝滿洲入仕之途甚寬。各部院筆帖式。目不識丁者。殆居多數。循資比俸。亦可至員外郎中。然不能得京察一等。無外補之望。乃以保送御史爲出路。朝廷視滿御史甚輕。但保送即記名。不必考試也。故滿御史多不能執筆作書。閒或上疏言事。然亦他人爲之捉刀。光緒甲午冬。東事正亟時。一日早朝。福山王文敏。在午門外。與同列論及軍事。太息曰。事急矣。非起檀道濟爲大將不可。蓋指董福祥也。一滿御史在旁。聞之。殷殷問檀道濟三字如何寫。或書以示之。次日卽上奏。請起用檀道濟。又有一御史。上疏力保孫開華。不知開華已死數年矣。又某京堂上奏。言日本之東北。有兩大國。曰緬甸。曰交

此。壤地大於日本數倍。日本畏之如虎。請遣一善辦之大臣。前往該兩國。與訂約。共擊日本。必可得志云云。聞德宗閱此疏。甚爲震怒。將降旨斥革。恭忠王在側。言如此將使滿洲大臣。益爲天下所輕。乃止。昔康熙時一老侍衛。直乾清門數十年。清寒甚。聖祖見而憐之。因授爲荊州將軍。詔下。妻子皆狂喜。而某獨不樂。戚友來賀者。輒對之痛哭。駭問其故。則曰。荊州要地。東吳之所必爭。以關瑪法之智勇。尙不能守。何況於我。此去必死于東吳之手矣。衆知其不可理喻。咸匿笑而已。然此人猶能讀三國演義。猶自知才力之不勝。在今日飛鷹走狗之徒。上萬萬矣。瑪法者國語貴神之稱

文牘謬誤

光緒年相傳有兩事。絕可笑。某生者。夙以善書名。爲義州李子和制府。鶴年司摺。奏十餘年。義州後緣案革職。某生轉入合肥李筱泉制府瀚章幕中。時合肥方督兩湖。一日奏事至京。上發視之。則湖廣總督其官。而李鶴年其名也。合肥因此大被申斥。並交部議處。不知當時幕中人。何以都漫不省視耶。一爲魏午莊制府光燾。官平慶涇固道時。駐軍固原。部下有逃卒數人。大索不可得。乃通札各府及直隸州。飭所屬嚴緝。此本

照例文牘。向無人措意。吏胥不通掌故。以奉天府雜入各府中。徑行札飭。且呼其官曰奉天府知府。是時官留尹者。爲松侍郎林。得札大恚。即行文往詢其故。魏乃大窘。浼某貴人爲之緩頰。餽松萬金。自稱門生。事乃已。次年松復致書魏。託購玄狐狴獬孫等珍裘數十襲。爲價又以萬金計。時人稱此札直二萬金云。然自官制改革以來。奉天尹竟改爲知府矣。

明季兩烈婦

甯藩下永甯王世子妃彭氏。奉賢人。生有國色。足極纖。江西人以彭小脚稱之。而驍勇多智。力敵萬夫。江西破。永甯父子皆殉國。妃乃率家丁數十人入閩。厲汀州。結義軍將范繼辰等。聚衆數千。克甯化。歸化等十餘州縣。勢張甚。大清兵極畏之。會歲飢。衆稍散。遂以順治五年。爲叛將王夢煊所敗。被執不屈。絞殺於汀州之靈龜廟前。其從婢二人。一名金保。一名魏眞。年皆未及笄。而俱有勇力。善騎射。妃旣死。保自剄。眞竄山谷。閱十數日。兵退乃出。竊妃與保屍葬之。遂去爲尼。不知所終。此事明季諸野史。俱未紀載。惟見施鴻保所纂閩雜紀中。亟表而出之。

霍山黃鼎者。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承疇。授總兵。使駐江南。其妻獨不肯降。擁兵數萬人。據濠泗山谷中。與王師抗。數有斬獲。總督馬國柱乃召鼎至。謂之曰。汝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對曰。不能。然有子在此。使之往。或可動也。乃命其子往。妻曰。大廈已傾。一木夫何能爲。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親來廬州一面。約吾解衆。喻令雍髮。然吾雖解兵。當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聽調遣也。國柱許之。即自至廬。婦率衆出見。兜鍪貫甲。凜凜如偉丈夫。執總兵見督府禮。以兵餉簿籍授國柱。即上馬馳還山中。終不與夫一見。此婦真有烈丈夫風。而姓字闕如。惜哉。明之末造。豫中阮太冲。憤兵驕將惰。乃著女雲臺以譏之。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滅賊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嗚乎。若彭妃黃婦者。又豈讓古人哉。頗疑紅樓夢所述施燿將軍事即指彭

李奉貞

勝國末造。奇女子最多。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者。秦良玉最烜赫外。若沈雲英。劉淑英。畢著輩。皆見諸名家集中。爲之碑版歌詩。功雖不成。而名足以不朽矣。獨國朝闈閣之知兵者。不少概見。咸豐朝唐縣李武愨公孟羣。有從妹。名奉貞者。知書。工騎射。六韜孫

吳風角占驗之書。靡不精究而奉母不字武愨以知府奉胡文忠檄督師討賊。招奉貞同往。奉貞即戎裝從行。在軍中畫策決勝。往往建奇功。武愨由郡守數年閒擢至藩司。幫辦軍務。半奉貞力也。武愨一日以輕兵追賊。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悉束手。不敢救。奉貞獨率所部馳赴之。鎗林彈雨中。突圍而入。手斬勅賊數十級。賊衆披靡。卒護武愨歸。甲裳均赤。萬衆駭視。驚爲天神。後文忠以大軍攻漢陽。寇堅守。久不能克。奉貞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賊伏。援兵不至。遂血戰死。年纔二十餘。奉貞死。武愨軍氣驟熾。未幾亦戰死矣。往時見某說部。紀奉貞事。獨深致不滿。亦可謂不成人美者矣。武愨擢幫辦時。年亦甫二十七。商城周文勤時長軍機。與李氏世姻。上一日從容語及武愨。因垂詢曰。李孟羣相貌。不知如何英偉。卿當識之。文勤故與武愨父子不協。即奏曰。李孟羣固勇於任事。但惜其年太少耳。上聞之。怫然曰。如卿言。少年人皆不能辦事耶。文勤亟皇恐謝罪出。蓋文宗嗣服之初。春秋鼎盛。銳欲有爲。文勤之言。適中上所忌也。未幾。文勤即緣事罷軍機大臣。畢著事。國朝詩別裁。載諸小傳。謂其父爲流賊所殺。著募兵。爲父復仇。卒殲賊。考明未流寇。未嘗至山東。著父之死。實在崇禎十五年。正太宗文皇帝親統大兵南下時也。著實與我朝兵戰。歸恐未考。遽以流賊書之。後來館臣重訂。竟不加改正。尤爲巨謬。

女子絕技

閨秀能詩詞書畫者多。而以它美術顯者絕少。國初梁千秋之侍兒韓約素字鈿閣者。善鑄印章。周櫟園載之印人傳中。有以數寸大石章求鑄者。約素輒鑿磨曰。欲儻斷山骨耶。康熙中。吳門顧二娘。以製硯著稱。此則真可謂斷山骨者矣。聞顧生平所製硯。不及百方。非端溪老坑佳石。不肯奏刀。傳其以鞋尖點石。即能辨別瑜瑕。亦奇技也。乾隆末。杭州何春巢。承燕得一研於金陵市上。背鑄劉慈一絕云。一寸千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跋曰。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於專諸故里。故云。時康熙戊戌秋日。詩絕超逸。慈不知何人也。何工倚聲。因賦一翦梅。鑄其旁云。玉指金蓮爲底忙。昔贈劉郎。今遇何郎。墨花猶帶粉花香。自製蘭房。佐我文房。片石摩挲古色蒼。顧也茫茫。劉也茫茫。何時攜取過吳閫。喚起情郎。吊爾秋娘。此條見袁隨園詩話。喜其韻絕。攬以實吾書。戊戌爲康熙七年。距今纔二百三十年耳。然問諸吳人。已無能舉其姓字者矣。詞絕俗迥遜劉詩矣。

尹杏農侍御

春冰室野乘

桃源尹杏農侍御。為咸豐朝直臣。戊午英艦抵天津。舉朝搶攘。無所為計。侍御獨疏陳戰守機宜。先後八九上。樞臣主和議。卒格不行。最後疏上。奉命隨同王大臣會議。鄭親王端華厲聲詰責。侍御抗辨不少訕。由是直聲震天下。而權貴益側目。卒藉科場案去之。同治時再起。治軍河南。官河陝汝道。民懷其德。歿後入祀名宦。治績宣付國史館。列循吏傳中。所著有心白日齋詩文集。集中警句。如元祐一朝遺老盡。永和三月酒人稀。花之寺送朱伯韓。時來將相都論命。老去英雄只著書。題馮林一郡尉著書圖。煙花不為哀鴻滅。林木空餘社燕歸。春日師行有感。皆俛仰盛衰。歎歎欲絕。人之主客圖中。洵無媿色。

陳子莊明府之外交

同治丁卯九月。海昌陳子莊明府。其元令南滙。時有英商。以夾板船載煤運滬。駛大洋中。膠于沙。沈其舟。煤皆散浮海面。海濱居民。紛紛往撈取藏諸家。固不知有洋船也。但識為洋煤而已。未幾一英人偕通事來縣。言船為南滙民所焚。煤盡被掠。索償五萬金。陳以其語狂誕。拒之去。徐思洋人必不肯遽已。不先查還其煤。必且肇衅。一經聞諸總署。則所傷實多。是不賠而賠矣。且庸知總署不飭令賠償者。乃親自赴鄉查勘。沿海地

蔓延百餘里。一時不及周悉。而英領事已照會滬道。委員暨英繙譯官偕洋商來矣。且海面時有兵艦。往來鳴砲。南滙民大震。陳力與爭曰。吾民果掠爾船。自應治罪。今爾船自闊淺沈沒。百姓祇撈取水面之煤。何罪之有。藉曰百姓不應取爾之煤。而乞我代爲查還。我體兩國交好之誼。自當竭力查辦。爾所失者煤。並非失銀。安得賠銀。今言賠銀。是訛詐也。訛詐安有交情。我官可去。銀不可得。委員亦以大義責之。英商始氣沮。陳次與約。煤船既擱沈。必不能復得全數。將來查得若干。即以若干還之。英商亦首肯。陳次日即赴鄉。召集各村之民。老幼男女。來者數萬人。先以此案始末告之。又以拚一官保護百姓之意。反復申諭數千言。鄉民皆感激泣下曰。實不知有此許多道理。幾累我公。於是均願以所撈者送還之。數日閒。繳煤十八萬斤。事遂已。

同時又有美船交涉一事。美商運貨來滬。遭風滯於沙。不能動。乃至滬。雇民船爲轉運。適有漁舟數艘。在海捕魚。即雇之往。言定每人日給銀兩圓。往返十餘日。始竣事。迨向索工資。則盡縛其十六人送滬道。謂係海賊搶劫者。道發上海縣研訊。俱不承。十六人者。中有南滙人七。因請發南滙。陳詢悉其始末。且訪諸七人之鄉里。莫不言其冤。乃具

稟昭雪。美領事執不肯。則復提滬訊。仍不承。則再移還南滙。而七人中已死其一矣。陳知滬道不足與言也。則直陳其事本末。徑稟蘇撫。時撫蘇使者。爲豐順丁兩生中丞。得稟震怒。亟下札發斥滬道。命立釋此十五人。滬道始悚息受命。而美領事亦不復過問矣。蓋洋商不過圖賴工賞。初不靳地方官之辦案。有司爲積威所劫。不敢不格外討好耳。此兩事。恨不令今之爲吏者知之。

王文靖遺文

宛平王文靖。爲康熙初名相。生平頗挾智任數。迴翔於諸滿大臣之間。而能得其權心。以保祿位。世頗有疑石頭記之王熙鳳。卽指文靖者。其人極固相類也。遺集不傳於世。其遺文惟有爲陳默公焯徵刻遺書一啓。亟錄之。以見古人風義之篤。

蓋聞天佑斯文。自產于秋之宗主。人肩大道。簪駟一代之浮榮。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卽後儒必學成而書可箒。春秋須羽翼。邱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垂。司馬之全形忽廢。他如張文昌以乍盲而工樂府。盧照鄰緣久疾而擅吟壇。若斯之徒。殆猶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備今古興亡之準鑑。非邀休暇。豈獲專勤。

桐城陳默公。九液蘊靈。六匡誕秀。七歲徧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斥史材。身任三長而不讓。衡文吳下。張楊願撒臬比。正雅雲間。陳李齊投縞帶。入興朝而膺恩拔。在廷爭覩光儀。甫鄉薦而掌秘書。政府咸資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歎爲眞狀元。迨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爲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曰。注殘經史年猶少。歷盡艱虞氣更新。大家宰靜海高公之贈句曰。無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薇。期待各已如斯。通顯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令儒術大振今時。悉倚離婁之目。寸陰必惜。日斯邁而月斯征。萬卷堪娛。冬不爐而夏不扇。書成甘種。載可盈車。挾六籍之奧義於二經。功約而倍。厲一朝之褒譏於四部。指隱而彰。掃山陰餘姚之禪睡。門庭斷自程朱。溯嘉隆宏正之詩源。流品分從趙宋。西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眞騷。八家之後。敢曰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剗。何以仰答聖賢。照等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畧計鏤板之費。動須數千。勢必賴大雅之流。各資涓滴。與其結佛緣以霑利益。何如種文福以厚箕裘。且默公官僅數旬。居無五畝。彼于頤亦人耳。能將百萬爲高士買山。卽鄰超小夫乎。屢費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旣以詩書爲生。

活。則吾黨亦用梨棗代田廬。伏乞諸老年臺先生。隨分樂捐。聲施不朽。噫嘻。杜微失聽。猶來君相之求。徐積病聾。實賴蘇黃爲友。况有功於孔孟。詎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默公蓋以聾廢者。故啓中以杜微徐積爲比。今其諸書傳世者。惟宋元詩會一種耳。啓所謂詩源趙宋者。卽指此書也。

宰白鴟

折獄之吏。能使民無冤。固已難能而可貴矣。乃有一獄之起。有司明知其冤。而卒無術以平反之者。其慘痛更何如耶。憶某勸善書中。紀福建一獄。至今讀之。猶爲酸鼻。漳泉兩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輒以多金買貧者代之抵死。沿以成俗。毫不爲怪。所謂宰白鴟也。某大令官於閩。襄事福州讞局。嘗訊一門殺案。正兇年甫十六。而死者則偉丈夫也。檢尸格。鱗傷十餘處。必非一人所能爲。且其人尪瘠弱小。亦必非能殺人者。提案覆訊。則背誦供招。滔滔汨汨。與詳文無一字差。令異之。再令覆述。仍一字不誤。蓋讀之已成誦矣。知其必爲白鴟也。加之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涕泣稱寃。乃駁回其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供。再提犯鞫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令猶旁皇不忍斷。

他委員共噴其迂。乃代爲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司親訊。仍執前供。因詆爾年齒甚輕。何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還縣。令遇諸門。問其故。則涕泣曰。極感公再生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怒其翻供。更加酷刑。求死不可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早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耶。若出獄。必置爾死地。進退皆死。無甯順父母之命耳。令爲之失聲哭。遂終身不入讞局云。此與前紀王樹汶事極相類。若樹汶者。其真有天幸哉。

史撫部詩

史撫部念祖之工文。前已畧述之。茲又得其古近體詩十數章。撫部起家簿尉。中年始折節向學。與樵野侍郎同。侍郎之詩高華。撫部之詩疏宕。皆一時異才也。古意云。美人不世出。嫁必輕薄兒。奇士不世出。遇必亂離時。天公最有心。可以見操持。征夫吟云。丈夫當請纓。揮手勿復慮。懷中兒問爺。但道封侯去。苦雨行云。天不雨。東皋禾麥不出土。天欲雨。道上行人征戍苦。欲雨不雨心。京京吁嗟天亦難爲情。駐軍趨旗屯。除夕發家書云。大捷欣看露布馳。春風入壘酒盈卮。幾千萬語無人道。二十一年有限時。誰滅孫

盧同浩劫。已收淮蔡。是偏師。家書先寫平安字。戰狀從容報母知。卽席贈歌者云。溢浦
琵琶恨未深。六絃添出寫秋心。弓彎破夢翩翩舞。絲裊無痕宛轉音。惜別大難藍尾酒。
用情容易白頭吟。他年重訪清江道。綠葉成陰何處尋。野寺納涼同五兄。蓮叔云。螢光
溼雨明滅飛。昏月挂樹松風吹。露凝落葉墮微響。宿鳥撲撲驚高枝。古碑臥地斷可坐。
翁伸無言拱道左。溪東大冢鬱林莽。野狐出沒逐燐火。半晌問答聲響息。童攜鏡來滿
眼黑。轉念身世各努力。兄弟夜吟亦難得。英山云。松花一徑踢成塵。松子枯餘拾作薪。
繞屋溪聲時訝雨。當窗山色遠窺人。野樵度水亂斜照。幽鳥和烟啼晚春。頗似江南小
邨落。謀生到此悔征輪。雨後云。春波泛綠與橋齊。蒲沒青尖禿柳低。昨日汀花留未采。
潮生行不到前溪。數詩皆可奪宋人之席。

黃公度京卿遺詞

嘉應黃公度先生。詩筆爲同光間大家。而倚聲之作。不少概見。頃得其賀新郎一闋。亟
錄之。題爲乙未五月芸閣南歸。飲集吳船。各撫賀新郎詞。以志悲愴。詞云。鳳泊鸞飄也。
况眼中蒼涼烟水。此茫茫者。一片平蕪飛絮亂。無復尋春試馬。又漸漸夕陽西下。水軟

山溫留扇底。展冰匳。試照桃花寫。影如此。淚重灑。尋思羅裏臨行把。竟明明。蛟綃分翦。公然割舍。天到無情何可訴。只合埋臺地下。但何處得開酒社。相約湏臾。毋死去。儘丁歌甲舞。今宵。且看招展。花枝惹。蒼涼激楚。直摩稼翁之壘。

周太史爾雋語

同治中吳縣周伯蓀太史爾。督陝甘學政歸。與伶人張天元者狎。天元頗風雅。從太史習詩字。過從無虛日。太史戲呼之曰天兒。後因事有違言。蹤跡漸疏。而奉新許仙屏河帥振禕亦自陝甘學差歸京。天元遂棄周而事許。一日有人戲問太史曰。日來與天兒相見否。太史歎息曰。天而兒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聞者爲之拍案叫絕。此真天造地設之妙。所謂巧不可階者矣。前輩吐屬。名雋乃爾。

題壁詩

光緒癸未九月。出都。宿保定城西之大汲店。旅舍壁間。有一詩。墨痕剝落。烟霧糝糊。畧歎有庚申冬初字。蓋十餘年前蹟也。字頗豪縱怪偉。因諦視讀之。其詩曰。北去金輿萬騎扶。長安城上有啼烏。禁門晝閉宮槐冷。蹕路宵嚴塞艸枯。九廟英聲驚朔漠。幾人留

守重西都。孤臣流涕朝天遠。分作滄江老釣徒。蓋文宗北狩時感事之作也。清蒼激壯。足以接武大樽。惜署名處泥土剝缺。不知爲何人作矣。室中四壁。聖刷新潔。獨留此一方。知非流俗人所爲。召店夥詢之。乃知店東故諸生。見此詩而深愛之。故不忍聖去也。僻鄉中乃有斯人。亦云難矣。

又吳寄髯先生曾在荆巫間一山寺內。壁上見一詩云。大江東去盡蒿萊。尙有黃花此地開。落木山空秋色老。平蕪天遠暮愁來。驚風沙磧盤鷗健。殘照關河過雁哀。驚記今朝是重九。獨携樽酒上高臺。蓋亦金陵未復以前感事之作。沈鬱頓挫。饒有杜意。亦不得作者姓名。

孫北海雅謔

順治中張爾唯太守學曾。由部郎出守蘇州。將出都。孫北海曹倦圃龔芝麓三公。設宴祖餞。各携所藏法書名畫相誇示。太守亦出舊藏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卷真蹟。三公傳觀。皆愛不釋手。曰。此蹟可謂今日壓卷矣。太守意得甚。北海徐曰。此圖以萬里名。而爾唯一人據之。無乃太貪。不如截作四段。四人分有之。人各得二千五百里。不亦可乎。曹

龔皆拊掌稱善。立呼侍者以刀尺進。太守窘甚。至長跼乞哀。北海大笑曰。吾今日得一集唐絕對矣。衆問之。則剪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二語也。一座爲之絕倒。

巧對

光緒中葉。山東尹琅若編修琳墓。官詞館久不開坊。鬱鬱弗自得。乃縱酒自遣。醉輒謾罵座客。以是與其鄉人鄭侍御溥元齟齬。鄭遽捕尹陰事劾奏之。人皆不直鄭。旨下。尹鄭皆休致。是日樞臣述旨既退。寶文靖語同列曰。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可移贈尹鄭兩君矣。甲申春。閩文介張文達同入軍機。二公年皆逾七十。未幾。孫文恪毓汶。烏少司空拉布。奉命勘案江南北諸省。歷年餘始歸。都人爲集唐人句曰。丹青不知老將至。文介字丹初。文達字子青。雲山况是客中過。烏字少雲。孫字萊山。又光緒癸巳恩科。殷秋橋鴻少如璋。周伯晉編修錫恩。典浙江試。榜發。士論頗不韙。或爲聯以謔之曰。殷禮不足徵。已經如曠如聾。漫詡文章操玉尺。周任有言曰。難得恩科恩榜。好憑交易集金錢。離析二人姓名。而銖兩悉稱。語意渾成。尤爲巧合。又烏達峯尙書與惲次遠學士同典浙試。烏文學頗疏淺。而學士有烟癖。或以二人姓爲聯曰。烏不如人。胸中只少半點墨。軍無鬥志。

身邊常倚一條槍。又同治中四川副都統有名鐵爾克達春者。或戲以金吾不禁夜對之。

國初富室

國初富室。以南季北亢爲領袖。季氏居泰興季家市。其族人三百餘家。皆有複道門戶相通。每夕行撮者。至六十餘人。蓄女樂兩部。服飾至直巨萬。滄葦侍御振宜。以藏書著國初者。卽其族也。亢氏籍山西。相傳李自成西奔時。所携輜重。皆棄之山西。盡爲亢氏所得。遂以起家。富甲天下。康熙中長生殿曲本初出。亢氏家伶卽能演之。器用衣飾。費錢至四十餘萬。他舉稱是。今無人能舉其姓者矣。保富之術不脩。國之所以不競也。

官書錯誤

乾隆中修四庫全書。高宗謂遼金元三史地名人名。譯音皆失其真。因詔館臣重加改定。然武英殿本全史。刊於乾隆四年者。尙未暇追改也。道光初。乃詔軍機章京重復校正。剷改舊板。而其中有絕可笑者。金史地理志。有金復海蓋一語。乃總金州復州及蓋平海城兩縣而言之。今官牘中尙有此語。乃校者誤以海蓋爲人名。而改爲哈嚨。又

元史睿宗傳。有飲酒樂甚。顧謂左右曰。兩語。校者誤以甚。顧二字爲人名。而改爲薩賴。若此之類甚多。殊堪噴飯。且其本地人名者。則又不遵。欽定三史國語解。而以意更換。移步換形。遂令人莫知爲何人何地矣。官書之不可信。大抵如此。

四庫全書之濫觴

乾隆朝脩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書七百餘種。人皆知其議之發於朱笥河學士。而不知徐健庵尙書。已有此議。學士特因其成說耳。考健庵所爲高詹事刻編珠序云。皇史宬永樂大典。鼎革時亦有散失。往語詹事。皇上稽古右文。千古罕遭。當請命儒臣。重加討論。以其秘本。刊錄頒布。用表揚前哲之遺墜於萬一。余老矣。詹事孜孜好古。幸它日勿忘此言也。案大典中佚書。實不止此七百餘種。當時館臣蒐輯。大抵取其卷秩畧少者。宏編巨冊。尚不暇甄錄。後來徐星伯先生所輯。宋中興禮書。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皆從大典中錄出。張石洲實佐其役。石洲曾爲人言。其中秘本尙夥。惜無此暇日。盡錄成書。以補四庫之闕。此語見某說部中。今忘其名矣。庚子拳亂。翰林院被焚。大典一書。遂無片紙留遺矣。惜哉。

私家藏書樓

舊槧音學五書。前有徐健庵兄弟三人啓云。亭林先生年逾六十。篤志五經。欲作書藏於西河之介山。聚天下古今書籍藏其中。以詔後之學者。先達明公。好事君子。如有前

代刻板善本。及抄本經史有用之書。或送堂中。或借錄副。庶傳習有資。墳典不墜。其後此舉。竟不果成。朱竹君學士嘗議建書藏於曲阜孔氏。廣度古今墳籍。亦僅有此語。阮文達嘗舉所藏書分儲於浙之靈隱。潤之焦山。亂後靈隱毀于兵火。焦山書亦多散佚。聞後來梁按察鼎芬。有意規復。嘗謀諸丁松生。松生慨捐所藏數百種以付之。故梁題松生箸書圖。有焦山靈隱存雙藏。猶記秋鐙遞信時之句。竊謂名山古刹。將來都不可保。謀建私家書藏者。究以孔林爲第一。好事者盍圖之。

閩中經世遠識

錢唐顧若璞。字和知。故明上林署丞。顧友白女。文學黃東生之妻。讀書能古文詞。箸有臥月軒合集。其長子婦丁氏。亦湛深經史。有經世之志。若璞集中。有與其友張夫人一書云。家婦丁氏。從余讀唐詩。其寄燦詩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幾於怨誹不亂矣。與燦酒閒。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下畫奇計。而獨追恨於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勿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努力經營。偷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開田。墾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

如此。則兵不增。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屯佐天子。蓋虞孝諗女實始爲之。死且目瞑矣。其言雖夸。然銷兵宅師。濡濡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巾幗中乃有此高議。雄略。而名字翳如。文章行事。不得少見梗槩。豈不惜哉。

吳梅村身後之文字獄

國初南溇莊氏私史之獄。罹禍者至數十家。其始末人皆知之。吳梅村綏寇紀畧一書。身後亦幾成大獄。則無人能言之者。考是書本名鹿樵紀聞。不著撰人姓名。或以此疑非梅村所作。向莫明其故。後讀施愚山致金長真書。始知當時危栗情狀。其不至蹈力田赤溟之覆轍者。亦云幸矣。書畧云。梅村鹿樵紀聞一編。鄒流騎以故人子弟之義。賣屋爲任劄劄。一備放失舊聞。一以表章前輩箸述。良爲勝事。但不合輕借當時名流姓氏參評。致有此舉。蓋懲前史之禍。案此語即某莊氏史獄不得不申明立案。非有深求於鄒也。聞書中絕無觸犯。惟凡例所列。有大事記。似爲蛇足。今拘繫赴解。舉家號哭。悉焚他書。笥橐爲空。毘陵士大夫。莫不憐之。鄒既貧且老。莫爲援手。萬一決裂。不特鄒禍不測。且恐波及梅村。遺孤惴惴。巢覆是懼。夫東天下文士之手。寒先輩地下之心。或亦當世大賢所

不忍爲也。云云。案此則梅村筆述。其燿於一炬者。正自不少。而世傳紀畧之本。亦必非曩時原稿可知。

吳漢槎髻年能詩

吳漢槎以丁酉科場事。謫戍絕域。晚歲賜環。侘傺以終。人但悲其數奇運蹇而已。及讀秋笈集。乃知其於故國惓惓不忘。滄桑之感。觸緒紛來。始悟其得禍之繇。不隨力田赤溟輩。澁身赤族者。蓋亦幸耳。余最愛誦其湘中秋感八律。以爲遠追信陽。近挹黃門。按漢槎作此詩。當甲申九月時。年才十三。髻年得此。豈非異才。亟錄於此。以諭讀者。詩云。桂林搖落迥蒼蒼。歲莫天涯黯自傷。永夜星河翻夢澤。高秋風雨暗瀟湘。三年作客清羸斷。萬里懷人叢桂長。憑眺欲尋西潞佩。數聲漁唱起滄浪。楚望還登王粲樓。參差吹撤木蘭舟。風清桂嶺猿初嘯。雨歇蒼梧瘴未收。帝子怨深瑤瑟夜。美人心折白蘋秋。却憐故國多芳草。幾度登臨賦遠遊。西山陵闕鎖幽宮。辱帝神靈想像中。銀海鴈寒虛殿月。玉衣香散夜臺風。天高朔氣星辰動。響入邊笳御宿空。禋祀萬年開北極。只今秋祭在江東。楚宮八月下攬槍。宗子誰傳帶礪盟。雲夢旌旂還去國。章華臺榭更開

營。珠囊夜泣三湘雨。玉馬秋迷六詔兵。自注、楚中諸王、避地黔粵者、半爲夷獫所掠、聞道至尊思叔父。蠻烟渺

渺動皇情。齊豫諸軍盡北來。淮淝山色陳雲開。九江潮穩飛龍艦。萬騎風高戲馬臺。

殊錫競推王導貴。折衝空憶謝玄才。先皇恩澤知無數。誓衆應多綺素哀。遙傳陶侃

駐江干。三月兵戈血未乾。甲帳紫貂多縱寇。牙門青犢共登壇。自注、左侯麾下、宇係降將有賜麟玉者、殿城

落日征烽急。絕塞迎寒畫角殘。共道楚軍能戰鬥。却教鄢郢路常難。千里平沙接大

荒。襄中風物自蒼蒼。漢江莫掩孤城白。戍鼓寒沈落照黃。逐寇健兒驕玉馬。觀軍中賞

擁銀鎗。可憐高纛重圍裏。却使君王策廟堂。長沙寒倚洞庭波。翠幃丹楓鴈幾過。虞

帝祠荒聞野哭。番君臺迥散夷歌。關河向晚魚龍寂。亭障凌秋羽檄多。寥落楚天征戰

後。中原極目奈愁何。

大盲頭陀遺詩

大盲頭陀。故明遺民。不傳其姓氏。錢牧齋嘗爲刻其詩百首。陳菊人爲之序曰。頭陀少

貧。雋才。名噪諸生間。每思效陳湯。傅介子。班超。馬援。揚旌秉鉞。立功萬里外。國變後。嘔

血數升。卸衣去巾。詠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

隕北風中之句。輒涕下被面。久之。往來秦淮。親見蒲柳宮牆。銅駝荆棘。呻吟夢噬。發爲詩歌。其忠孝大節。瞭然不欺如此。牧齋最喜其牧馬人歸夕陽影。報鐘僧打過潭聲。及鷓鴣惟空闊無他戀。燕亦炎涼到處飛之句。以爲世之有名籍甚。張鱗競爪者。恐未能有此逸句也。

孫豹人遺事

三原孫豹人先生。於甲申闖寇亂時。曾結里中少年殺賊。失足墮坎中。幸不死。後流虜廣陵。學賈。三致千金。已而盡散之。僦居董相祠。扃戶讀書。身長八尺。龐眉廣額。衣冠甚偉。與尤悔庵初未識面。一日悔庵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悔庵卽離坐起迎曰。此孫先生也。余固識之。相與大笑。豹人晚年。築室數楹。題曰澹園。烹魚釜鬻。隱然厲匪風之痛也。嘗遊焦山中。流遇大風。雷作鯨吞。舟中人失色震恐。豹人獨扣舷歌曰。風起中流浪打舷。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王文簡之司李揚州也。慕豹人名。欲往詣之。而恐其不見。乃先之以詩曰。焦穫奇人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淘潛跡。端木甯知原憲貧。遂爲莫逆。漁洋俸滿入都。豹人送以

詩曰。欲問忘情老。何名並命禽。

吳徵君農祥遺事

吳徵君農祥。字慶百。仁和人。康熙十八年薦舉鴻博。徵君生有異稟。淹貫經史。與西河竹垞頴頴。而身後之名稍晦。方四方徵車詣闕。益都相國擇其尤者六人。客之邸中。世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迦陵、西河、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其一則徵君也。徵君鳶肩鶴頸。指爪長二寸。鬚髮鬢然。頹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識徵見遠。吳下人沿復社故態。角藝相徵逐。而浙西之讀書、秋聲、登樓、孚社。及慎交諸社。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得徵君自重。徵君曰。是載禍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亦不發視。其後政府果切齒爲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燒之。隨園詩話言徵君乳哺時。啞啞私語。諦聽之皆建文時事也。年逾十歲。始不復言。此則鄰乎語怪矣。

屈翁山遺詩

屈翁山。大均詩集。在禁書中。世不獲讀其全集者久矣。頃在一選本中。將其大都宮詞三首。乃知禁毀之由。因其多紀掖庭秘事也。其詩云。煖殿開春宴。才人賜錦袍。舞低吳

蝶蝶。歌倚鄭櫻桃。學士調花曲。闕氏接鳳槽。只愁金漏短。日出未央高。具帶盤龍錦。垂髻墜馬妝。漢宮丹鳳女。胡地白羊王。夜醉蒲桃酒。朝開蹋鞠場。邯鄲諸小婦。雜坐弄笙簧。佳麗徵南國。中官錦字宣。紫宮雙鳳入。秘殿百花然。卓女方新寡。馮妃是小憐。更聞喬補闕。愁斷綠珠篇。按此詩所刺者。大抵初入關時。睿豫諸王事。梅村七言絕中。多有足與此詩相印證者。

錢牧齋詩案七則

錢蒙叟有學集。以有指斥國朝之語。遂被厲禁。焚書毀板。幾與呂晚村戴南山諸人等。二百年後。遺集始稍稍復出。嘗取集中諸詩文。一一勘校。雖指斥之詞。觸目皆是。然大抵憤激詛詈之語。未嘗有實事之可指。尙不如翁山詩外所詠軼事。有裨翦勝異聞。不知身後受禍。何以如此其酷。唯有學集第十三卷。中有和燒香曲一首。詞氣恟恍。迷離。若有所指。疑當時宮闈中。必有一大事。爲天下所駭詫者。雖以東澗老人之顏厚言巧。謬託殷頑。亦不敢質言其事。而託之擬古耳。義山集中有燒香曲。故此以和名。東澗生平不作昌谷玉溪體。尤見此詩之有爲而發也。詩云。下界伊蘭臭不收。天公酒醒玉

女愁。吳剛盜斫質多樹。鸞膠鳳髓傾十州。玉山崑崙珠樹泣。漢宮百和迎仙急。王母不樂下雲車。劉郎猶倚小兒立。異香如豆著銅鑲。曼倩偷桃燕博山。老龍怒鬥搜象藏。香雲罨靄通九關。鬻香長者迷處所。青蓮花藏失香譜。靈飛去挾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銷鵲尾佛燈紅。夢斷鐘殘鼻觀通。雜林香市經遊處。衫袖濃熏盡逆風。按此詩與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似可參觀。

頃讀有學集諸詩。摘其詆謔。本朝之語而彙錄之。其僅僅矇懷故國之詞不與焉。投筆

集諸詩全首指斥不與。大抵所指斥者。以雍髮及國語兩事爲最夥。如髡鉗疑雍削。壞服覓儔侶。

次韻贈別友沂 碣石已鑄銅狄徙。天留一媪挽頽綱。袁節母壽詩 馬沃市場餘苜蓿。婢膏胡婦剩燕

支。又春酒酌來成一笑。黃龍曾約醉深卮。吳期生生日 國殤何意存三戶。家祭無忘告兩河。

簡侯研德 紙帳梅花檀板月。夢魂不到黑山邊。虎邱舟中戲張稚昭 朔風吹動九天昏。四壁明鏡笑語溫。

可歎爰居無屋止。避風常向魯東門。題京口避風館 三王五伯迭整頓。君臣將相同拮据。撐天

拄地定八極。爲此衣冠禮樂爭寰區。東門嘯戎索。北落移天樞。裸衣笑神禹。好冠詔句

哭。放行 東門銅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見桑海。燕山馬角可憐生。揚州鶴背知誰在。天關

漢口未通津。銀海又報生埃塵。漁陽白雀自賓主。魚鳧杜宇猶君臣。孫郎長筵勸酒 宵來光怪

橫甲兵。彌天倒瀉脩羅雨。補山堂 顧影不須嗟短髻。黃花猶識晉衣冠。題菊齡圖 周冕殷尋又

劫灰。緇衣僧帽且徘徊。歸立恭畫像 蒼鵝崇朝起池水。杜宇半夜啼居庸。銅人休嗟冶新鑄。

銅跪會洗塵再蒙。乳山道士勸酒 南戎江山半壁新。月華應不染胡塵。南樓 陰火吹風撲鏡燭。鬼

車載鬼噓檣端。須臾神鬼怒交門。朱旂閃爍朱輪殷。相柳食山腥未懲。刑天爭神舞不

閒。天吳罔兩助聲勢。海水矗立地軸掀。寒夜記夢 夢得朱囑書。彳行寫復復。不辨科斗文。神

官爲我讀。飲酒雜詩 聖人必前知。卓哉我高皇。天文清分野。兩戎分針送。躔度起斗牛。天街

蕭垣墻。篇終載箕尾。尾閭慎隄防。眇然龜魚呈。海底沈微茫。卓犖世史書。濬臣提正綱。

戎夏區黑白。亘古界陰陽。石屋闕光怪。化爲魚鳥章。高秋風雨多。夜起視夔臧。前題閨門

飛閣瓦欲流。毒霧腥風滿阡陌。放歌行 閣道垣墻總罷休。天街無路限旄頭。生憎銀漏偏

如舊。橫放天河隔女牛。丙戌七夕 貝闕珠宮不可尋。六鰲風浪正陰森。桑田滄海尋常事。罷

釣何須歎陸沈。海客釣鰲圖 殘書繙罷劫灰過。汗簡崔鴻奈史何。貢矢未聞虞服少。專車長

誦禹功多。荒唐浪說程生馬。訛謬眞成字作他。東海揚塵今幾度。錯將精衛笑填河。次林

茂之韻地更區脫徒爲爾。天改撐犁可奈他。又茫茫禹跡今如此。憤憤天公莫怨他。又先

祖豈知王氏臘。邊人不解漢時春。次茂之申字韻滄桑以來六百殃。颺迴霧塞何茫茫。昆明舊

灰鑿銅狄。陸渾新火炎昆岡。乘輿望御委塵土。武庫劍履歸昊蒼。砲火蕩拋琬琰字。馬

牛躡蹋金玉相。新安汪氏收藏目錄雖無法部仙音曲。也勝陰山敕勒歌。夏日燕新樂小侯林木猶傳唐痛

哭。溪雲常護漢衣冠。嚴祠歌舞夢華前代恨。英雄復漢後人思。西湖雜感昔叩于公拜綠章。擬

徵楛矢靖東方。鷗夷靈爽真如在。銅狄災氣寔告祥。又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莠面柳

攢眉。青山無復呼猿洞。綠水都爲飲馬池。善舞獼猴徒跳盪。能言英武學侏僂。祇應鷺

嶺峰頭右。却悔飛來竺國時。又昏市湖山錦繡窠。腥風殺氣入偏多。夢兒亭裏屯蛇豕。

教妓樓前擊駱駝。粉蝶作灰猶似舞。黃鸞避彈不成歌。嘶風渡馬中流領。顧影相蹄怕

綠波。又青衣苦效侏僂語。紅粉欣看回鶻人。又鷺斷麴裳思舊樹。鶴髯丹頂悔初衣。又

髮短心長笑鏡絲。摩挲皤腹帽簷垂。不知人世衣冠異。只道科頭岸接籬。題丁老畫像渭濱

方野擅長安。紗帽褒衣揖漢官。今日向君談古事。也如司隸舊衣冠。京口觀棋朔雪橫吹銅

柱殘。五溪雲物淚洑瀾。法筵臘食猶周粟。壞色條衣亦漢官。懷嶺外四君歌聞敕勒。祇足增

悲。天似穹廬。何妨醉倒。高堂酒 義帳圍塵里。穹廬堵堵。駱駝衝燕寢。雕鷲撲迴廊。綠

水供牛飲。青槐繫馬樁。金屏雕綺繡。玉軸剔裝潢。篋吹重閣。胡笳亂洞房。老夫殊帽

襪。吾子剩飛揚。徐武靜 兵前吳女解傷悲。霜咽琵琶戍鼓催。促坐不須歌出塞。白龍潭

是佛雲堆。霞老置 蘭錡羝羊觸。罌窟凍雀穿。左言童監慣。右袒道途便。廬管聲咽嘶。穹

廬帳接連。銅駝身有棘。金狄淚如鏞。沙道堤翻覆。雲臺像播遷。只孫侔猛虎。怯薛領貂

蟬。潼酒天厨給。駝羹御席駢。茸城 指示有人潭不識。為他還著漢衣冠。自題 執執漢臣

方借箸。畏炎胡騎已揚舩。雞 東澗為瞿忠宣公座師。其哭忠宣詩一百韻。情詞悱惻。接

武少陵。取其詩而掩其名。誰復知為輔弼殷士之言也哉。

有學集中又有戲為天公惱林古度歌一首。仿昌黎二鳥青田二鬼之作。至為奇詭。詩

入集中第二卷。而題其後曰。此詩得之江上文人。云是東方曼倩來訪李青蓮於采石。

大醉後放筆而作。青蓮激賞而傳之也。或曰。青蓮自為之。未知是否。其詩云。

己丑春王近寒食。陽和黯黯春無力。嚴霜朔風割肌骨。愁霖累月天容墨。撒空飛霰響

飄蕭。殷雷闐闐電光激。須臾冰雹交加下。亂打軒窓攢矢石。老人擁被向壁臥。如蠶縮

蘭鳥場翼。金陵城中有一老生林古度。目眇頭暈起太息。摩挲箱架繙玩占。予于鄉鄰
卜著筮。對飯失箸寢失席。如魚吞鈎挂胸臆。蛙怒鼓腹氣彭彭。蚓悲穴竅音唧唧。吟成
五言四十字。字字酸寒氣結轡。一吟啼山魃。再吟泣木客。三吟四吟天吳閭。兩紛來下。
鍾山動搖石城仄。山神社鬼不敢甯。居號咷訴上帝。帝遣六丁下搜獲。天公老眼慵識
字。趣召巫陽呼李白。李白半醉心膽麓。曼聲吟誦帝座側。天公傾聽罷。拍手笑啞啞。女
媧弄黃土。搏作兩笨伯。盧仝下賤臣。叩頭詛月蝕。林生韋布士。兩靨恣訶斥。天壤之間
界兀產二儒。使我低頭掩耳受鑄責。唐堯爲天子。倦勤而禪息。穆滿八駿歸。耄期乃登
格。我爲天帝元會運世八萬六千歲。安能老而不耄。長久精勤勿差忒。二十八宿糾連
无。李羅計四餘氣。控訴西歷頻變易。四餘刊一四氣孤。列宿失躔紊營室。籲呼眞宰乞
主張。我爲一笑付闕默。由來世界怕劫塵。雷保雲蒼免黜陟。我甘名號改撐犁。女輩紛
跼復奚恤。女勿苦霖雨。不見脩羅宮中雨。下成戈戟。女勿苦雪霰。不見堯年牛目雪三
尺。電胡爲而作。乃是玉女投壺先笑天。眼坼雷胡爲而作。乃是東方小兒作。使阿香掉
雷車而扇霹靂。電胡爲而作。乃是女媧補天之餘石。碎爲礫車任騰擲。春秋請高閣。鴻

範仍屋壁。仲舒繁露誠大愚。劉向五行徒懇惻。鰕生捉鼻善吟縛衣帶。何用撼鈴伐鼓置天駟。天公支頤倦欲臥。金童玉女擎觴進金液。此義沾醉穉穉騎白雀。遙觀金陵城中吟詩之人。夜分鼾睡殊燕適。播鼓忽坐通明殿。號召玄冥豐隆諸神齊受職。火速趨赴金陵城。雪霰重飛雹再射。推敲衡門穿戶牖。惱亂吟魂攪詩魄。是時午夜正昏黑。大家小戶眠不得。眠不得。勿驚嚇。乃是天公弄酒發性。故與吟詩老生作戲劇。西歷變易兩語乃似近人頑固黨口吻。

四庫提要。於梅村集。謂其雜文閒駢儷於散體之中。不古不今。深致弗滿。今按牧齋雜文。已作此體。梅村特與爲賡和耳。非其所自創也。予於有學集。最愛其贈黃皆令一序。爰錄於此。以備畫苑遺聞。

絳雲樓新成。吾家河東君邀皆令至。研匣筆牀。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東巖之畫障。丹鉛粉繪。篇什流傳。中吳閨閣。侈爲盛事。南宗伯署中。閒園數畝。老梅盤拳。奈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訣別蒼黃。皆令擬河梁之作。河東抒霖雨之章。分手前期。暨游小別。迄今數年往矣。今年冬。余遊湖上。皆令僑寓秦樓。見其新詩骨格老蒼。音節頓挫。雲山

一角。落筆清遠。皆視音有加。而其窮亦日甚。湖上之人。有目無規。蠅鳴之詩。鴛塗之字。互相題拂。於皆令莫或過而問焉。衣袂綻裂。兒女啼號。積雪拒門。炊煙斷續。古人賦士不遇。女亦有焉。吁其悲矣。滄海橫流。劫灰蕩埽。留署古梅老奈。亦猶夫上林盧橘。寢園櫻桃。斬刈爲樵薪矣。絳雲圖書萬軸。一夕煨燼。與西清東觀。琅函玉軸俱往。紅裙告行。紫臺一去。過風口而留題。望江南而祖別。少陵墮曲江之淚。遺山續小孃之歌。世非無才女子。珠沈玉碎。踐戎馬而換牛羊。視皆令何如。皆令雖窮。清詞麗句。點染殘山剩水閒。固未爲不幸也。河東湖上詩。最是西湖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皆令苦相吟賞。今日西湖。追憶此語。豈非窮塵往劫。河東患難洗心。懺除月露。香鑿禪版。淨侶蕭然。皆令盍歸隱乎。當屬賦詩以招之。

牧齋文指斥 本朝處。較詩爲少。而詞意之狂悖。抑又甚焉。其贈愚山子序畧云。愚山子以地師遊人間。嘉定侯廣成久殯未葬。愚山子歎曰。安可使忠臣之骨。露暴腥穢。躡屣二千里。相視吉壤。哭奠而去。訪余小閣。余乃告之曰。佛言南印度爲象主。東支那爲人主。西波斯爲寶主。北獫狁爲馬主。吾彝攷之。唯南東二主而已。他非與也。印度爲梵

天之種。佛祖之所生。支那爲君子之國。周禮之所化。南日月邦。東曰震旦。日月照臨。禮教相上。波斯輕禮重貨。獫狁獯暴忍殺。區以別矣。安得曰葱嶺以西。俱屬梵種。鏡門之左。皆曰胡鄉。旣指蕃口爲佛國。將點梵亦濫胡名。九州十道。並爲禹迹。燕代迤北。雜處戎胡。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肅慎孤竹。咸事剪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東之偏于北也。東之刼也。南居離位。東屬震明。爲陽國。西北則並爲陰國。今儼然稱四主焉。何居。陰疑于陽必戰。大易所以有憂患也。此地理之當明者一也。一行謂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乃至東循塞垣。抵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乃東循嶺嶠。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自晉以前。秦洛爲中夏。淮楚爲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獨尊。自晉以降。幽并則神州陸沈。江東則一州御極。北紀潰而南紀猶在。我國家受命鍾祥。實星紀斗牛之次。洪武中詔脩清類分野書。以斗牛吳越分爲首。而尾箕幽燕之分。盡遼東三韓。最居其後。以是爲雲漢末派。龜魚之所惡。而北紀之所窮也。此地理之當明者二也。其一匡辨謂犬戎山戎。皆爲北狄。戎狄種類繁多。狄有赤狄白狄。戎有九姓八國。各以所據地爲號。實

皆匈奴別種。北狄種有二。獯狁葷粥之屬。世居陰山幕北。是爲北匈奴。山戎自周末孤竹失國。竊居其地。故燕北有東胡。胡有東北。猶單于之有南北二庭。其實一也。春秋時山戎最強。齊桓伐山戎而九夷皆服。今北平之東。自元之遼東大甯。盡遼水之陽。皆孤竹山戎故地。漢末匈奴北遁。鮮卑強盛。其別種爲庫莫奚契丹。而阿保機之興也。在白狄故地。今之大甯也。阿骨打之興也。在肅慎故地。今之開平也。契丹爲鮮卑遺種。金源又爲契丹雜種。並居山戎挹婁故地。則皆東胡耳。開關以來。爲中國患者。獯狁山戎而已矣。獯狁之禍。至蒙古而極。山戎之禍。至黑水靺鞨而極。大矣哉。齊桓之伐山戎也。全集諸文。唯此二篇。最爲刺目。竊怪當時文網之密。何以竟敢闕劄流傳。後讀世祖章皇帝天語有曰。明臣而不思明者。必非忠臣。大哉。王言。乃知當時文字之禍。因此而能釋者。正自不少。雖然。故國之思可也。立乎人之本朝。而負恩反噬。如對仇讎。則悖逆耳。使乾隆中無焚禁之舉。則東澗一老。居然與亭林南雷諸公。並稱遺民矣。何以教忠而示後耶。

修氏當勝國未造。爲遼左巨族。本朝開國之初。首先效順。旂常鐘鼎。賞延奕禩。今以

牧齋集攷之。則佟氏在當日。未嘗不效忠於明。特朝中黨人。以其爲熊襄愍所用。欲傾襄愍。不得不坐佟氏以謀叛之罪。迨佟卜年以私拜金世宗。墓坐罪死獄。而佟氏舉族東奔。襄愍以遼人復遼地之策。遂成畫餅。而東事乃不可爲矣。此事關係興亡大局。而諸書俱不詳其始末。牧齋幽憤集叙一篇。其文亦慷慨激昂。不可以其人而廢之也。序畧云。幽憤錄者。故登萊僉事觀瀾佟公絕命時。自著幽憤先生傳。其子今聞撫國器。集錄以上史館者也。東事之殷也。江夏公任封疆重寄。一時監司將吏。皆梳言蠟貌。不稱委任。佟公爲諸生。籌邊料敵。慨然有埽犂之志。江夏深知之。當是時。撫清撫順清。雖燧遼瀋無恙。以全盛之遼。撼新造之建。以老羸當道之威。布長蛇分應之局。鷓蚌未判。風鶴相疑。傳箭每一日。數驚。拂廬或一夕。再徙。公將用遼民守遼土。倚遼人辦遼事。赦姦從。招携貳。施鉤餌。廣閒諜。肅慎之矢。再來。龍虎之封。如故。經營告成。豈不鑿鑿有成筭哉。天未悔禍。國有煩言。奸細之獄。羅織於前。叛族之誅。瓜蔓於後。而遼事決不可爲矣。嗚呼。批根黨局。假手奄官。借公以螫江夏。又因江夏以翦公。此僉人要路。所爲合圍掩羣。惟恐或失者也。殺公以錮佟氏之族。錮佟氏以絕東人之望。於是乎穹廬服匿之中。

望窮斷脫。椎結循髮之屬。目斷刀環。翁侯中行說之徒。相率矯尾厲角。僂力同心。以致死於華夏。蓋自羣小之殺公始。國器以開國勳臣。出據使節。牧齋爲之撰文。顧畧不顧忌諱如此。亦可藉觀當時漢軍之心理矣。

香冢英武冢

都城南下窪。陶然亭之東北。有香冢焉。孤墳三尺。雜花繞之。旁豎一小碣。正書題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胡蝶。無姓名題署。不知爲何人。或曰。曲妓有蓓雲者。與某生情好綦篤。已誓白頭之約。生素貧。搗食甚。無以爲聘。一大腹賈見蓓雲。豔之。以千金招搗。將納爲側室。搗羨其貲。受之。蓓雲遂自剄死。碑即生所豎也。或又謂某生素負才名。數應京兆試。不得一第。憤而絕意進取。舉其歷試落卷。瘞之于此。而係之以銘。碧血香魂。悉寓言耳。香冢之北。有英武冢。視香冢畧低。亦有碑。作八分書。爲粵人某君作。某君宦京師。自粵中携一白英武。慧甚。能誦詩歌曲。死而瘞諸香冢之側。從其類也。其詞亦哀豔。惜未錄存。

周禮有占夢之官。其術不傳。雖神話時代之舊術。然必有精理奧義。爲哲學家所當探索者。吾國人向以夢之休祥。爲後事之徵驗。自西士腦筋留影之說出。而舊說遂細。然以蒙所聞。實有能見未來事者。精神上之作用。必有其所以然。今魂學尙未昌明。故莫能言其故耳。癸巳夏。余旅居京師。一夕忽夢覆車。驚而寤。心血猶跳盪不止。次晨入城。果覆於正陽門外。車旁所見。宛然夢中景象也。腦筋留影之說。豈足以概之乎。吾國人向以科第爲第一事。故夢之屬此類者甚夥。然大抵小說家附會緣飾之辭。什八九非實錄。惟有兩事。最爲翔實。徐尙書用儀。錢尙書應溥。咸豐朝同直軍機。同應京兆試。場後。徐匿其稿。錢數索觀。終不肯出示。一夕錢忽夢讀闌墨。徐名在焉。夢中讀其文而識之。醒後竟一字不遺。次早入直。爲徐述之。徐大駭。或曰。是必錢君竊窺君稿。故以爲戲耳。然徐自言場中實自焚其稿矣。數日榜發。果如錢言。同治乙丑會試。吾師蘄州李百之先生士彬。中第三名。榜前有丁士彬者。夢觀榜禮部門外。己名在第二。惟其姓字獨小。且較他人畧低半字。不解其故。及榜發。竟落第。十餘日後。入城經禮部門。榜猶在。因

趨近觀之。則第三名李字之上半。爲雨所淋。僅存其下半之丁矣。乃大駭。丁與師故不相識。次日乃尋至師寓所。以夢告之。相與歎咤不置。前一事聞諸徐尙書之戚某君。後一事則吾師自言之。

洪大全遺事

洪秀全之黨。才畧以洪大全爲最。楊秀清號善用兵。然遠遜大全。秀全未出粵西。而大全遽就禽伏誅。天也。大全籍湖南衡州。與洪逆本非同族。幼絕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兼工詩詞。長益自負。屢應童子試。輒被黜。遂落拓懷異志。自趙金龍平後。粵湘間盜賊並起。大小數十股。大全徧謁其魁。陰察無可與言者。聞秀全起金田。所爲與羣盜殊。因往謁之。與聯宗誼。秀全亟加倚任。且大全乃爲之定營制。整軍律。陷永安而守之。而楊秀清忌其才。積不相能。會官兵攻永安急。大全一日微服出城。遽被禽。大帥張其事以奇捷奏。令隨營主事丁守存獻俘于京師城。賊出悍卒千人謀奪之。廣西撫臣鄒鳴鶴飛書促守存兼程前進。行七日抵全州。丁以大全衡產。必有賊黨謀篡取者。乃陽稱將舍舟登陸。檄諸州縣驛站撥兵護送。而陰由水路晝夜兼行。置大全內艙。塞其窗。無少

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日語兵役曰。某日當抵衡。便可遵陸矣。兵役漫應之。至是乃給之曰。已到衡矣。大全欣然出艙。四顧駭然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竟能給我至此。吾其休矣。雖然。秀清鑒子不從吾言。終亦成禽耳。

石達開之日記

洪秀全諸將。兼資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達開。其上曾文正七律五首。前已載新民叢報中。達開之入蜀也。意欲由川南襲成都。甯遠府萬山中。有一鳥道。亘古榛蕪。未通人跡。由此北行。出山。卽在成都南門外矣。達開偵得此路。輕騎趨之。會輜重在後。迷路相失。士卒皆餓。莫能興。遂坐困。致爲土司所獲。達開在獄中。述其生平事跡。及洪逆作亂以來。與官軍相持。始終勝敗得失之由。爲日記四冊。紀載最詳。今其書猶存四川臬司庫中。藩庫亦存副本。官書紀載用兵時事。率多爲官軍迴護。掩敗爲勝。迴非當時實錄。昔李秀成被獲後。手書供詞。凡七八萬言。爲曾軍幕下士刪存什之三四。計其關繫重要之語。已芟薙盡矣。達開此書。倘有人錄而傳之。其有裨史料者。當不少也。

吳三桂之逆蹟

吳三桂之請援於我朝也。與其父襄書曰：父不能爲忠臣，兒自不能爲孝子。豈不曠然大義之言。今觀明內監王永章陷賊中所著甲申日記一書，中載三月十九後三桂與襄諸書，置君親于不顧，唯拳拳於陳妾一人。眞所謂狗彘不食者。乃知世所傳前書兩語，皆亂賊矯誣文過之辭耳。記云四月初一日吳襄繳到三桂廿二書云。按此時襄已降，於聞也。聞京城已陷，未知確否。大約城已被圍，如可遷避出城，不可多帶銀物，埋藏爲是。並祈告知陳妾，兒身甚強，囑伊耐心。第二書云：得探報京城已陷，兒擬卽退駐關外，偷已事不可爲，飛速諭知。家口均陷賊中，只能歸降。陳妾安否，甚爲念。第三書廿五日發云：接二十日諭，知已歸降，欲保家口，只得降順。達變通權，方是大丈夫。惟來諭陳妾騎馬來營，何曾見有蹤跡。如此輕年小女，豈可放令出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退兵至關，預備來降。惟此事實不放心。第四書廿七日發云：前日探報陳妾被劉宗敏掠去，嗚乎哀哉。今生不能復見，初不料父親失算至此。昨乘賊不備，攻破山海關一面，已向清國借兵，本擬長驅直入，深恐陳妾或已回家。或劉宗敏知係兒妾，並未奸殺，以招兒降。一經進兵，反無生理。故飛稟問訊。第五書云：奉諭陳妾安養在宮，但未有確實之

說。究竟何來。太子旣在宮中。曾否見過父親。旣已降順。亦可面奏說明此意。但求將陳姜太子兩人送來。立刻降順云云。以此諸書觀之。梅村所謂衝冠一怒爲紅顏者。眞詩史之言也。

三桂初猶有擁立太子之議。所謂義興元年者是也。暨聞闖以圓圓侍太子。大憤。其議遂罷。此卽梅村詩所未嘗及。而國初諸老逸史。亦未有能言其故者。今悉在永章日記中。當時目擊所錄。必得其真。亟錄傳之。亦足以廣異聞也。記云。三月二十日賊在田皇親家搜得太子定王以獻。闖令人宮。廿一日封太子爲宋王。定王爲安宅公。四月初六日發檄與三桂云。太子好好在宮。汝莫想借他爲由。朕已封爲宋王。將爾等妻女與他奸淫。以洩崇禎之忿。初九日下偽詔親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漢王吳陳氏吳氏吳氏吳李氏僞后。妃嬪皆從行。吳陳氏卽圓圓。兩吳氏皆三桂妹也。廿五日戰于一片石。闖大敗。退入關。太子與圓圓遂皆至三桂軍中。廿六日闖又爲誓書與三桂云。大明朝義興皇帝。使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三桂尙義伯總兵官唐通。大順朝永昌皇帝。使兵政府尙書王則堯張若麒。於甲申四月廿二日立誓于山海關。自誓之

後各守本有疆土。不相侵越。大順朝已得北京。准於五月初一日交還大明朝世守。財貨歸大順。人民各從其便。如北兵侵掠。合力攻擊。休戚相共。有渝此盟。天地殛之。廿八日牛金星揭呈三桂告示兩通。一列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銜下書。義興元年四月廿四日。一列平西親王吳銜下書。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印文亦兩歧。闔曰。大約我勝則與我利。清勝即與清合。彼誘得太子陳氏。便爾背盟。實非人類。立禽吳襄及家口十六人。斬于市。廿九日闔登極。三十日率諸賊退出京師。五月初一日接太子手敕。以初三日入都爲大行皇帝大行皇后舉行大事。未署義興元年四月廿六日。正擬具本。明日入奏。忽傳太子已至城外。王德化亟備車駕。鹵簿。至朝陽門迎駕。永貞在內預備云云。此下遂無一字。其如何變局。則不可得而知矣。按諸書皆言闔挾太子二王西走。未嘗有歸諸三桂之說。果爾。則北都公主所見。與南都所謂王之明者。信哉其爲依託矣。然亦安知非闔賊以是繫三桂。及中原士大夫之心。而僞封一人以亂觀聽乎。逸民某君所爲木居士憤言。謂方太息此舉之不成。而致慨于有明一朝與廢。實繫圓圓一人。則非惟墮三桂之欺。抑且爲闔所笑矣。

圓圓本姓邢。生時有羣雉集屋。衆因呼爲野雞。其姨氏陳。俗所謂養瘦馬者。圓圓母歿。遂依陳。因從其姓。此亦諸書

所未及者、

戈登遺言

英將戈登曾立功中國。隸李文忠麾下者十餘年。後歸國。死事埃及。吾國士大夫。語及戈。以爲不如華爾。然華不過一戰將。戈則具有文武才略。且其人實忠於吾國。不可沒也。其歸國時。當光緒六年。嘗上書文忠。論外交軍事甚悉。皆犖犖大端。使早從其言。何至有後來喪地失權之禍。不幸而戈所深戒者。吾事事莫不蹈之。今距戈去時。甫三十年耳。而每下愈況。遂至此極。戈登有知。應亦自歎其言之不幸而中也。戈所陳十策。爲撮其要於下。

一 中國與外國議約。當在中國開議。按吾國與各國立約。蹈此戒者。實不可勝數。馬關一約。尙不在內。

二 與外國議約。須多用文字。少用語言。文書以簡明爲貴。或先將其意暗詢別國。因各國互相猜忌。若某款吃虧。必爲指出。按此策十年以前猶可用。今則均勢之局已定。協以謀我。雖此策亦無所用矣。

三中國一日不去北京。則一日不可與人開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無能阻擋。此爲孤注險著。按此條豪頗不謂然。雖然。旅順威海之不守。戈固先見之矣。

四陸軍無勁旅。則水師無退步。今宜先練陸師。再練水師。

五所購船礮。甚爲失計。當時若以購船礮之款。盡購新式槍。較爲有益。俟陸軍練成勁旅。再購船礮。按此二條。今之海軍大臣聽者。

六中國有不能戰而好言戰者。皆當斬。

七應多方幫助華商。出洋徑向製造廠購貨。

八總稅司宜駐上海。專管稅務。不令攙越他事。若與外國公使議事。不宜令局外之洋人干預。按後來赫德權力之膨脹。孰實使之。衮衮諸公。不惟負國負民。抑且

無以對戈登矣。文忠在總署時。不喜與赫德商權國事。殆猶未忘戈登之戒歟。

九當責成出使大臣。承辦外洋軍火。如與各國公使談論。有不諧之處。當令出使大臣。在外商辦。按十條中。惟此條無關緊要。

十亟宜設稅務學堂。令華人習學關稅事宜。以備代替外人。薪水宜照外人例優給。

按赫德總權政以來。垂五十年矣。而此條竟無人議及者。尙何言哉。

丁韞良被騙

西人旅居中國者。其機械變詐。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以余所聞德貞騙丁韞良事。其一端也。丁韞良爲同文館總教習十數年。於吾國官場慣技。揣摩純熟。恭慶兩邸。及總署諸堂官。皆與之相得。丁爲人小廉曲謹。自教授外。公私外交。一無所干預。故華人皆樂就之。德貞者。英人也。精於醫。爲人捭闔有機智。光緒中葉。西人之來華營路礦者。皆以德爲主謀。德亦廣交遊。結納權貴。大奪名優。王公貴戚。無不得其歡心。與丁爲莫逆交。丁乃援之入同文館。充醫學教習。同文館定例。總教習月薪千金。各科分教。僅三百金而已。德之摯歐禮斐者。略諳普通學。來華依其岳。謀一席之地。德薦諸赫德。使爲圍人長。歐見總教習之獲多金也。羨之。欲去丁而篡其位。謀諸德。德頷之曰。當徐圖之。勿汲汲也。又半歲。丁忽肩上一癩。延德診視。德視之曰。無妨也。不數日愈矣。語畢。背而拭其睫。作飲泣狀。警爲丁所見。固問之。德乃慘然曰。吾二人交好如弟昆。吾見君得此危疾。不忍以實告。而又不禁其心之痛。不圖乃爲君所覺。今不得不以實告矣。此證無生

法。吾力能保百日。百日以往。藥餌無能爲矣。爲君謀。不如急請假歸美。用吾藥。猶能抵家。與妻子相見也。丁如其言。匆勿請假行。未抵舊金山。疾已霍然矣。抵家後。竟不復發。方訝德之妄言。謀束裝作西渡計。忽得友人書。則歐禮斐已膺關聘。坐臬比。月享千金矣。始悟德之賺已也。實則歐于普通學外。諸科學未諳門徑。故事總教習必通各國語言文字。始能稽核課程。歐則英文外一無所知也。及丁再至華。德已前卒矣。

赫承先求應鄉試

赫德仕中國五十年。而不入國籍。不易章服。且仍食本國男爵之俸。亦創例也。赫之子名承先。酷慕中國科第之榮。其父乃爲延名師。教爲制藝。京師人有見其課稿者。飽滿暢達。居然二十年前好墨卷也。試帖楷法。亦端謹不率。癸巳。萬壽恩科。必欲援金簡故事。以內務府籍應試。執政者願堅不許。赫黷弗已。乃藉慶典恩數。賞以三品銜候選道。而卒不許其應試。一時翰苑中人。皆失望懊惱。蓋承先果入場。則必無不中。中後聲敬。必可獲巨萬也。吾國外交上。有至不可曉者。國權所繫。輕以予人。絕不少惜。獨此等虛榮所在。乃竭力以爭之。可謂不識輕重矣。

黃靖南遺事

二五

明靖南侯黃得功。微時參鴨爲生。每日輒少數鴨。久之。幾盡。黃怒。涸水蹤跡之。于塘底得一巨鱉。粗如盎。烹而食之。體貌頓改。爲偉丈夫。勇力絕倫。遂習武。然貧不能應試。日爲人策蹇。時楊龍友文驄甫鄉捷。由黔入都。至浦口。雇黃驢北行。中途遇劫賊六人。龍友本嫻騎射技擊。方謀抵禦。黃遽大呼。看我殺賊。從驢背躍地。一手牽驢。一手持行囊撲盜。盜大驚。急止之。黃不顧。撲如故。盜下馬羅拜。呼曰。公真大英雄。我輩願拜下風矣。勿失義氣。黃乃至。因共邀黃入夥。堅拒之。貽之金。又不受。請姓名。亦不答。盜遂拱手去。楊奇其勇義。因與約爲兄弟。南歸。言之馬士英。士英爲之昏娶。延師教以兵法。及督鳳陽。拔爲親將。遂建功河北。爲明季名將。

詩鐘彙錄三則

詩鐘之作。近世極盛。有籠紗嵌珠兩格。籠紗者。取絕不相干之兩事。以上下句分詠之者也。嵌珠者。任取兩字。平仄各一。分嵌於第幾字者也。籠紗易穩而難工。嵌珠難穩而易工。近時多尙嵌珠。鄙意頗不喜之。都中相傳有分詠楊貴妃及煤者云。秋宵牛女長

生殿。故國君王萬歲山。超脫悲渾。當爲極格。朱彊村侍郎詠山谷蠶魚云。詩派縱橫不
羈馬。書叢生死可憐蟲。李西漚詠寶劍雀雙文云。萬里河山歸赤帝。一生名節誤紅娘。
或詠魁星及承塵云。常將綵筆干牛斗。不見空梁落燕泥。有人仍用上題。而魁星手中
不持筆而持元寶者。云。文章自古須錢買。臺閣於今半紙糊。史記白糖云。傳世文章無
礙處。媚人口舌只須甜。數聯皆極超雋。

此體閩人最工。魁星承塵兩聯。皆閩人也。鄭太夷嘗言。福州某社。出女花兩字。用嵌珠
格。因字面太寬。限集唐詩。其前列三人皆極工。一云。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傾國兩相
歡。一云。商女不知亡國恨。落花猶似墜樓人。一云。神女生涯原是夢。落花時節又逢君。
此所謂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耶。有人欲撰聯嵌雪珠兩字。倩太夷爲捉刀者。太夷應
聲曰。雪膚花貌參差是。珠箔銀屏迤邐開。二語皆在長恨歌。尤極自然。鄙人嘗有咏老將
及避債云。三逸

獨立猶看劍。一代虜王尙有臺。又烏江及革命黨云。
渡此更將何面目。誤人無限好頭顱。自謂頗能渾脫。

又適士來書云。庚子辛丑間海上某報發起詩鐘社。一時名句頗多。或詠醉蟹情絲云。
濁世不容公子醒。春愁多爲女兒牽。又一聯云。一世橫行終入甕。七襄苦織不成章。皆

極超渾。上句皆有寄托。濁世句敦厚溫柔。尤得風人之旨。惜不知作者姓氏。爲耿耿耳。嵌珠難穩而易工。良然。顧其佳者亦正可諷。丁未旅粵。暇輒從朋輩爲詩鐘之會。一日拈得臣滿二字。用嵌珠中之虎頭格。虞和甫觀察云。臣門車馬登龍日。滿屋圖書伏蠹年。虞固閩人。所作均以工整勝。此其一斑也。又况晴臯大令云。臣門冷落容羅雀。滿地淒涼怕聽鷓。陳伯瀾刺史云。臣心常與葵同向。滿髻羞將菊亂簪。自然名雋。較虞尤勝。又用燕領格嵌屋心二字。伯瀾云。老屋欲傾松作柱。禪心未定絮沾泥。用鳶肩格。嵌人南二字。晴臯云。杜陵人日淒涼甚。庾信南來感慨多。陳少蘅大令云。天上人間今夜月。北征南下隔年霜。又陳壘伯大令用虎頭格。嵌臭珠二字云。臭逐不妨來海上。珠還何日返天南。皆佳句也。拙作臭珠云。臭如蘭蕙交如水。珠辟塵埃玉辟寒。又千土二字用蜂腰格云。隔院秋千雜絲竹。東華塵土夢觚棱。嗜痂者以爲後一聯感喟蒼涼。別有懷抱。然視以前諸聯則瞠乎後矣。

隱語彙錄

隱語始春秋時。其後流爲鑿謎。遂爲文詞遊戲之一種。至近時而益工。佳者必表裏皆

現成語兩不相涉。而恰能傳神阿堵中者。斯爲上乘。若徒以字面關合。或更乞靈僻典。縱極工巧。要不免笨伯之誚矣。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於學。若謎語者。殆純恃別才者矣。二十年前。京師此風最盛。昔潘文勤嘗以臣東鄰有女。窺臣已三年矣。射唐詩一句。勝以古吉金數事。直可數百金。出月餘。竟無人敢問津者。後爲江南一士人所射得。蓋總是玉關情一句也。運實於虛。斯真能傳神阿堵中者矣。余所聞佳謎。不下百餘條。今不能記十之二三矣。兩窗獨坐。偶憶及數條。彙錄于此。王太監遺容。射唐詩一句。承恩不在貌。聾子的耳朵。也是個樣子。此京師諺語射毛詩一句。不聞亦式。以也是兩字扣亦字。運思之巧。真匪夷所思。分明摩詰印章。爲何顛倒殘缺至此。射毛詩一句。維王之瑛。豈曰小補之哉。射周易一句。大无咎也。優字。射毛詩三句。惟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虛帳不必實付。射唐詩一句。花開堪折直須折。咸豐朝以制錢缺乏。京師嘗行鈔票。既而價漸低落。至不能直半價。戶部猶不肯廢罷。而入市買物。無人肯收受者。相率以此充戚友婚喪之餽遺品。京師人謂之曰紅自分子有以此爲表。射毛詩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以云可使。怨及朋友四句者。此真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矣。謎語有最可

發笑者。玉皇神牌。射毛詩一句。上帝板板。秀才一卓。射禮記二句。其數八。其味酸。紅羅雙繡鳳頭鞋。射毛詩一句。赤寫几几。嬌的的越顯紅白。射唐詩一句。桃花帶雨濃。一聲聲是衣寬帶鬆。射元人名脫脫。此條有以我將你鈕叩兒鬆我將衣帶兒解兩句爲謎面者不如此句之得神也。

鐵路輸入中國之始

同治四年七月。英人杜蘭德。以小鐵路一條。長可里許。敷於京師永甯門外平地。以小汽車駛其上。迅疾如飛。京師人詫所未聞。駭爲妖物。舉國若狂。幾致大變。旋經步軍統領衙門。飭令圻卸。羣疑始息。此事更在淞滬行車以前。可爲鐵路輸入吾國之權輿。

乞食制府

乾嘉間有某制府者。八旗人也。盛時。僮僕姬侍服飾飲食玩好之物。窮極奢麗。日費不貲。及和珅敗。制府亦牽累罷官。數年後窮窶不堪。遂至乞食市上。王公貴人皆嚴絕之。惟朱文正公戒閹人勿卻。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輒手持青蚨二百贈之。一日又至。值書室無人。因竊取小鏡。懷之而出。後遍覓不得。諸僕誼言制軍頃實來此。文正戒勿聲言。如再至者。惟伺候侍茶。毋令獨在室中而已。按此似富勒渾事。

時藝餘譚

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嚴。格式未備。生童應小試。尙無試帖。僅四書文一篇而已。江蘇爲人文淵藪。相傳昔學政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繳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題紙一下。不容構思。振筆疾書。奔往投卷。取額一滿。則不待終場。輒出案。往往考生猶據案推敲。忽砲聲隆隆。鼓吹聒耳。則紅案已出矣。乃皆踉蹌不終卷而去。一日試題爲山梁雌雉。有一生文僅十六字。曰。春秋絕筆。西狩獲麟。鄉黨終篇。山梁雌雉。榜發。竟冠其軍。又一日題爲孟之反不伐。一生文曰。不矜功。良將也。夫伐情也。反不然。良將哉。春秋時不伐者二。一介子推。一孟之反。子推不貪天功以爲己力。之反不假人力以爲己功。吁。良將哉。又拔冠其曹。評語謂其僅五十五字。而全篇規模已具。蓋隱然兩大比格也。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試。一送考之傭工。年過四十。蓋亦讀書未成。輟讀而畊者也。好論文。貪飲食。偶見諸童文。輒從而指摘之。諸童使具酒食。每先自飲啖。諸童疾之甚。相與謀曰。彼喜自衒其能。當思有以困之。乃用傭姓名。密爲購卷。俾携考具相隨。若爲送考者。旣唱名。一人在傭後代應。而推之使前。傭不得已。接卷入。笑曰。若輩欲困我。

耶。我當有以閒執其口。是日題爲夫微之顯。備憶少時在塾。曾讀此題舊文。小講下既承上文。卽接筆曰。夫然而微矣。夫然而顯矣。夫然而微之顯矣。提比後用複筆。後比末之結筆。亦如之。因抄襲入文。而其他皆不知作何語也。遂首先交卷。學使見三複筆。卽提筆密圈。不暇細閱他處。竟拔取冠軍。諸童皆喪氣而返。又乾嘉之際。漢學大行。有能以緯書及汲冢書穆天子傳等書入文者。輒獲上選。黠者因僞撰典故。以蒙試官。試官欲避空疎之誚。不敢問也。江左某生。素滑稽。值彭文勤校試。某生亦赴試。場期前一日。偶與同院生出游。道旁兩槐。濃蔭蔽日。中一井。井畔有石。喜其清潤。因坐石上傾談。某生忽有悟曰。此本地風光。卽吾明日場中文料也。同院生猶哂之。次日入試。榜發。果冠軍。索試卷觀之。小講起語卽曰。且自兩槐夾井以來。云云。以下皆杜撰語。而評語極賞其典奧。

術士能代人飲食

頃讀漁洋池北偶談。載其叔祖李木吏部家中。有一方士。能代人飲食。其人自飽。亦往往令人代食。至漫漶亦如之。漁洋必非妄言者。然則催眠一術。吾國人二百年前。已有

能通其學者矣。

馬十英玉佩

桂林王幼繼給諫。嘗得玉佩一事。長二寸弱。寬半之。盤螭宛轉。中刻瑤草二字。疑爲馬士英故物。因賦念奴嬌一闋紀之。詞云。夢華遺恨。話南朝影事。維敎玉碎。漫擬苕華鑄宛轉。腹草家瑤云爾。製想牙牌。臭餘腰玉。名字參差是。沙蟲江上。未隨塵劫輕委。贏得圖畫漂零。玉瑛塗抹。辱及桃根妓。扇底曾窺名印小。篆勢殷殷曾記。射馬謠新。用牛語謔。塵垢難磨洗。梅花冠劍。只今光照淮水。按畫徵錄。瑤草畫法倪黃。頗足與思翁龍友肩隨。爲人所累。遇者咸棄弗顧。書畫賈人。因增其姓名爲馮玉瑛。謂明末南都妓女。始有人肯購者。故有辱及桃根之語。給諫又藏士英畫扇。儼以周宜興書。扇底名印。卽指此也。相傳浙中軍敗。士英召其妻高夫人至。使自裁。高問汝將何爲。曰。吾將披荆入山。棲某寺耳。高恚曰。汝尙不肯死。乃令我死耶。士英固迫之。高怒。閉門大詬。士英憫憫出門去。俄而大兵至。大索士英不得。高聞之。乃赴軍門。自言知士英所在。導官軍入山。徑趨某寺。士英遂被禽。

春冰室野乘卷一終

繪圖青紅幫演義

全書六册
價洋九角

繪圖白蓮教演義

全書四册
價洋六角

繪圖義和團演義

全書三册
價洋六角

繪圖革命黨演義

全書三册
價洋六角

繪圖國恥演義

全書四册
價洋八角

●以上各書照碼七折外埠函購
●寄費加一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再版

春冰室野乘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作者 李孟符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漢口 廣州
世界書局 天津 杭州 南京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